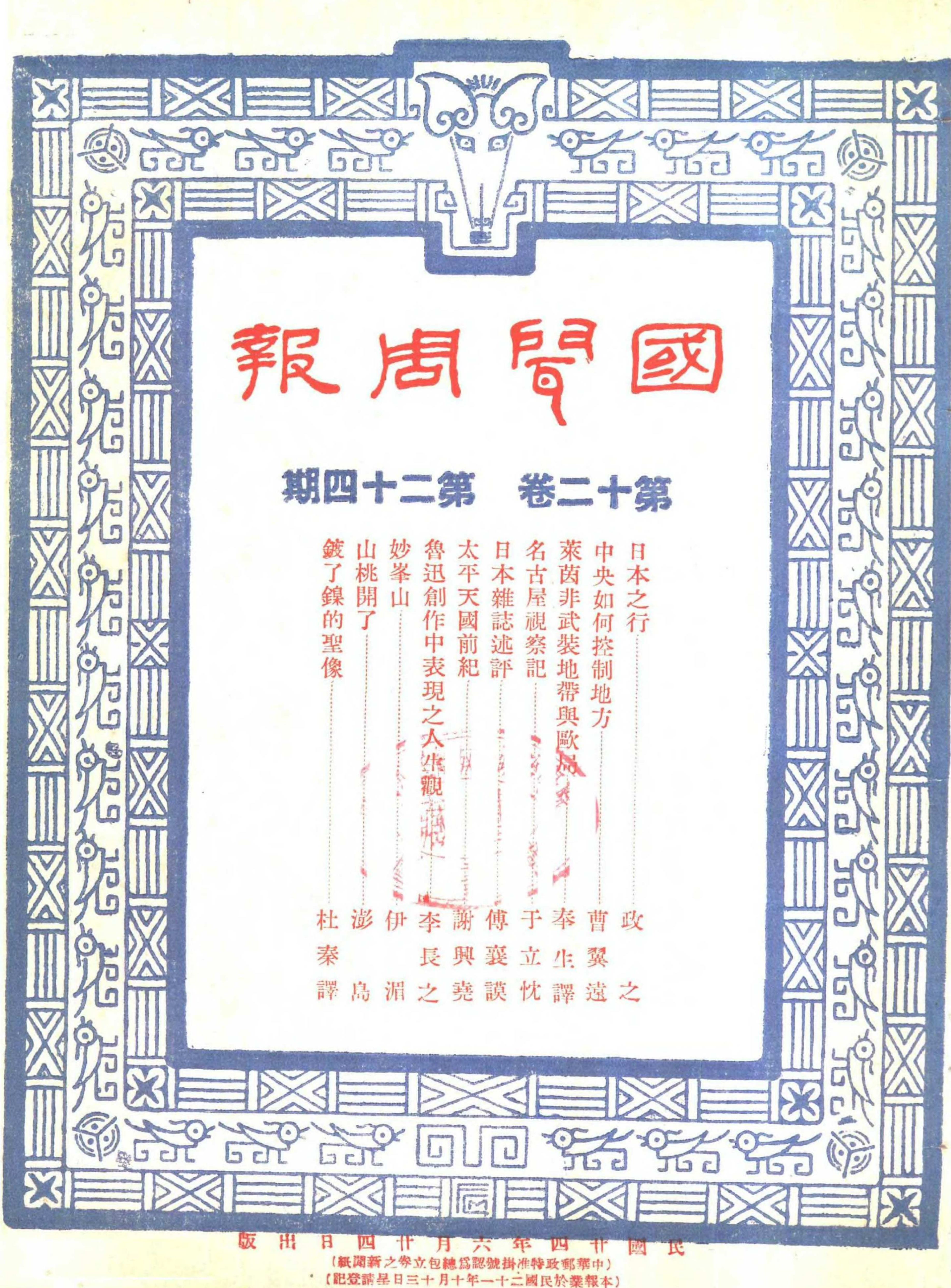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四期

民國廿四年六月廿四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日英大使呈遞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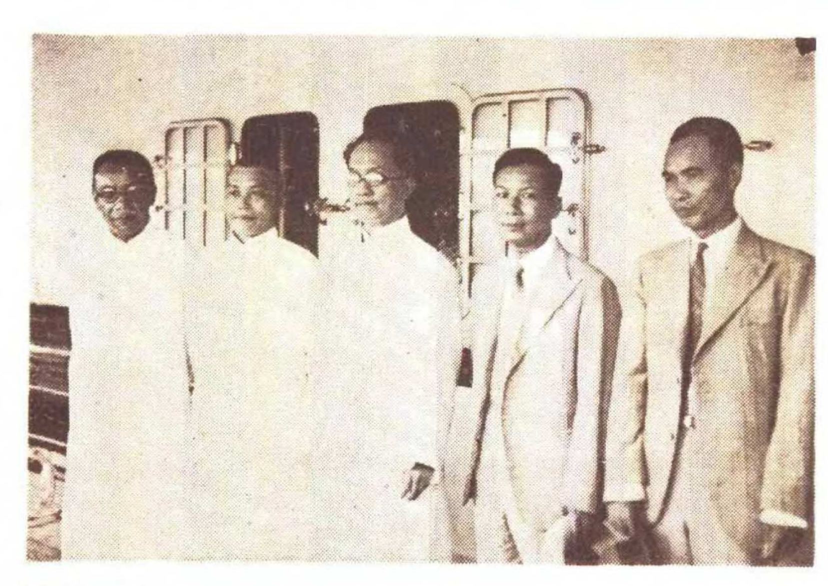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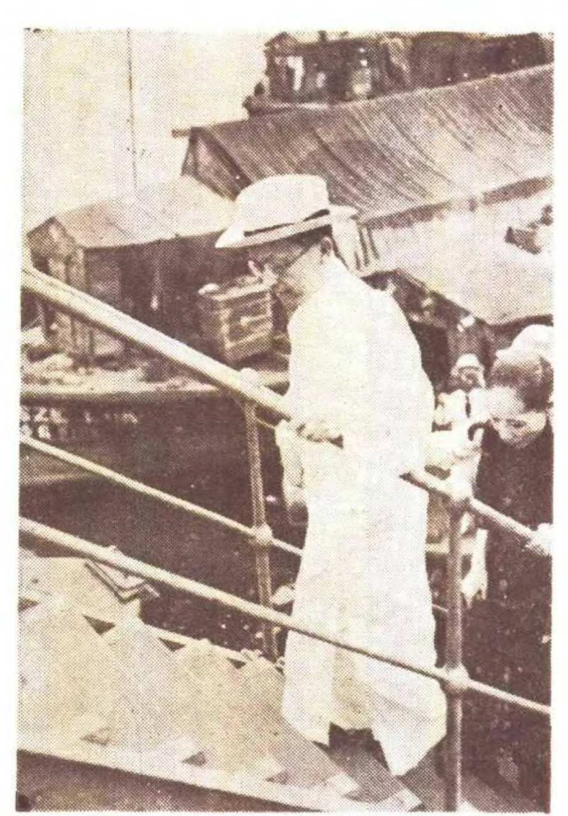
駐華日英使節昇格，日大使有吉與英大使賈德幹於本月十四十五兩日先後向林主席呈遞國書，圖爲兩使遞國書後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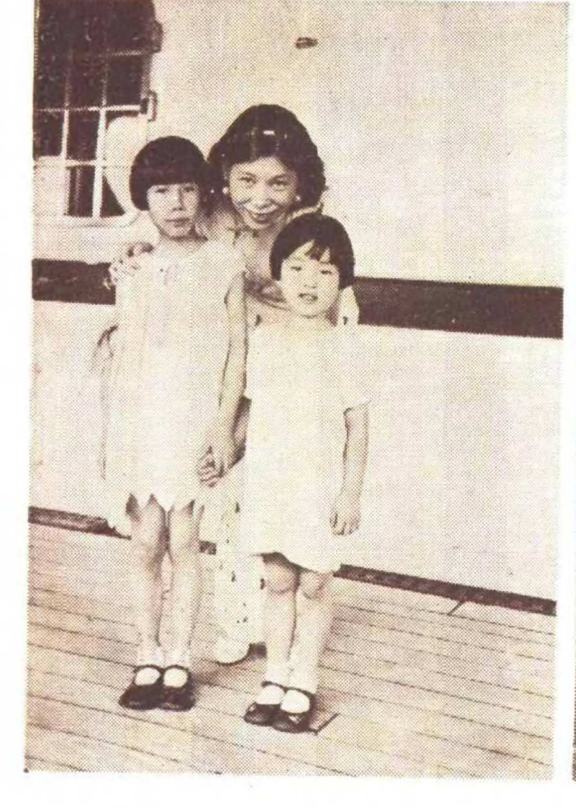
胡漢民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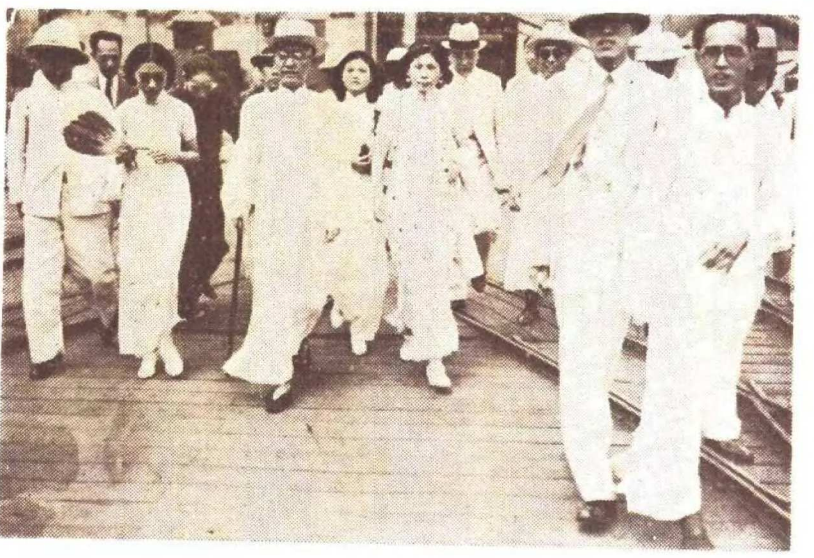
廣港兩載之胡展堂氏，屢有出洋之傳說，突於本月九日乘義輪赴歐，擬在瑞士休養，下圖爲臨行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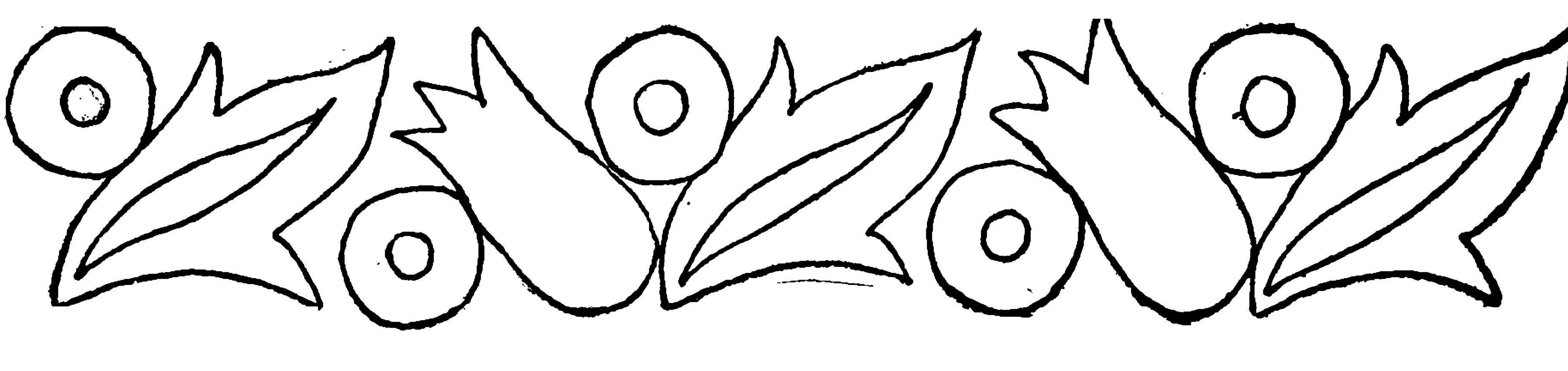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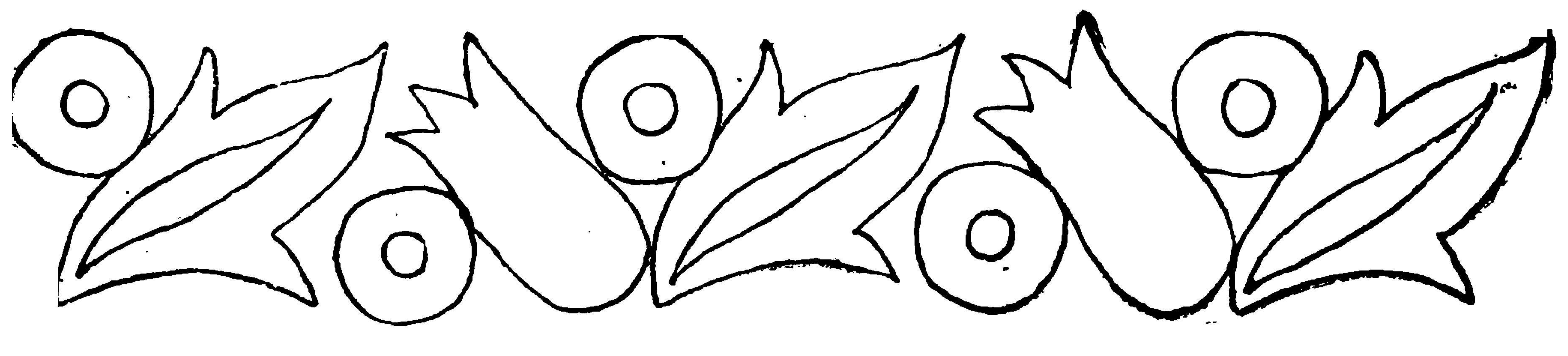


（說明）上右，胡氏登康德華特輪吊梯，上左，送行之西南要人，由左至右爲鄒魯，李宗仁，胡漢民，劉紀文，林翼中，下右，一行由碼頭登輪，胡右爲女秘書鍾慧中，左爲女公子木蘭，下左，胡木蘭女士及其兩女。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 第二十四期 目錄
民國廿四年六月廿四日出版





一周簡評

河北與察哈爾

本星期來河北問題，小告段落。何部長赴京請示，尚未歸平，河北主席尙無繼任，王克敏氏代理政整會委員長，這是證明黃膺白氏不再來。

關於河北的日方要求，我方於本月十日全部承認之後，道理上本已無事。但還有一要點，就是日方主張要簽一備忘錄，其中有新的附帶條款，上期本報所稱又有新的要求，即指此，這件事，現在還未解決。

察哈爾事，日方解釋是另一問題，但其性質重要的程度至少與河北相等，一時甚有不測之勢。近數日漸減緊張，但結果宋主席哲元，與于主席學忠，依然受同樣的免職令。在本欄齊稿時，察事雖未正式解決，但解決已不遠。

薊察今後怎樣呢？現在的階段，是日本政策以先做到此地步爲止。但就此而言，今後應付已大不易。英國泰晤士報稱爲中國權力又受一慘重打擊，可謂旁觀者清。

日英大使遞國書

日大使有吉氏英大使賈德幹氏，於本月十四五兩日呈遞國書，首都外交界的絢爛，與北平的凄惶冷落，恰成對照。

日本大概是這樣：軍部直接的活動，目前止於這個範圍，此後之事交給大使辦。外交官可以根據軍人做好的成績作全局的活動，軍人呢？取一種後援或監督的姿勢，鼓動外交官努力。

英國外交官，無何顯著活動，但本星期也有些可注意之事。一件是英美在華盛頓關於對華問題，交換過意見，結果無所宣布。但中國既已承認日方要求，英美當然用不着有何行動。又一件事是，英外交大臣在日本協會演說，高唱英日合作及了解之必要。

日前有一謠傳，英前首相麥克唐納氏要到美談判英美合作這個消息，已被否認。

英國對華的注意，最近集中於經濟問題，他發起的派經濟考察員來華之事，一定實行。英外相所倡英日合作，當然含有顧日本關於對華經濟問題與大家合作之意。今後兩個月內，這是遠東外交舞台上的主要問題。

剿共近狀

本週的成都電訊，頗傳國軍勝利之報，大概要點，是朱毛徐向前雖已合股，但所占區域，則較前縮卜，總共有四五

縣，據說朱毛已不到萬人。

軍事本身，本來不算甚嚴重，除非日本對華有非常的大舉動，川康軍事沒有逆轉的可能。

最近陝北方面，却形勢不佳，舊延綏兩屬，甚爲嚴重。現在要加派晉軍入陝，但所派如少恐怕還不濟事。陝北本是零星小股，現在漸成了軍事上不可放任的問題。

兩廣

兩廣本來沒有事，但本星期各報上，有幾次關謠的消息，所以藉此說明一下。

現在可說的，假若有人謠傳兩廣要反中央，或者雙方要惡化，這類消息，一定無根。

不過兩廣與中央的關係，在形式方面，目前大概沒有甚麼改動。譬如執行部或政務會這一類機關，政府也沒有勸告兩廣取消，兩廣也沒有自己準備作廢。

我的判斷，在精神方面，大概比從前接近一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全國團結的前途，一定可樂觀。（一記者）

英德海軍協定

英包爾溫新閣成立後，對外交似頗努力，英德海軍協定的成立，是新閣上台後的第一聲。據聞英方此後對於東歐公約，天空公約，德國復盟，解決義亞糾紛諸問題，將着着進行，艾頓業經赴法，負折衝之責。我們姑不論英方此後的成就如何，新閣能一洗西門惰性外交的面目，而積極的，有計畫的上前幹去，僅就這種精神而論，似已後來居上。

現在英德海軍協定，已引起法義兩國的紛紛非難，這事乍觀，似於前途不利，但是這種的反對，非無消釋之望。本來和約的破壞，久已成功了事實，德國重整軍備，久已是公開的秘密，所以英國單獨對德談判，不過是挽救既成的事實，並且於歐局的打開，未嘗無益，現在只要法義的利益，能被顧到，那末兩國對英的諒解，當然是可能的了。況且前此列強希望英國對歐局能有所行動，現在英國既然勉副了列強的願望，那末列強更無反對之理。

再從德國一方面觀察，他現在正從事擴軍，但是他對於海陸空三方的軍備，想同時積極進行，那是事實所不許的。所以他用實惠的，卑勿高的限制海軍條件，以易取英方的同情，藉以打開孤立的形勢，更擬進一步運用外交手腕，對抗法俄的聯繫關係，這種外交政策，是靈敏得很。由此更可證明，一個國家處於逆境之下，對於外交的活用，并非是不可能的！（素）

日本之行

政之

我從辛亥年由日回國，中間僅於民國八年歲暮到歐美去的時候，取道奉天朝鮮，轉往橫濱上船，順便到東京住過兩天，以後十六年間迄未再去。幸而因為多年在上海北平天津辦報辦通信社的關係，常常有和日本報館通信社特派員們見面的機會，對於日本情形，還不十分隔膜。近年彼邦一切進步，大非昔比，而我因為職責繁重，痛切感覺有補充智識的必要，早就起了到日本考察的念頭。遷延復遷延，到五月十日方實行出發。我們一行連我共計四人：(一)故宮博物院印刷所經理楊心德先生，他是德國留學出身的印刷專家，慨允担任大公報社顧問，此次同行，給我以幫助不少。(二)大公報副經理兼營業主任王佩之君，他是我們的幹部人才，對於經營管理，多年來負有實際責任。(三)大公報印報組主任黃錢發君，他是直接負責管理印刷機器的人。動身以前，我就通知日本報界的幾位老朋友，聲明這次東游乃是當學生去的，對外不願宣揚，更不願有什麼團體式的公開酬應。又因為我和現任外務次官重光葵先生有舊交，承日本駐津總領事川越先生將行期預先報告，請為設法多予便利，因此十三日船到門司，即由鐵道驛員，上來照料，少却許多麻煩，這是我應當感謝的。我從十三日到十八日都在大阪，工作是參觀朝日每日兩大報館，尤以朝日考察得最詳，他們幾乎凡百公開，聽我們研討，王黃兩君差不多每天都去一兩趟。這都是老友朝日中國部長神尾茂先生介紹之力。我們人又承朝日的高原主筆和原田編輯局長，給予不少有益的指導，為我解決了不少的煩悶。同行的三位，先一日赴東京，我却因為十八日晚間高原先生約定晚餐，特別多留一天，到時和神尾君一同赴會，主客三人暢談逾兩小時，彼此交換中日問題的意見，互相研討中日兩國的政情，高原先生是日本報界的鬥士，今年正屆花甲之年，知識閱歷並皆豐富，觀察銳敏，議論深刻，真可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在大阪勾留的時候，還抽出時間，到京都奈良去游覽半日。赴京都的主要目的是參觀『便利堂』印刷所，這是一家世界著名的美術印刷工場，由心德提議往觀。看他那地方之小，設備之簡，很似實

不副名，然而他們能以人工技巧補機械設備之不足，也正足以表現日本人努力向上的精神。奈良是我一個人去的，因爲十八日白天無事，所以乘暇前往，一覩日本佛教的勝地。我在東京前數日除訪問重光葵桑島主計（外務省東亞局長）等數人外，幾乎終日奔走參觀報館印刷所及印刷機器製造廠，因爲王黃兩君（楊心德先生因事到東京三日即回國）不通日語，我還須兼任譯務，所以格外不能分身。我們在東京住到二十六日，是日午前偕王黃兩君及留東社友于立忱吳硯農赴日光游覽，領略華嚴瀧瀑布勝景，嘗試空中電車的奇趣。返東京後晚間起程至名古屋視察，于立忱女士同行。在名古屋住兩天，除看過兩家報館外，參觀了磁器製造所，養雞園等，以及家庭工業數種，很爲滿意，于女士另有紀載。王黃兩君二十八日由名古屋轉長崎回國，我却和于女士重返東京。從二十九日起，我始得以自由之身，專作訪問。承老友太田宇之助先生（東京朝日社東亞問題調查會主任）替我先向各方介紹，佈置周到，時間經濟，使我在最短期間，能與日本各方代表的人物晤談，眞是萬分欣幸。計我從五月十八日到東京之日起，至六月五日止，除去往名古屋兩天，一共在東京不過勾留兩週，而能見着當局者廣田弘毅（外務大臣）床次竹二郎（遞信大臣）和在野要人名士齋藤實（前內閣總理大臣）幣原喜重郎（前外相）（以上兩人老友神田正雄先生介紹）芳澤謙吉松岡洋右中野正剛等人。軍人中見過本庄繁上將，鈴木貞一（陸軍大學研究班主任內閣審議會調查局軍部代表）根本博（陸軍省新聞班長）兩大佐。評論家見過長谷川如是閑，馬場恒吾和岩淵辰雄，都是論壇之雄。此外實業金融界見過兒玉謙次（正金銀行總理）等。或本屬舊識，或完全初面，因爲了解有素，介紹得力，所談都不同泛泛，使我得益匪淺。其中最令我感慨無量的是幣原和松岡兩氏談話之語重心長，而長谷川與馬場兩君，申論日本政治外交社會諸問題之透澈明快，更予我以深刻的印象，悠久的參考。我因爲熟識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很多，諸事都承他們幫忙指點，眞有回到第二故鄉之感。尤以桑島局長和朝日社技術部江崎部長諸君瑣瑣關愛，令人心感，並此附誌，以示不忘。現在再把我的旅行日程列誌如次，以作此行的總報告。

五月十日　由塘沽乘輪出發。

十三日　午前到門司渡海至下關登車，晚間抵大阪，神尾茂君來迎於車站，住新大阪飯店。

十四日　上午游覽大阪市，觀大阪舊城，登天心閣。午刻朝日新聞社招宴，晤上野社長村山股東會長等。下午參觀朝日新聞社。

十五日　午前訪問每日新聞社，晤東亞部長長岡克曉君。下午參觀每日社。後又特別參觀朝日編輯部。

十六日　午前訪大朝營業局幹部談話。午後赴西京參觀朝日社京都支局，便利堂印刷所，及其他名勝古剎數處。

十七日　赴奈良游覽。晚高原操先生約便飯。夜車赴東京。

十八日　晨抵東京。太田宇之助，齋藤虎一，于立忱，吳硯農諸君來迎。住千代田旅館。十時訪蔣作賓大使。十一時訪重光次官於外務省，並晤桑島東亞局長。午後，訪問東京朝日新聞社。赴太田君宅茶會。

十九日　星期，午刻蔣大使招宴於使署，午後訪書肆。

二十日　午前訪問本庄繁大將。午後參觀東京機械製造所，池貝機械製造所　，濱田機械製造所。

二十一日　午前參觀大日本印刷廠，凸版印刷所。下午訪問鈴木貞一大佐，又訪問新聞聯合社，晤老友古野伊之助。晚赴外交協會高木陸郎先生宴會。主人之外，出席者爲：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外交時報社社長半澤玉城，日本外交協會星野桂吾，日本外事協會稻原勝治，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主計，海外社社長神田正雄，陸軍新聞班長根本博，東京朝日新聞社大西齋，前滿鐵理事十河信二，日本外交協會高木富五郎，外交時報社編輯長宇治田直義，春秋會會長簗田欽次郎，東京日日新聞社吉岡文六。

二十二日　午前九時訪問床次遞相，十一時訪問廣田外相。午刻重光外務次官招宴。

二十三日　上午參觀共同印刷會社，本多機械製造所。下午訪朝日新聞社。

二十四日　上午參觀朝日社編輯部。赴書肆採購書籍並訪大使館。

二十五日　午前訪問根本大佐。下午訪問日日新聞社。

二十六日　上午赴日光游覽，下午返東京。晚七時太田君約至日本劇場觀寶塚少女團歌劇。十一時乘車赴名古屋。

二十七日　晨到名古屋。住名古屋旅館。隨往訪問商工會議所三浦理事，承派書記久保田稔君偕往參觀陶器製造所，明治時計會社，新愛知新聞社。午新愛知及名古屋兩新聞社招宴。下午參觀名古屋新聞社。

二十八日　午前參觀服部養鷄園，安藤七寶燒工場，尾陽毛織工廠。午刻扶輪會招宴。午後參

觀製磁會社，家庭工業。夜車返東京。

二十九日　晨抵東京，午後訪太田君於朝日社，偕往訪馬場恒吾君，晤岩淵辰雄君。

三十日　午前訪問水野梅曉。下午訪問長谷川如是閑。參觀電報通信社。晚天羽部長招宴，除外務省情報部兩佐藤，田代，三課長外，東朝緒方主筆，東日岡崎主幹，新聞聯合社岩永理事，電報通信社上田經理及英文日本時報主筆蘆田均博士均在座。

三十一日　午前訪問前外相芳澤謙吉。晚電報通信社上田碩三君招宴。

六月一日　午前訪問松岡洋右。午後訪問前外相幣原喜重郎。晚東京朝日新聞社招宴。飯後太田君約至銀座一咖啡館小坐，領略東京娛樂場所風味。

二日　赴箱根游覽，于立忱吳硯農兩君同行。

三日　午前訪問前首相齋藤實子爵乃友人神田正雄君介紹者也。午刻東亞同文會招待，理事長白岩龍平君偕各理事在座。晚曾任北平上海各報特派員之同業諸君聯合招宴，出席者除太田君外，有日日之吉岡文六，電通之橫田實，前在朝日社之神田正雄，波多野乾一，前在每日社之村田孜郎等。

四日　午前訪問東洋協會大藏公望男爵。正午中華實業協會開幹事會招待。出席者爲：兒玉謙次（橫濱正金銀行經理），安川雄之助（三井物產會社取締役），三宅川百太郎（三菱商事會社會長），宮島清次郎（日清紡績會社社長），白岩龍平（東亞同文會理事長），大谷登（日本郵船會社副社長），荻野元太郎（古河電氣工業會社取締役），荒木正次郎（台灣銀行理事）及近藤宗治並該會油谷書記長。午後訪問衆議院議員中野正剛。

五日　午刻一土會招宴於女青年會。該會乃朝日社唯一的女記者竹中繁女史發起，有會員四五十人，皆日本女界代表的人物。時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國民感情惡化已極。女史憂之，乃號召此會，從事協助留日中國學生。大公報社員于立忱女士東渡留學，即住於竹中宅，親愛如家人也。此會到有女青年會總幹事加藤女士及婦女選舉獲得同盟之主幹人金子女士等。午後訪問蔣大使辭行。購書籍。晚車赴大阪。

六日　晨八時抵大阪，神尾君來迎，偕赴朝日社談兩小時，十時復乘車下駛，逕往長崎。

七日　午前抵長崎，下午一時乘長崎丸直航上海。

八日　午後三時抵上海。

中央如何控制地方

——政治統一的中心點——

曹翼遠

一、

今日中國雖然外侮嚴重，但內部正呈現着一種幾十年來所未有的轉機。這種清明的朕兆，確乎使有心人與奮鼓舞，認為我們現在已跨上政治統一的第一級了。「去國三年，見似人者而喜，」中國好久沒有見着「海內為一」的氣象了，我們今日，怎能不感奮呢？

車同軌，代表經濟的統一，書同文，代表文化的統一，於以構成了一個堅實永恆的中華民族。然而在政治生活上，却常常要起裂痕，橫生波瀾，使我們國家的統一，總有名存實亡貌似神非之感。

宗周的封建諸侯，漢末的郡守州牧，東晉的使持節督州軍事之刺史，唐宋的節度藩鎮，以至於民國的督軍，都是成績卓著的有名人物。我們知道奉正朔懸正旗並不能算做真統一，「饑則來附飽則颺去」的技倆，更其不像話，不公然抗命，不稱兵威脅，也還不够，必須進而絕對受一個意志的指揮，絕對受一種法令的規律，換言之，中央政府必須能够嚴密控制地方政府，才算達到統一的最高點。

經濟文化等等力量是軟性的，政治的力量是剛性的，軟性力敵不過剛性力，一望而知。經濟文化儘管統一，政治的離心所劃的鴻溝，常能使經濟文化諸端，也削弱其統一性。歷史上的藩鎮節度並沒有現在聰明，他們似乎不曾充分使用他的政治軍事力量以及於經濟文化，因兵亂而經濟破壞文化毀滅不過是一種附帶發生的副作用，他們不曾意識地陰謀割裂整個的文化與整個的經濟。現在確乎有些不同了。我們認識政治的剛性力之偉大，所以對於目前跨上政治統一第一級的現象，所以要表示無上的喜悅，流涕的喜悅。同時，我們也認識因為政治統一祇上第一級的緣故，所以還沒有達到中央政府絕對控制地方政府的境地，還有種種反常的現象存在。我們更堅信，祇有極力推動政治統一前進的速度，用種種儘可能儘有效的方法來求目的的實現，纔能一掃這種不合理的渣滓。

現在沒有竊封自娛的州牧，沒有稱兵抗命的刺史，沒有

擁衆作亂的節度，沒有踞地自雄的督軍，然而中央還不能切切實實的控制地方，我們不能順樂觀而就此流於逸豫，我們還得從興奮的眼淚中，爬那更艱難的第二級。

二、

世界上沒有那一個統一國家——無論是民主聯邦也好，民主共和也好，憲政時期也好，訓政時期也好，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是處於截然離絕的地位的。以我國而論，就政權方面說，整個國家的政權，都由人民行使，並無中央地方之分。（此中理論，見三十一卷二十一號東方雜誌拙著憲法中應放棄地方自治學說一文）就治權方面說，建國大綱第十七條規定：「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在這條上面的第十六條，又早明定省內之國家行政省受中央之指揮，也不曾隔斷了其間關係。就行政法部門中的規律（即行政法學之總論部份）方面說，則中央對於地方，具有完全的控制權， 即地方機關之組織，由其依法釐定， 地方政府之官吏，由其依法任免，地方政府之財政，由其依法監察稽核，地方政府之不當行政，由其依法救濟，地方政府之治績，由其隨時考察，同時，地方政府還得絕對遵守中央所頒的全國一致法令或對一地特頒的法令和指示。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行使其控制權，本來是一種正常關係，並不能說是已到了中央集權的地步，正常關係，名副其實毫不過分的正常關係而已。然而在事實上，我國的政治因為累積了幾十年來的不好習慣之故，竟連這種正常關係，都不能保持，良可慨也。我們真不解，民國以來，竟會養成了這樣一種很不好的政風，帶兵的人，固然狐鼠憑着了城社，跋扈飛揚，梟桀不馴，就是手無寸鐵的文官，對於中央也是陽奉陰違，自行其是，於是地方竟同甌脫，中央政府便成了「余一人亦僅守府」的周天子了。即以我們所引為樂觀的現在而論，雖然已登上統一的初階，然而有幾處地方還得干涉境內的中央行政，還得截留中央稅收，還得觸犯中央法令，甚或攘理司法民刑案件，即使是可謂對中央毫無問題的地方，可以認作中央心腹的地方政府，也還祇是人治主義而不是法治主義，離我們所稱的正常關係，猶嫌差了一間，平均地說，要達到政治完全上軌道的境地，澈頭澈尾無間內外地真正統一了的境地，路程還差一大節。

這種情形，早已積非成是，積重難返，要轉移過來確也不是易事，七年之病，必須三年之艾，不是一服兩服平常的藥所能奏效，更沒有立地見功的神妙丹丸，朝野上下，特別

是「朝」一方面，必須斬荊披棘地從種種方面下手，始克有濟。有一部份質直的人，雖富熱忱，但缺理解，有匡正天下之志，但煩悶於匡正之計早窮，自然而然的走入以强力糾繩來求一個痛快解决的主張了。國民革命以前，據說吳子玉先生頗有武力統一的念頭，別人說吳先生這種念頭單純是雄心的推動，但從好的方面講，他老人家未嘗不抱有一個偉大的志願，因爲吳先生的理解，祇能想到以武力來整飭政治這一點，這自然祇是一個債事的方法罷了。最近胡適之先生提出國會制度來求中央與地方之維繫，這當然是一個有理想的主張，但國會制度實在不見得是一個求統一的方法，更談不到是主要的方法，良以國會的出席代表，與地方的實際政治力量之間，沒有什麼公式與非公式的必然關係，國會代表並不是某一個地域的代表，學理上固然如此，法律上也不許可某地所選的國會代表可以干預某地的政治，或某地的政治勢力，可以指揮某地所選的國會代表，至於事實上則更爲明顯，中國也曾有過國會，然而地方的離心趨向，並不因此而緩和而消弭，所以國會制度謂爲統一的象徵則可，然而還得國會有力，纔能象徵統一而無愧，若徒有國會形式，連徵象都不能勝任的，遑論促成統一，我們應該認識，國會不過是民權的寄托，議員不過是人民的代表，地方與中央離隔，人民當然是不願意的，完全是地方實際政治上一兩個野心者幹出來的把戲，國會如何控制得了。我敢說，即使粤桂兩省現有三四十個國民代表在南京，與事實上又有什麼有利的糾正？

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方法，可分爲公式控制與非公式控制兩種，所謂非公式，並不是懷柔政策，羈縻政策，敷衍政策，隨着實際勢力轉圈兒的遷就政策或竟至有損光榮的運動購買政策之謂，我們知道所謂公式控制，係以法律釐定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換言之，即中央政府以正式法令正面的直接的對地方政府所行的控制權而言，是則所謂非公式控制的意思，乃是說不涉於中央控制法令的種種行政或非行政事項，雖不正面發揮控制地方的效能，然而可以側面的間接的助成中央之控制。

中央對於地方直接以法令表現之公式控制，可分以後幾種：

一，釐定組織
二，任免官吏
三，稽核政績
四，覆審行政
五，核定預算
六，審計支出

七，頒布命令（不經立法程序的行政法規及簡單指示）

八，監察糾彈

側面的間接的非公式控制有以下幾種：

一，軍力　二，融金　三，交通　四，教育

五，司法　六，其他全國一致之中央行政

七，財政補助　八，輿論及民意之利用

我們必須雙管齊下，八方並進，才能消滅離心的因子，而得到比現在更進一步的政治統一。

三、

前節所舉的公式控制各項，通常列作行政法學總論範圍的事，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主題，這幾項不實現，不嚴格地實現，中央是無法控制地方的。前節所舉的非公式控制各項，是輔助主題之完成的附件，公式控制不完成，這幾項是貢不起十分力氣來的。

今日中國政治的毛病，就在地方政府利於不被中央控制而不利於被中央控制，我不惜再三申言，我們不要怕聽控制這兩個字，以為地方政府將會給中央限制得不能有所作為，，我們要明白，地方政府已經保有處理因地制宜事務之全權，像前節所舉的幾項公式控制，乃是上下級政府的正常關係而已。可惜的是，今日地方政府昧於事理，習於積非，連這種正常關係都不能自動遵守，不得不由中央單方面艱苦推進，不容說，工作自然增加十百倍的艱難了。要使放任慣了的地方政府，養成非中央無以自存的心理，眞是比教導頑孺子弟還要費力十倍。

在艱苦中推進的中央控制工作，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確正從公式與非公式兩方下手，可惜因為方法的關係，勇氣的關係，非公式的輔助作用雖然很為生效，而主作用即公式的控制反沒有什麼成就，因道途之艱難，抑亦人事之不臧也。

間接控制的諸手段，如軍力金融交通教育司法諸端，祇非正式的暗示給地方政府以政治必須統一，中央不可違反而已。據我們所知，今日中央的軍力，已足安定地方而有餘，然而單靠武力是不够的，現在的形勢自然並不單靠武力，這是一種可喜的進步現象。金融的力量是不可誣的，今日中央銀行已在各地廣設分行，又有中國交通兩行與之合作，自然而然的執各地方金融經濟之牛耳，是減輕地方離心力的一個有效因素。交通的效果是不可誣的，最近公路建設，一日千里，鐵路敷設，如粵漢江南浙贛正太同浦隴海等路，新建或展長，均現積極，也是減削地方離心力的一個有效因素。中

央對於地方財政之補助更是不可誣的一種功能，現在有十分之八的省市，都受中央的財政補助，無疑義的是減輕地方離心力的最有效的因素。然而這些都是側擊旁敲的方法，沒有達到控制地方的核心，離心力雖然大大地減削，然以言內外相維上下一體，確還樂觀過早。

中央現在已有許多公式的控制的法律或命令，明白地對地方政府說：「你必須遵守這些法令，服從我的控制。」

一，省政府組織法

二，市組織法

三，縣組織法

四，公務員任用法

五，預算法

六，審計法

七，監督地方財政暫行條例

八，彈劾法

九，訴願法

十，行政訴訟法

十一，一般行政法規

十二，地方行政計劃之審核與政績之考查

最近，中央還制定了一種控制地方政府的基本綱領：「中央地方劃分權責之綱領，」是結束以往中央地方不規則情形開闢未來合理化政治的一種最高準則，假如這些都推行有效，政治之澄清，可計日而待也。然而，因為這些後面並沒有剛性的規定，以致必須由地方政府視其本身便宜以為遵守與否之決定，是故幾個組織法為地方政府本身從產之源，且為地方政治首長做官的根據，遵守自無問題。至送施政計劃和行政報告這兩件事，祇要書面做得光鮮，與己絲毫無損，（其實嚴格遵守中央法令又何常與地方政府有損，所謂損者，乃是地方長官將個人人格，掩蓋公共人格之謬誤觀念也，）所以也「遵命辦理」。訴願法和行政訴訟，本來是為地方政府所討厭的東西，然而人民不肯放棄法益，無可奈何，祇好依法虛與委蛇。此外，便一概不睬了。是以國民政府主計處所編的地方預算，二十年度的要到二十二年度才能粗告成立，還有許多地方是缺的，遑論執行預算。支出以後的計算，十分之九的地方政府是沒有經過合法審計的。至於地方政治工作人員，那更與中央銓敍機關風馬牛不相及了。

打開天窗說亮話，今日的地方政府，祇認識軍事委員會和財政部，從來不認識主計處審計部和銓敍部等等徒惹人厭的機關，觀於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今日中央地方間的控制關係，並沒有完整地組織起來。假如軍事勢力一變化，同時財

政補助又停止，地方政府馬上可以紛紛隔離中央政府。

四

五月二十日焦易堂先生在中央黨部紀念週，報告兩年來整理行政法規之成績及其感想，他的結論說：

「最後望政府注重行政法規，應與司法法規一樣，不能隨意觸犯，則行政軌範，方可樹立。」

焦先生這一段話，我們非常同情，連帶也感慨之至。希望政府不要隨意觸犯行政法規，可見現在政府是隨意觸犯行政法規了，所謂觸犯行政法規，在地方政府爲尤甚，這是與不聽中央命令是一種事實的兩樣說法，感慨者以此。照行政法學的範圍，可分行政關係法與行政實體法兩大部分，普通行政法學的書籍中是分爲總論各論來研究的，焦先生所指，自然是泛對兩大部分而言，譬如說地方政府既不遵守公務員任用法預算法審計法，又不遵守船舶法漁業法等是也。政府何以敢於隨意觸犯這些行政法規？政府何以不敢隨意觸犯司法法規？這是因爲觸犯司法法規有刑律來制裁，而行政法規後面不曾有一個剛性的糾正力量的緣故。

監察制度本來是針對着官吏違法而加以糾彈的制度，然而我們不解爲什麼地方政府的犯觸行政法規行爲，監察院十分之九以視若無覩臨之？我們要實現政治的真正統一，以强制的態度來鞭策地方政府遵守行政法規，正是扑敎頑隱子弟的一個有效方法。

作者認爲現在關於中央控制地方的正面法令，業已可謂完備，現在的問題，要看執行的效力如何。最近中央在全國已設立七個監察使，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我以爲這些監察使監察的對象，不必「襲古以自高」地廣採什麼「風聞」以爲製作彈章之資，祇要就各地方政府獨犯行政法規的地方檢舉出來，便可彈不勝彈了，漢御史張綱有句名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日應該略變其涵義，今日地方政府長官之獨犯行政法規，不受中央控制，正是破壞政治統一的豺狼。

中央對於財政監督，近來可謂特別注意，在中央重要各部，已有會計長制度的確立；有幾條鐵路及江浙諸省，並且已經設立審計分處，衛挺生先生所主張的「超然主計與聯綜組織」已在逐漸實施，但還應該普遍地推廣，尤其是會計長制度，各地方應該仿照設立，（訓政時期由主計處任命，憲政時期由地方議會任命）財政爲政府的生命，地方會計既立於超然地位，地方政府當然祇有俯首聽命了。

進一步言，在種種力量下被控制的地方政府，雖然不敢公然抗命，然而消極抵制是免不了的現象，正本清源，對於地方政治工作人員，應該在心理上才能上予以根本改造。徒法不能以自行，一種好的政令，好的制度，在桀紂手裏扯是

得粉碎，在商均丹朱手裏也許給你畫上幾道五顏六色的彩色，根本變了樣，在低能兒的手裏，就祇會抖抖地捧着，絲毫不能有所施爲，如此這般，即使中央政府行使完了命令權監督權審計權，發揮盡了非公式的軍事交通金融教育種種功效，恐亦不能將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的痼疾治過來。然則我們何不從根本問題上着想，將地方政治工作人員一個個都造成爲公忠體國而多才的官吏呢？翻開循吏傳，那些可愛可佩的賢令良牧，爲什麼至今一個也不見了呢？考銓制度本是五種治權之一，今日地方政治工作人員，大多數非但精神欠缺，而且才能欠缺，考銓制度運用得當，正可以糾正這種病態，我們暫時不想將地方主要長官都拉來嚴格受考銓的甄淘，但是我們認識，地方政務的推進，完全在中下級官吏手中，中央法令遵違之權，一兩個科長秘書就可以左右，一兩個科員就可以決定推行有效不有效，這些實際做事的人員，委實非使之出於考銓不可。補考銓制度之不足的，還有一種方法，便是應該使地方政治工作人員常受中央的訓練，在對於長官一方面，可以確立每年「述職」制度，中央以時召集他們到首都去報告治績，中央則加以指導，加以訓誡，庶幾一方面可以減少他們自大的心理一方面養成他們守法的精神。在對於中級官吏一方面，如省政府及各廳的秘書科長，縣長等人員，可以確立常川輪流調集訓練的制度，過去軍事當局，曾經有過一次收了特殊功效的類似舉措，便是調集各師中上級軍官到廬山受訓的一回事，最近的將來，又將在同地調集鄂贛皖豫等省縣長訓練了，這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方式，明朝的太學生，是訓練以後再叫他們出去治民，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做到這個地步，補苴之計也是很要緊的，我以爲中央應該將軍事當局的方法趕快使其制度化，並且擴充其範圍，縣長要受訓練，與縣長同階級的地方佐治人員，更其要受訓練，訓練的科目最要緊的是守法精神。

也許有人要說，現在全國還不能完全平靜，有許多地方還在剿匪的軍事時期，我們就事論事，不宜求全責備，執行法典，也不宜十分認眞。不錯，許多縣分現在還在軍政狀態之下，然而僅是一小部份，即使這在軍政狀態下的一小部份，也還須清明的政治來安定援救，是以軍事長官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言，其他大部份太平無事的地方，爲什麼倒要放棄這政治上軌道的機會呢？一小塊皮膚上生了瘡，總不至於整個人都不希望他像人罷？這分明是詭辯。

我們唾棄這些詭辯，我們現在需要織一面控制的網，以公式方法爲經，以非公式方法爲緯，網住了斜馳偏軼的地方政治，納到軌道上去，這是我們樂觀中的今日的必要工作。

萊茵非武裝地帶與歐局

奉生譯

本年三月間，希忒拉一再宣言建設空軍，實行强迫兵役制，最近又開始造艦，成立海軍，毫不客氣地撕毀凡爾賽和約，全歐爲之震動。當然希氏如此積極擴軍的目的，決不是如他於五月二十一日在國會演說所言，謀現狀之下的和平，而是實現其第三帝國的政策與理想。然而要實現第三帝國的政策與理想，除了戰爭並無第二條方法。所以關心歐洲政治的人不去問歐洲的將來是和平還是戰爭，而問戰爭要在什麼地方或方面爆發。美國著名記者西蒙斯(Frank H. Simonds)在本月的「現代史料」上發表一篇文章，暢論今日歐洲的危機，預言希忒拉雖有意東向或南向侵略，但在其行動之前須免去西顧之憂，因而必須先廢除萊茵河非武裝地帶，這樣法德二國便不免一戰，於是第二次大戰便由此爆發。他的論斷雖不盡和我們的意見一致，却亦有獨到之見，不失爲一篇值得參考的文章。

最近歐洲差不多有四個月的接連不斷的危機，會議，與談話，忽然在五月初間中止了；也許是大家都有點筋疲力盡了吧！羅馬，倫敦，柏林，斯特雷撒和日內瓦先後成了各國要人集議的地方，他們的言論引起全世界的回響。英國掌璽大臣艾頓周遊大陸，變成了和平使者。保守黨的外交家和紅色的外交委員同在克蘭姆林宮慶賀英王即位二十五週年紀念。國聯通過了申斥德國擴軍的決議，希忒拉向對日內瓦判決負責的各國分送正式的答覆，反駁國聯的判決。

歐洲和全世界都不免憂慮着問道，歐洲的前途如何呢？

試回顧本年來的事變，有一事是定而無疑的。這一個時期如從國社黨的德國和歐洲其他各國的鬥爭上看來，可以說是抵抗時期。希忒拉要求重整軍備是成功了；凡爾賽和約的第五部隨着賠欵部分亦歸消滅。反之，德國的行動使德國以外大陸各國和英國却更加接近了。

試回憶大戰以前的情形，自然會承認德國行動所含的危機，和薩拉傑夫(Sarajevo)以前的事變相同。我們腦中定會浮起湯吉爾（Tangier）波斯尼亞（Bosnia）阿加迪爾（Agadir）這些事件的印象。從各方面看來，最近的事變令人回憶

波斯尼亞的前奏曲，隨後是奧地利撕毀了條約，柏林的武力示威，聖彼得堡和巴黎都屈服了，德國的威力暫時的發揚起來了。

波斯尼亞事件之後，俄法英三國顯然携手。三國協商開始三國的結合，六年之後，維也納向塞爾維亞送出最後通牒，各國聯合一致，這是波斯尼亞事變的最後結果。很奇怪的是，德國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〇八年用同樣的戰略，因而恐怕要產生同樣的結果。

二十五年前，政局轉變的速度遠沒有今日這樣快。在希忒拉完全統治德國之後不過兩年的時間，歐洲至少發生了三次重大事變，其性質的嚴重不下於自湯吉爾至薩拉傑夫時期中所發生的事變。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德國退出國聯，一九三四年七月維也納國社黨的變亂，和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的宣言整軍。這些前奏曲一個跟着一個，給人們一個連續危機的印象。

很明顯的，如要防止戰爭的發生，便不能令這些事變這樣的演下去。現在各國都不想要戰爭，所以不幸的事變暫時中止。在這停頓時期中，德國軍人要完成軍事準備，德國的外交家力求打破敵國的包圍；在最近政局上，這包圍是鮮明的表現出來。現在我們要問，未來的危機將在那一方面爆發呢？

這問題很難答覆，因爲近幾月來情勢緊張，一件不很重大的事變，便會引起預料不到的結果。美麥爾（Memel）事件就是一個好例。立陶宛政府將美麥爾的國社黨暴徒叛處死刑，引起極大的反響，一夜之間全德國都憤怒而騷動了，各國政府都在憂慮。對於歐洲前途的預測要先承認這一個事實，就是美麥爾事變決定了歐洲的和平。

假如沒有這種事變，我們可以相信未來的危機將發生在萊茵河左岸非武裝地帶。因爲這是凡爾賽條約加在德國主權上的最後一個束縛，也是最不公正最不能忍受的束縛之一。其他任何國家都有鞏固國防，並以其大部軍備安置在邊疆的自由。但是德國西方的邊境，受條約的限制，在萊茵河的左岸，自瑞士以迄荷蘭，毫無一點武備。

最近復歸德國的薩爾，與其中的工廠與鑄造廠是處於法國的武力之下。一旦戰事爆發，法國軍隊走不了十二英里，便可佔據該地的大部，和它的重要煤礦，反之德國軍隊要走一百英里才能到達。總之，非武裝地帶一旦不廢除，不僅薩爾，連萊茵蘭實際都成對法國的抵押品了。

最近在日內瓦議決申斥德國的各國政治家，總覺得德國會突然一舉而改變非武裝地帶的現狀。事實上，他們公然的

在準備對德共同行動，如果德國再像他廢除軍備限制那樣，要單方面把凡爾賽和約的最後鎖枷卸去的話，那末各國共同行動的準備或許會使德國的行動向後拖延，但要永遠防止她的行動，恐怕是大大的疑問。

一旦德國的軍事準備有了充分的進步，她的武力一定要擴張到萊茵河，也許是很平靜的或是公然的行動，但秘密却不可能。各國如只提出抗議，不能繼之以行動，萊茵河左岸地域必為德軍慢慢的侵佔或迅速的佔領。那時法國和她的同盟國，以及全歐洲便又遇到一個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他們是否有作經濟制裁的準備來應付這挑釁呢？那是可能的，但是並沒有一定。

本年英國總選舉的結果會有利於德國，法國國內的政治危機只有延長並沒有調整，也是明顯的事實。所以在一九三五年裏德國國外的情勢，正好給他一個行動的機會，這是非常可能的。這時德國元首希忒拉如果認識錯誤，便很危險，因為一九一四年德國對於愛爾蘭危機的實際程度與影響的認識錯誤，影響到薩拉傑夫事變後德國所取的態度。

假如法國對德國的軍事行動屈服了，便等於將凡爾賽條約全部宣告死刑；不然就只有戰爭。法國將採取那種態度呢！這要看當時法國國內政治情形和他的同盟國在這防衛的戰爭裏援助她的準備與能力如何來決定。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法國軍人都在注視着非武裝地帶，等待着挑戰的信號，一旦信號發出，大概自魯爾佔領以來最尖銳的危機就要到了。

德國的外交戰顯然也在進行之中。威廉街唯一的策略是離間維持現狀的國家，那是她未來的敵人。無疑的，德國要利用英國不願參加中歐的糾葛一點，將大陸各國對英國傳統的猜疑——「無信義的英國」(Perfidious Albion)——再來向他們提醒一下。同時她要激動多瑙河流域的法義二國的同盟國的衝突，來打斷法義的友誼關係。最後再利用法國和蘇聯密切結合一點，來增長英法二國的疑忌。

假如在多瑙河方面，希忒拉以國社黨暴動的方法推翻了維也納的舒斯尼格政府，並與匈牙利的貢布斯內閣和好，這兩大成功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德國外交政策的目的無疑在防止多瑙河羅迦諾公約的成立，這一點很容易作到，因為沒有德國參加，多瑙河公約便毫無價值可言了。

德國東方的情勢是很混亂的。希忒拉以十年不侵犯協定暫時收買了波蘭。最近波蘭在日內瓦投票贊成對德的責斥，並未引起柏林的抗議。今日的波蘭顯然在兩大國夾攻之中。如希忒拉決定攻蘇聯，自然要求德國軍隊自由通過波蘭領土

○波蘭若是拒絕，她便不免再作斯拉夫與條頓兩大民族的戰場；若是允諾，那末雖將以蘇聯的土地為戰場，她也很難對付勝利的德國，恐怕她不能不放棄走廊與上希萊西亞，而以立陶宛為補償。

同時，華沙已成為德國與法蘇外交鬥爭的中心。波蘭國內也有相似的鬥爭，即是對於東向與西向的利益問題的爭論○東向與俄同盟，俄之背後有法，西向與德同盟，德現在孤立。這一切多半要看在最近將來幾個月中英國的政策如何而定。

如德國的敵人使波蘭和她離貳，使她在與何的陰謀不能得逞，這樣她將陷於完全孤立的地位。此時只有孤注一擲的計策才會使德國對外作戰。而這孤注一擲的計策也只有德國經濟情形達到非常惡化的地步，迫使希忒拉和他周圍的產業金融領袖不能不在對外戰爭與國內暴動的兩條路上採取其一時，才會得勢。那時希忒拉當然要走對外戰爭的路，不過軍隊方面鑑於各國一致敵視 ，自然要主張盡量延緩戰事的發生。

還有一個危險，那是由於希忒拉本人。希忒拉至今仍是一個不可測度的因素。他對他的使命有狂熱的信仰，對於與事實無關的內在靈感極易感應。他喜歡作突然猛烈的舉動，以震世駭俗，這已數見不鮮。他退出國聯與擴軍的行動，至少在他個人及其信徒們眼中，是光榮的成功。因此我們必須顧到希氏這一個因素，這是不能當作通常的政治手腕與合理政策看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希忒拉的地位當然遠不及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的地位。同時反德聯合陣線的結合也遠不及反拿破崙的書芒協定（Agreement of Chaumont）。希忒拉仍在希望離間英法與法俄，這也不無理由。同時再挑起義大利與小協約國的舊仇，也不是沒有希望。反之，他的舉動這樣震撼歐洲各國，那末他在最近將來任何新的冒險都會把方具雛形的反德聯合造成堅固不拔的戰線，這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

同樣很明顯的，梅特涅的原理已代替了威爾遜的理想，國際聯盟本身已變為一個新的神聖同盟。所以如果歐洲列強聯合起來壓迫德國，定可得到國聯的法律上的保障與道德上的贊助。這自然是德國退出國聯之必不可免的結果。因此國聯的一切機關都要被德國的敵人利用來對付她了。

希忒拉在「我的奮鬥」一書中，明白的毫不妥協的提出他的政綱，這只有用分割歐洲幾個國家，和調和所有國家的安全的方法才能實現。大體上講，自他掌握政權之後，即在繼續追求他的目標。假如他表示過政綱的變動，那就是在法

國與波蘭兩方面；前者是確定的，後者是暫時的。如他能夠勸說法國不要過問多瑙河與烏克蘭的事，無疑的他願意保證法國的安全，如保證德國那樣。希忒拉之有這種轉變，因爲他認識了和法國開戰即是和英國開戰。

若不是爲了德國的物質環境，希忒拉雖然不能實現向外發展的計畫，在國內總可得到相當成功。墨索里尼不用戰爭而能維持個人的地位，因爲他的統治有所成就。反之，希忒拉像一位預言家，像摩西再世，作第三帝國那個天國的選民的救主，如不能實現其計畫便將失敗，可是只有戰爭才能把他的理想變成事實。沒有人覺得他獲得政權之後，實質改變了他的幻想的輪廓。

在五月初旬和緩的空氣中，德國的人民，軍隊，與獨裁者都想避免戰爭，他們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但就希忒拉說，在他所要完成的事業中，尤其是奧國的吞併與烏克蘭的征服，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目的。但是在他東侵或南侵之前，必要廢除萊茵河左岸的非武裝地帶，以去後顧之憂。可是廢除非武裝地帶一事即有立刻引起戰爭的危險。還有一事，在大陸各國的政治家與人民心中，現在希忒拉的德國已居拿破崙的法國的地位。希忒拉漸漸使歐洲多數國家明白他們的安全遇着危險 。最後他在英國人的心裏也培植起來同樣的疑懼。

現在我們要問，如果這種心理繼續下去，即使不加甚，那末當希忒拉一步一步的向他的目標走去，歐洲各國是否沉靜不動呢？反之，如各國同樣的受到驚恐，一種新的情勢便會產生。歷史家們不禁要回想到，歐洲的統治者與政治家用了相當時間考慮之後，才決定和平與拿破崙是不可調和的。但是一經決定之後，不到兩年第一帝國的法國便崩潰了。

關於歐洲情勢，希忒拉也有好些錯誤的認識。在他的著作裏，他說如要德國的計劃成功，英國的友誼是必要的，這眞是聰明的結論。但是他不知道他的空軍與潛艇政策却使英德友好爲不可能。同樣他以爲法國仇視共產主義可以使法國與蘇聯分開，可是在日內瓦與斯特雷撒，法，英，蘇聯却一致行動，義大利也和他們合作。

假如希忒拉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種族的救主（Messiah），那末最近的事件可以使他認識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他要得到他爲德國所要求的東西，他只有使用武力，不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樣炫耀武力；而炫耀武力的結果必然增加德國的敵人。但是希忒拉不是俾士麥，不是實在政策（Realpolitik）的實行者；他是一個預言家，不是一個實際政治家。很奇怪的是，希忒拉今日的心理使我們想起拿破崙末路時的情

形，當時拿破崙相信運命，敢和全歐挑戰，他的野心把全歐洲結成一個不能抵抗的聯合戰線。

我們再來看德國問題的經濟方面。她是世界第二大工業國，在工業製造的主要原料中只有煤炭。此外鐵，銅，石油，棉花，羊毛以及生活必需品都被剝奪；同樣她也沒有現欵與信用。因此為了設置機器與僱用工人，她必須向外國出賣商品。如這點不能做到，她將重陷於大戰中被協約國嚴密封鎖時的苦境。

除非德國能勸說他國開放他們的市場，容納德國的商品，將見失業增加，生活程度降低；與最後的國內暴動。因此向外擴張與國內暴動變為任何統治德國的政府最後必須選擇的兩條路；共和也好，帝政也好，國社黨也好，如不能和平解決其經濟問題，不能給她的機器供給原料，使工人有工作，資本家有錢賺，便都不能支持下去，那時與其國內自殺便不如對外戰爭了。

假如不是為了經濟問題，我們很難相信德國工業金融與軍事各界領袖會永久服從希忒拉危險的實驗。不論德國民衆的態度如何，我們可以說句公正的話，希忒拉和他的手下的過分舉動與暴行，在軍事與工業領袖的冷靜頭腦中，並未佔什麼重要地位。歐洲任何國家的商業與金融都不期望戰爭，這和美國一般的猜想相反。同時世界各國的軍事專家也不歡迎第二次大戰的到來，和第一次的一樣以德國和全世界相搏戰。德國工業與金融巨頭無疑的已經得到一個結論，假如差不多獨佔世界原料的列强(即美，英，法與蘇聯)的關稅與貨幣政策還是繼續下去，並且假如德國永遠限於現今的領土界限，那末除了戰爭以外，別無出路。在這種情形之下，希忒拉將成為瘋狂的德國民族的寶貴的代理人，這民族像是命定了為生存而奮鬥的。

總結四月國聯理事會開會以後的情勢來說，戰爭還不至於發生。因為德國還未準備好武力侵略，同時她的敵人也不願意從事於所謂防衛的戰爭。除非發生像薩拉傑夫那樣的事變，歐洲大概還可有一個休息的機會，或不至於遇到過去兩年間那樣震動歐洲的尖銳的危機。今日歐洲政局就是這樣，因為情勢異常緊張，一個新的危機會產生不可預料的影響，使這糾紛完全解決。

但是這休息時期，和外交家的活動決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因為在現狀之下，德國和歐洲其餘各國沒有調和妥協的餘地。並且只要是德國工業與金融巨頭滿意在現狀之下，德國只有征服與共產主義兩條出路，這種情勢必將繼續下去。一切已訂立和將訂立的公約，盟約，羅迦諾條約等都不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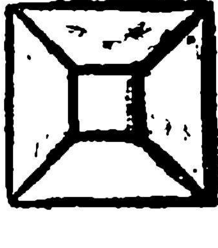
來解決問題，因爲這些條約的目的都是在現狀之下維持和平，來準備防衛的戰爭。但是在德人看來，這樣的和平即是德國不可避免的全盤毀滅。

如果在斯特雷撒和日內瓦一致行動的國家一見裂痕，或法英等國國內有政治危機的一點預兆，德國即將採取攻勢。雖然她的行動要看當時情形來決定，大概總是先取消非武裝地帶。這一步未作到時，希忒拉若東向或南向侵略總感覺到西方的不安全。

若相信德國暫時停止不進，放棄了從現今領土限制和經濟鎖枷中解放出來的主要目的，那是完全誤解了現今歐洲的政局。一九一四年第一次馬恩（Marne）戰役後，協約國以爲德國戰敗之餘，將自認失敗，請求媾和，也是同樣的錯誤認識。殊不知德國的大參謀部（Great General Staff）雖然沒有得到一個結果，却認爲勝利仍是可能的。

一九三五年的希忒拉正在走一九一四年福庚漢將軍（Falkenhayn）（大戰時德國的陸長與參謀總長——譯者註）的舊路。無論在原則與實際上，他都實現了擴軍的目的，此外還要更進一步來取消非武裝地帶。他像大戰中的大參謀部一樣，他要東向發展。在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俄國因英法不能幫助她而大敗。從前德國用武力完成的工作，希忒拉要以外交完成之。他的成敗還不敢定，不過決定幹下去，這是大家應當知道的，而這件事實的意義也是不容否認的。

本年五月的第一星期中有兩件事對於時局的變動很有意義。其一是法國政府聞德國飛機偵察邊境的軍事防禦設備，組織兩個巡邏隊預備擊下踰境的飛機，一在阿爾薩斯，一在洛倫。其二是英國的報紙，輿論，與議會對於柏林建造潛艇與擴張空軍的宣言發生强烈反感。前者預示法德的衝突隨時是可能的，影響所及也不可預料。我們還未忘記，一九一四年德國對法宣戰的藉口之一，是說法國飛機飛到紐倫堡（Nurenbrrg），的天空去偵察德軍。關於後者許多觀察家都回憶到大戰之前，海爾丹爵士（Lord Haldane）訪問柏林的事，結果發見英德二國的海軍終無調和的餘地。此次西門到柏林，也是同樣的毫無所得，而英國是否放棄了與德妥協的希望，而轉向法國，又成了一個問題。



一管筆

曾士莪

予讀桐城方根健先生，植本堂詩鈔。見其有一管筆樂府一章。不禁好奇心生。因知先生以興觀之詞。寓勸戒之意。且爲桐邑一掌故也。乃錄之如左。

先生自序云。乾隆三十四年。里中無賴子吳慶兒。以細故挾怨。匿名揭帖。爲謠語陷居鄰。邑侯濟寧靳令君，宗著，晉省。典史某，遽以謀反申大府。令君面啓大府。言桐民良善，無謀反理。且以眷屬保之。時大府已發兵來勦。賴令君言得中止。令君返，廉得其實。置吳於法。民得安堵。當事方殷時。大府飭郡伯偕令君馳覘其情。軍駐練潭。約三時報不至。即進勦。守與令至。知無變。亟須繕狀請撤兵。曰事在息遽。非筆端有口。不能動大府聽。且終疑我書生煦煦也。或舉李某。召李至。李令研墨以待。不屬草，瞬息繕成。馳報乃撤兵。令君酬其勞。問所欲。李曰，欲爲刑吏。勉從之。李一寠人。不數年而家貲累巨萬矣。繕狀之明年。李妻夢大星入懷。生子名曰昌宗。五歲就傅。授書皆如夙讀。七歲爲詩文。出語多驚人。八歲病瘵。余一日往視之。與余叙寒暄畢。色忽變。厲聲呼父名。而數其所爲。曰，余之來也以汝筆。余之去也亦以汝筆。踰時而逝。此余所親見者。爰賦其事以警世云。

兒死兒生一管筆。李某才氣橫無匹。千言萬言倚馬成。萬斛源泉腕底出。蜃樓倏忽起龍眠。黑雲障天卜不吉。大府駐馬待進兵。三刻回春仗筆力。筆端有口信懸河。生乃死兮肉乃骨，邑人不誠定風波。萬戶千門舊家室。赫赫豐功上帝聞。特遣星官大繼述。祥徵吉夢導星來。對客早辨長安日。神童譽起士林中，高車駟馬門如櫛。李某氣焰本非常。更誇指顧邀封秩。臺榭田園欲速成。回頭卅載憎寒乞。屈身胥史便機謀。致富不數陶朱術。牛山旦旦縱斧斤。舞文弄法翻虛實。十家九破管城間。揮金如土渾不恤。大第連雲粉黛圍。夜夜笙歌聲四溢。風雨摧殘庭院花。爾樂方長兒命促。夢醒了了說前因。兒死兒生一管筆。

按先生名根健。字士强。號臥雲。一號乾叟。國子監生。竹方吾曰伯父性至孝。事先祖六十年。無一事不得歡心。生平扶危濟困。排難解紛。汲汲如不獲已。與人接。輒述往事以示勸戒。聆緒論者，多自悔而改行焉。茲觀先生一管筆之自序。眞仁人之用心。謹書之以厲澆俗。

名古屋視察記

于立忱

名古屋在東京與西京之間，人口百萬，為日本重要產業區域之一，中小工業，素稱發達，農民於耕餘之暇，多從事副業，生產品成本低廉，得運銷各國，日本處世界經濟恐慌的巨潮之下，猶能維持一部分對外貿易的繁榮，多靠此等地方的人民殷勤刻苦，用血汗換來的成績！

本年五月胡政之先生與王佩之，黃鏡發二君抵日，將有名古屋之行，因得機同往一覘該地人民之生產狀況，雖在該處僅勾留二日，所見甚尠，但信片鱗之拾，或不乏吾人取鏡之資，因將所見筆記之，藉餉讀者。

五月二十六日夜十一時一行五人由東京乘快車西行，翌晨六時四十分抵名，寓名古屋飯店，先期由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主計氏電名古屋商工會議所三浦理事介紹，囑為照料，故九時由三浦君派書記久保田稔君來接赴各處參觀，五人遂共乘汽車一輛出發。名古屋飯店位鬧市中央，建築及設備完全歐化，離此車行十餘分鐘，高大巍立之建築物，漸漸絕跡，街市兩旁，矮小之商舖與工廠，比鄰相接，各行俱備，尤以售賣腳踏車，機器零件等之小商店，隨處可見。行人不似東京街上之匆忙，，婦女和服木屐，絕少在東京習見捲髮西服之姿態。交通以電車及公共汽車為主，普通汽車不多見，索值起碼五角，較東京約貴一倍。另有一種運貨之腳踏車，多於車旁繫一犬，載貨於車後之木箱內，人踏車前進，犬亦馳驅疾奔，若不勝其勞者，久保田君言，此久為名古屋特有之運貨方法，雖因其違背動物愛護原則，政府有實行禁止之意，但一犬之力，足當二人，在經濟上為便宜，故仍被沿用，記者偶觸及在今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下，犬與人之區別，勿寧為一有趣的疑問。

名古屋製陶所弦月工場

陶瓷製造為名古屋主要產業之一，每年輸出貿易額僅居棉織物之次，以英領印度，荷領印度，澳洲，英，美，中國等處為主要銷售地；一九三三年名古屋陶瓷器之輸出額為三〇。〇七六，七六〇元（日金）。記者等至弦月時，由該場

技師吉田政一出任招待，並作簡單說明，據稱該場創始於二十五年前，當時規模甚小，經辛苦經營，始成今日之工場，現專燒製淨白瓷器，以大量生產合於實用爲目的，視中國陶瓷器之爲一種精細的美術品者根本不同。應接室中陳列有各種樣品，有來自法德等國者。繼導記者等參觀工場，原料係粘土與數種白色礦石合成，一部分產自我國東北，製作過程約爲將石塊磨碎，配合分類磨成細粉，摻和粘土，分配分量，製碟碗——此中復分胎形，作紋，修光等。製碟碗均用小圓磨機，上置石膏模型，將原料捏餅放模型中，轉動磨盤，瞬息即成，計每分鐘可做碟碗五個，想見其速。經過修理手續以後，即放於架下乾燥，歷一週後，用低溫度（九百度）燒製，更磨一過，再入電爐加高溫（千四百度），經四十五時間，取出即成透明素白之瓷器。製碗除上述利用機器之外，更有一種新發明之注入方法，原料係稠液體，用手注入雙層之石膏模中，俟乾後取出，成品較機械作者略細。茶杯柄製成後，模型合口處之凸線紋，分送家庭磨光，成一種家庭副業。場中除磨石粉室之外，架上地下，徧處均滿置瓷器，另有裝箱處，木箱亦附廠自造。全場有技師職員六十餘，工人八百餘，女工與童工約佔全體工人之半數。工資每日由四角五分至一元二角，管理火爐工人因須與高溫度作身體上之抵抗，工資略高，每日平均可得一元五六角，工作爲十小時。

明治時計製作所

鐘表亦係名古屋主要生產之一，記者等由弦月工場出，赴當地最大之明治掛鐘製造廠參觀，該廠已有四十餘年歷史，專以簡單方法，生產大量掛鐘，運銷國內外各地，據該廠事務員謂小鐘表之製造，在日本尚不普及，原因係應用機件，在瑞士購買，需價廉而物品精美，故日本出品，不能與之抗衡，大鐘表則可在南洋與美競爭，在中國之銷路，以運往香港上海者最多，天津亦有其特約商店。掛鐘所用之機件，木匣等均由該廠自造，鐘擺小件木匣之整理等，或利用家庭手工業，分發在外工作。現全場有男女工人二百五十名，每日生產鐘表五百個，機件均利用機器鑄造，一大室中，排列鑄造機百餘架，同時開動，機聲震耳。多自動者，管理簡單，一人往往可照料三四台。配裝機件工人，實行嚴格之分工制，每組一人或二人配裝一項，按序推移，簡單迅速。四壁貼有督促工人之標語，其中之一，語氣甚爲有趣，大意謂：『明知係浪費而浪費之人，因其浪費之故，勤勞亦成浪費』偶見有數機鑄造之物，不類鐘表所用，細審之，知爲子彈外殼，不禁訝然！據聞日本機械工場，一部分或全部被軍事工業

利用，實爲今日普遍之現像，例如名古屋製造腳踏車之工場，恒擁有數千工人，現部分的已被用於製造軍火，因禁止常人參觀。日本備戰之積極，爲一部分工業繁榮的變態現像，於此可見一般，鐘表機件配成後，移於另室中裝匣，上鐘擺；逐即掛於試驗室中，候技師檢查計時標準，裝箱付運。該場工人均小學卒業，有相當教育程度，工資，待遇，女工最少，每日四角錢，男工最高爲一元八角。

二大新聞

名古屋文化程度，一般比較落後，新聞事業，除大阪朝日，每日等在該處所設之支局外，當地經營者以新愛知與名古屋二報歷史較久，資望最高，自明治鐘表製造場參觀後，逐赴新愛知社訪問，該社創辦人大島君，年已八十餘，近兼營東京國民新聞，時在東京，其孫一郎，現担任該社經理，據談接事方一週，對社中情形不甚諳熟，新愛知創辦已四十餘年，現每日出朝夕刊二次，朝十頁，夕刊四頁，讀者本市居民較多，廣告多來自東京各大商店。該社設備有輪轉印刷機六台，鑄字機十二架，職工二百八十餘人，社員百七十餘，晝夜換班。午餐由新愛知與名古屋新聞設宴在商工會議所招待，得晤名古屋編輯小林橋川君，飯後同往參觀該社，小林君從事新聞事業已三十餘年，經驗豐富，該社規模似較新愛知略小，但各部組織，井然有序，富有朝氣，偶見一門上懸社債募集處之木牌，詢之引導者，知該社方積極從事擴充，蓋因大朝大每兩大新聞社將在名古屋設立分館，獨立出版，以爭銷路，實現之後，當地報紙營業，必受影響，故事先不得不作充實之對抗準備也。此亦足見日本新聞事業競爭之趨向。該社設輪轉機四台，鑄字機十架，社員百五十，職工二百人。出版亦分朝夕刊，頁數與新愛知同，外埠銷路較大。

名古屋港

自名古屋新聞社辭出，已下午四時餘，因欲赴大阪朝日駐名支局訪問，途中遶道海濱，參觀名古屋築港工程，該港已建築三十餘年，業投入資本三千七百餘萬元。爲日本第四位之貿易港（此外係橫濱，神戶，大阪三港。）現工程已近至第四期，補充工程，亦在進行，聞不久即可全部完工，預計汽船溜面積八十七萬八千四百坪，同時可碇泊總噸數三十三萬噸之汽船六十六隻，沿港闢設工場區域，已有多數大工場林立，運貨車堆擁道旁，途爲之塞，汽車勉强通過，未幾又遇阻，從遠方略加眺望，港面幅員遼闊，貨船軸轤相接，起運甚忙，據聞爲便利外人計，商工會議所之導游所，亦在

計劃建設之中，將來名古屋全市之繁榮，繫於此港之關係甚大焉。

服部養鷄園

早年日本產鷄稀少，常由中國購買大批鷄卵，今日在大都市中，雖鷄類仍爲珍貴之菜蔬，但鷄卵已不感缺乏，自一九三一年且有輸出，據一九三三年之調查，日本飼鷄之年產額爲一億三千萬圓，佔國家產業上重要地位。養鷄場之經營，甚爲普遍，在名古屋尤爲著名之農家副業，服部養鷄園爲當地最大之經營者，記者等一行，二十八日晨仍由久保田君嚮導，首至該處參觀，營業部長大鐘石造君爲說明該場創辦已三十餘年，兼製造最新式之孵卵器，其鷄種運輸南洋，朝鮮，中國南部等地。每月生產雞雛五十萬隻，年育成幼鷄十萬隻，所用孵卵機，係最新式者，每機同時可孵卵三萬八千個，利用瓦斯發熱，經常百零三度，三週後即可成鷄。卵置機屜中，須每日加以翻轉，大鐘君拉開一屜，屜中滿列鷄卵，已有三數破殼而出之小鷄，據云成鷄八小時後始可取出，給食則須在八小時間後，在此期間，體內之卵黃，可供消化。一室中二人方在鑑別初生雛之雌雄，其方法甚有趣，將鷄雛握住一捏，鷄糞自體內噴出，由尾端視之，雌雄立分，工作速率極快，據稱每日八小時，可鑑別四千個，此係名古屋人獨擅之技術，成養鷄獲利之一原因。該廠飼產卵鷄五千隻，或於室中，或在露天，均有適宜之設備。每鷄年可產卵由二百至三百五十餘，雛鷄出生六月後開始產卵，一年時最多，二年時生產力即漸衰弱。以一雄配合十二雌，鷄卵可孵成小鷄之數，約八七與三四之比，蓋由於氣候飼料之種種原因，此尙爲孵化之最高紀錄。其所飼鷄多美國種，一部分係中國產，產卵能力稍弱。鷄糞爲優良之肥料，每鷄年生產之肥料約值洋三四角，有利農家甚大。飼料另有專室配合，原料如小米，高粱，玉蜀黍等種類甚多。如此大規模之養鷄園，司全部照料者，僅工人二名，每日工資各一元，勞働能力之大，誠不禁令人嘆服！該園另附設出版部，刊行養鷄法書籍及時報等。

尾關毛織工場

紡織爲名古屋之大宗產業，一九三二年出產額八一．七九六．八六四元（日金），佔名古屋輸出貿易之第一位，近年毛織工業，在日本逐漸發達，雖成品質地粗鬆，不及歐美之堅實，但已足供國內市場之需要，尾關毛織工場專織染婦女兒童衣料，織機八十餘台，除數名技師外，全體由女工管

理，每日作工十小時，工資由四角五分至一元二角。十三時間可織布一匹，約計五十米突。織成之後付染，顏料係德國出品，觀該場出品樣本，雖不甚精美，但色樣甚全，據稱售值較歐美貨品約廉三分之一，一種藍紫色之材料，爲台灣人所喜用，每年有大量運銷。

安藤七寶燒

七寶燒爲名古屋之特產，成品似我國之景泰藍，而精彩尤過之，爲珍貴之藝術品。安藤七寶商店，已有百餘年歷史，成績樣本，列置一室中，形狀不一，光彩奪目，大都爲花瓶及其他案頭之裝飾品。製造方法係先以手工鑄成各種形狀之銅胎，照畫譜描以精細之花紋，然後按圖嵌以細碎之銀絲，着彩色，塗玻璃質之化學品燒質，即成花色透明之表面，更有於燒製以前，加以磨工，使銀絲痕迹，全然隱去者。一瓶之成，往往需一年至七八年之工，索值即視其製作歲月爲定。最精彩之花瓶，有售三四千元一對者，最廉之品，亦非四五元莫辦，出品恒運銷美德等國，畫工十餘人，多中年以上者，據聞彼等業此均已二十餘年，現每月可掙工資百餘元。

淺井竹五郎商店

是日午餐仍在商工會議所，飯後復出發參觀瓷器描花工廠，即淺井竹五郎商店，由該店東洋系山村六郎君任招待，山村君曾在平津經營陶磁業十年，操純熟之天津語，與記者等談其營業狀況，該商店分三部，記者等所參觀者，爲第一畫工場，其出品除南美外，運銷世界各國，近年輸出貿易額以印度最大，年約七八十萬元，南洋羣島次之，年約五六十萬，中國南北約四十萬，其他東印度，安南等地貿易額次之。天津之信義洋行，爲其支店。貨樣陳列室中，列置銷售各國之物品，色樣均有不同，蓋該店每年派員分赴各國採集流行樣品，歸後仿製，務期出品能合於雇主選擇，以廣銷路，中國瓷器樣本，亦有多種，且仿造我國古瓷，模擬甚工，歐美人恒出巨價購辦，想見中國陶器業所受之影響。描花分模印與紙貼二種，模印係以橡皮模印出墨色花紋，再分別塗彩色，四人一組，各司一項，每日可出品四百打左右。貼花則係將印成之彩色紙貼於白色之陶瓷上，乾後扯去，即成花紋。花紋作成後，經短時間之燒製，即成日用之磁器，分箱裝運出口。該場之特色，爲出品之多與廉，運銷中國者多廉價物品，碟碗，有一角餘一打者，據山村君云，自中國關稅

增加，百元之貨，約須納稅五十八元，加其他運費，成本計增加一倍，每打三角左右，即可銷售。由此觀之，中國陶器業生產，如不加積極改良，自難與日貨抗衡矣。山村君另導記者等參觀一家庭工業，係由該店包領大批磁器，作貼花工作者。矮房二間，集婦女十餘人，正忙於工作，據稱此均係流居日本之朝鮮人，男子作苦力零星勞働為生，婦女多營此項副業，工資甚廉，每人每日均一二角錢，舊日規則朝鮮人不得進廠內工作，近利用其價廉，漸有雇用之作粗活者。山村君云此輩朝鮮人，在日本者甚多，名古屋一處，亦有數萬。多因國內農村破產，為生計所迫，浮居日本云。

小工業

名古屋生產發達之主要原因，除水陸交通便利，電力低廉之外，勞働力低廉，工人勤苦耐勞，尤為首要原因。且因該地民風樸質，工場絕少勞資之爭，而小工業之經營，亦屬特色。是日復至一紙袋製作工場，機器二台，女工數人司整理，男工一人領班，據稱每機每小時可製袋五千餘，成品運至東京，大阪等地銷售。女工每日工資平均三四角而已。嗣復接洽一提燈製造發行處，得參觀兩家庭手工業，蓋完成紙燈籠一個，亦須經過種種手續，如繪圖，貼製，繫彩色絲穗等，此亦利用分工辦法，由總店分發各家庭專門製作，是日訪問之兩家，一貼製，一繫穗，工作輕簡，老幼團聚一室，均得參加。繫穗者完成百個，可得工資七角，貼製手工較難，工資略昂。成品樣式甚多，據稱亦運銷美，法，南洋等處。最後至一家，老婦一人，貼糊摺扇為生，紙面扇骨均由公司領來，每貼百個，工資六分，每日至多貼三百個，可掙工資一角餘，衣食住均賴之以維持矣



日本雜誌述評（續）

傅襄謨

此外尙有特殊機關或團體刊印之雜誌，不公開販賣於書店者，頗堪注意：

1 日本外務省情報部主辦：國際事情
2 思想研究所主辦：今後之社會
3 東京府社會事業協會主辦：社會福利
4 中央事業協會主辦：社會事業
5 國際聯盟協會主辦：世界與我等
6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主辦：ソウエート聯邦事情
7 大南洋評論社主辦：大南洋評論
8 朝鮮總督府主辦：朝鮮
9 朝鮮公論社主辦：朝鮮公論
10 東方之國社主辦：東國之國
11 神武會本部主辦：日本
12 大學公論社主辦：大學公論
13 婦選獲得同盟主辦：婦選
13 露西亞通信社主辦：露西亞事情
15 時局新聞社主辦：時局新聞

在此十五種刊物中，第五，第六、第十，業已公開出售。而尤以第六種爲研究蘇俄問題最有聲譽之雜誌。每月一册，約三百頁，每頁有二千字，而售價僅日金五十錢。東方之國，亦頗多蘇俄材料，惟內容論調，極似脫洛斯基派之主張。露西亞通信社出版之露西亞事情，則以報道爲主，亦反幹部派刊物。外務省之國際事情，係不定期刊物，以國際經濟情報爲最多、第二，第三，第四，均政府社會事業之指導印刷物。第七，第八，第九，皆政府宣傳品。第五，第十一，爲極右刊物。第十二，第十三，代表小資產階級一般言論。惟第十五種之時局新聞一項，則係社會勞動運動者所主持。每週一張，各欄均備，售價五錢，日本禁載及比較秘密消息，均可在此見得。

記者走筆至此，尙有四種雜誌應爲諸君補告者，即「國策」「維新」「勞動者評論」「社會評論」是也。

「國策」創刊於去年十一月。正當日本內閣將新組國策審議會空氣最高之時，此刊蓋應此運而產生者。創刊號中有「親俄親英派對立秘史，」十二月號有「苦悶之既成政黨」「資本主義與農村問題」等文，今年新年號有「孤立外交座談會」，二月號有「自由主義之克服，」三月號有陸軍省滿蒙班長主持之外「對華外交政策」……諸稿，要皆代表日

本海陸軍少壯派人物之主張。其最高目的，在造成與論勢力，以監督既成政黨及政府外交內政策略。

「維新」由平凡社發行，於去年十一月創刊。其背影大概爲「昭和維新懇談會」，係針對一般所謂明治維新四字而起。高聲疾呼經濟的維新，政治的維新，產業的維新，文化的維新……等口號，亦右翼刊行物之一，六月以來銷路逐漸增加，大有與「改造」「中央公論」等一決雌雄之勢。聞此刊關係方面，尚有「日本國體擁護聯盟」作其後盾。

「勞働者評論」亦去年十一月創刊。由日本勞働問題研究所發行，內容注重社會科學的勞働政策之檢討，態度尚稱公平。

「社會評論」則今年三月始創刊。內容編輯方法亦一種綜合雜誌體裁。主辦人係大竹博吉氏，氏爲日本出版界一畸形人物，完全起自民間未曾入過學校，有「露國通」之稱，手創「露西亞問題研究所」自任所長，著作頗多。中國出版之「婦人與社會」一書，大約即係轉譯氏之日譯本。去夏去冬記者曾兩晤此君，態度大方，極少日本人之通性，所謂「文壇浪人」者，或即指此。據彼云，曾居莫斯科七年，皆度文筆生活，曾游平津滬漢，能解北京語，但時過六七年，即簡單華語，今已不能自由運用矣。彼辦有一書店名「ナウカ社」乃日本獨一無二專門販賣蘇俄出版物之機關，但自政府統制文化加緊以來，各種新的書報，均無法運到，而「社會評論」之問世，想即維持該書店營業之一法，故內容比較公平，材料亦殊豐富，蓋不如此即無力擴張銷路耳。

此外尚有比較左傾之小刊物，值得附告者，即現代文化社發行之綜合文化雜誌「進步」及「文化集團」二種。短小精悍，頗可一覽。

財政·經濟·商業方面……雜誌

說到這方面，便有三大雜誌介紹讀者，第一是每週發行的「東洋經濟新報」第二是每月發行三期的「エコノミスト」Economist 第三是，改造社主編的「經濟」。三種之中，以「東洋經濟新報」爲最有名，最有權威。創刊於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在日本極有歷史地位。凡關於世界及日本之產業，貿易，金融，匯兌，……………一般經濟理論上的檢討，與情報上的搜集材料，均應有盡有。「エコノミスト」係大阪每日新聞社經濟部之定期刊物，一九二二年始創刊，每月發行二冊，去年應社會要求乃月刊三冊。內容以預告及預測財政界經濟產業界之一切新的變化與新的趨勢爲主體。各種統計材料之豐富神速，全日本刊物絕未有出其右者。 每期對於國際經濟情勢，均有系統的介紹與批評。關於政府及社會方面，亦有兩篇評論文章按期發表，多名記者及社會思想家

之原稿。（如阿部賢一，有澤廣己，鈴木茂三郎，戶坂潤，稻原勝治諸名士）

改造社之「經濟」因係月刊，故於經濟情報方面遠不及上述二雜誌。同時歷史甚淺，去年四月創刊者，因之銷場有限。惟此刊側重經濟學史，經濟學理，經濟政策方面，有此特色，亦日本社會極需之讀物。

「經濟知識」「實業之日本」亦均近來暢銷之雜誌。兩刊內容，皆顯淺明白，不尚空談，完全以經濟消息之蒐集與批判為主。

「經濟雜誌ダイセモンド」Diamond一九一二年五月創刊。現由石山賢氏主編，篇幅甚多，材料極為豐富，但以取材稍晚，遠不及「東洋經濟新報」，故不能出人頭地。

「國勢グラフ」graph 由矢野恒太氏監修，全部皆統計材料，而分門別類以圖表出之，絕無批評色彩。其中關於世界各國之經濟統計，約佔篇幅五分之二。出版三年，頗得社會嘉許。

「サテリーマン」Salary Man 係日本一部分新聞記者主編之刊物。專門以暴露日本經濟界及社會政治各方面的內幕眞象為前提。分解甚為澈底，此其特長。可為吾人研究日本者之一助。此刊今年二月號中，載有豬俣津南雄一稿，全文十二頁，出版後經政府檢查，僅存其二，當可想見其動向也。

「實業之世界」亦新聞界主辦刊物。負責者，為東京「帝都日日新聞」社長野依秀市。

「海運」係神戶海運集會所出版部發行，為日本獨一無二的海運界研究雜誌。會計協會編纂之「會計」亦會計方面特有的研究刊物。

國人有欲研習日本銀行及金融情勢者，可讀下列諸種㈠大阪銀行集會所出版之「大阪銀行通信錄」㈡東京銀行集會所出版之「銀行通信錄」㈢銀行問題研究會出版之「銀行總典」「銀行論叢」㈣銀行研究社出版之「銀行研究」「金融知識」「銀行判例」㈤金融三層社出版之「金融三層」

此外在經濟學理論上，佔有學術力量的雜誌，最著者有下列十種：

1「經濟學論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會主編。一九三一年創刊。月刊一冊，售價五十錢。

2「經濟時報」＝＝大阪商科大學經濟研究所主編。一九二九年創刊。月刊一冊，售價四十錢。

3「經濟論叢」＝＝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會主編。一九一四年創刊。月刊一冊，售價五十錢。

4「農業經濟研究」＝＝東京帝國大學農業經濟學會那須皓教授主編。東京岩波書店出版。年四期，每期八十錢。

5「商學論叢」＝＝日本立教大學商學部研究室主編。每年發行三期，每期售價七十錢。

6「三田學會雜誌」＝＝日本慶應大學經濟學部理財學會主編。月刊一冊，售價五十錢。

7「明大商學論叢」＝＝日本明治大學商業研究所主編○月刊一册，售價四十錢○

8『交通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學交通政策學會主編○年刊三期，每期售價五十錢○

9「經濟集志」＝＝日本大學商學科商經研究會主編○年刊四期，每期五十錢○

10「經濟史研究」＝＝係本莊榮治郎主編，由日本評論社發行，每月一册，售價五十錢○

右列十大雜誌中，除第十種係營業刊物外，其餘九種，皆各大學學會之機關雜誌，完全爲一種純粹的學報性質○執筆寫稿者，多一時名宿及後進青年敎授○

日本政府當局發行之經濟刊物，則有商工省貿易局出版的「內外商工時報」帝國地方行政學會出版的「稅」此外東亞經濟調查局所主辦之定期刊物「經濟資料」，及日本商工會議所刊行之「商工月報」「經濟月報」均以取材豐富見稱於世○而內閣資源局出版之「資源」月刊，雖篇幅不多，搜集參攷却大有可觀○其中除調查記載外，殆以研究經濟政策爲中心，最近一年來，更每期有專門研討歐洲大戰時期各國統制戰時經濟政策的文字○

敎育·法律方面……雜誌

去今三十八年前創刊之「敎育學術界」，爲日本最早而最完備之綜合敎育雜誌○至今仍繼續出版，由尼子止氏主編○其次則以學校爲出版中心之「學校敎育」與「兒童敎育」頗具相當權威○前者係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敎育研究會主持○後者由東京女子高等師範附屬小學主編○至比較新進有力者，計有東京文理科大學主辦之「敎育學研究」「道德敎育」○其十年前發行之「敎育心理研究」迄今亦尚有名○以生產敎育爲主題之專門權威刊物，則首推東京玉川學園出版之「勞作敎育研究」○同此性質之「職業指導」，「鄉土敎育」，「敎育農藝」，「學習研究」，「家事及裁縫」五種雜誌，亦極流行一時○

專門批評敎育界時事，有「敎育時論」，「敎育診斷」兩種○修身敎育方面，尙有「主任訓導界」，「修身敎育」，「敎育修身研究」等○皆最近七年間始行創刊者，亦可想見日本敎育之趨勢○一般兒童敎育最爲重視，故健全身心之雜誌亦特多○其最著者「學校音樂」，「音樂與游戲」，「敎材畫報」，「游戲與唱歌」，咸以藝術敎育爲建立理智敎育之基礎○反觀我國，誠不勝其感嘆○

前年四月，敎育一新社創辦新穎雜誌六種，名曰「日日學習指導」，蓋照日本小學年級課程而編製之綜合體裁的參考讀本○刊物內容與敎本內容完全相互銜接，增進讀書方法，啓發兒童思索力，此實最完備之工具也○每種之上，註明學齡，計分「尋一」至「尋六」六種○所謂「尋一」者，即日本之尋常小學一年級是也○尋常小學，即我國之初級小學是○同此內容者，尙有小學館編行之「學習指導」，文化

書房之「教材王國」，南光社之「教材集錄」教育研究會之「教育的實驗」四種，每種均分印六個年級，每月每級發行一冊，由「尋一」至「尋六」止，故實際上，等於二十四種雜誌矣。（註日本尋常小學共爲六個年）

日本教育學會發行「尋一的教育」到「尋六的教育」六種，亦日本最有聲勢之刊物也。機關刊物方面，文部省有「教育與產業」。帝國地方行政學會有「文部時報」。少年團日本聯盟有「少年團研究」。全國小學校女教員聯合會有「教育女性」。國史教育研究會有「國史教育」等多種。

× × × ×

法律雜誌方面，仍以教育界出版者爲重鎮。最有歷史之「國家學會雜誌」，五十年來（明治二十年創刊）均繼續出版。此爲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國家學會之唯一機關刊物。其次以東京帝大教授爲中軸之「法學協會雜誌」亦擁有四十九年之光榮歲月。加上國際法學會立作太郎主編之「國際法外交雜誌」，合爲日本三大正統派刊物。

東京中央大學法學部主編之「法學新報」及法政大學主持之「法學志林」亦同爲學術界所并重，蓋兩刊歷史，均有三十年以上之過程耳。

法曹會有兩大刊物，其一爲「大審院判例集」專門集錄大審院民刑各部之審查，會審，判決的案牘者。其二爲「法曹會雜誌」，揭載一切法學論著，調查資料等。欲研究日本現行律例者，均可一讀。以外並有「司法行政判例彙報」一種，材料亦豐富。

水野豐氏主編之「法律新報」則係十日刊，係純粹新聞報道性質者，一切取材，自較其他月刊爲敏速。末弘嚴太郎負責之「法律時報」，兼報道評論而有之，銷路亦佳。又「法律新聞」月刊十二次，爲研習法學者必讀之物。

高窪嘉八郎主持之「法律評論」篇幅倍於上述諸月刊，故定價亦特昂，計全年十二冊，每冊一元二○。最後記者得鄭重介紹改造社主辦之「法的研究」，內容網羅各派論文，不偏不倚，比較他種公開，每月一冊，定價日金八拾錢。與之并駕爭雄者，尚有岩波書店出版之「法學」執筆多帝國大學教授。（附註：岩波書店尚出版有「教育」一種，爲日本第一流雜誌之一，特補誌於此）

至此再介紹幾種特殊雜誌而爲一般書店所不能購得者，計有八種：

1. 刑政（日本刑務協會主辦）
2. 正義（日本帝國辯護士會主辦）
3. 刑務界（刑務界社主辦）

4. 普及（大日本法令普及會主辦）
5. 警察新報（警察新報社主辦）
6. 法曹公論（日本辯護士協會主辦）
7. 勞働立法（勞働立法研究所主辦）
8. 法律世界（法律世界社主辦）

農·工·醫方面……雜誌

日本以工立國，而實際上農村產物，仍在國際貿易上佔相當重要地位。（如蠶絲是也），尤其是農村附業及各種手工業，更爲遠東輸出大宗。因此農業方面的雜誌，也同樣趨向到這方面來。如園藝，如家畜，反而佔了較多數。

一般農業綜合體裁的刊物，有博文館發行的「農業世界」，春陽堂的「農藝知識」，農村文化協會的「農政研究」，東京帝國大學的「農民文化」，都比較有名。

屬於報道及述評性質者，則有「帝國農會報」專門披露政府農政設施及各地農會之活動情形者。大日本農會之「農業」，及「大日本農報」，「蠶絲新報」「蠶絲界報」等，其編輯內容，亦多大同小異。

關於園藝專門方面而包括蔬菜，果樹，花卉一類的讀物，最有名的是石井勇義氏負責之「實際園藝」，養賢堂發行的「農業及園藝」，能兼實際與理論之長。日本園藝會主辦之「日本園藝雜誌」發刊殆四十有八年，資格最老。其次「中央園藝」「園藝之友」兩種，亦可作參考。

此外屬於家畜部門，有「家禽界」「鷄友」「雞之研究」「養鷄」「養鷄之日本」，皆專門研究養鷄技藝。關於養犬則有「犬之研究」「ドッグ」Dog及「犬界」三種。研究養馬者，只有「馬之世界」一種。

水產方面有「水產」及「水產界」「定置漁業界」三種。

其他有「耕地」「山林」「山林彙報」「農業與機械」「農業之日本」「畜產雜誌」「肥料研究界」「榾友」「病蟲害雜誌」等皆進一步專門刊物也。

× × + +

工業方面我們可以分四類介紹。

▲第一類

「工業雜誌」（明治二十五年創刊。今已四十五年，爲歷史最久者。現由竹內勤悉氏主編）

「工業日本」（爲新進一刊物。內容包括機械，化學建築等而有之。）

「工業調查彙報」（年刊五册，定價不明。爲工政會出版部所編。）

「工政」（亦工政會出版部機關刊物之一。）

「工人」（日本工人俱樂部之機關雜誌）

▲第二類

「建築世界」（內載歐美及日本各種建築圖譜歷史甚久。）

「建築知識」（以照片及設計圖爲標準，而研究實際建築的雜誌。）

「建築研究」（此以住宅建築爲中心的普通刊物。現由須籐眞金氏主編。）

「建築之友」（用通俗體裁，介紹平易的建築上一般知識。）

「國際建築」（主體在介紹國際間各種新興的建築圖樣。）

「新建築」（畫稿與文稿兼半的建築雜誌。）

「日本建築士」（爲日本建築士會出版之機關刊物，專門介紹論文者。）

「土木建築工學」（石橋絢彥氏主編。以土木爲單位之建築論文最多。）

「建築科學」（篇幅甚少，一通俗之刊物也。）

▲第三類

「化學工藝」（此刊頗有價值，既由西田博士主編。）

「工藝ニュース」News（由商工省工藝指導所主編。披露各種研究資料。）

「帝國工藝」（每月一冊，日金一元五十錢。論說與圖樣並收，爲有名東京高等工藝學校之刊物。）

「染織時報」（大日本染織物協會主編，論說與統計並重。）

「紡績與人絹」（討論紡織和人造絲的技術刊物。）

▲第四類

「電氣化學」（東京工業大學電氣化學協會主編。內載一般論文及報告。）

「電氣工學」（電氣工業及無線電方面之學術的刊物。）

「電氣之世界」（專門供給學生的電氣技術方面之普通知識。）

「電氣之友」（刊載電氣工學上之論文，及電氣事業上之報告等。）

「電氣評論」（京都帝國大學電氣工學教室主編。）

此外值得提出者，尙有工政會出版部之「機械」帝國發明協會之「發明」及「印刷雜誌」「住宅」「鐵道」「自動車界」多種。又「住宅與庭園」一種，今年三月號特輯「家具」方面之論文六十餘頁。四月號又特輯「家庭園藝」三十頁，堪稱後起之秀。

×　×　×　×　×

日本醫學在國際地位上，雖尙不及德國，但在遠東却擁有最大的威權。此地，我們簡略的提出幾種。

「醫學中央雜誌」，這是包括生理學，解剖學，衛生，藥學，各部門的綜合雜誌。篇幅較多，每期售日金一圓五拾錢。比較昂貴。

「生理學研究」此刊爲京都帝國大學國民生理學研究會發行，作稿者多該校師生。

「東京醫學會雜誌」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學術刊物之一。同時又是東京醫學界的權威雜誌。

「日新醫學」係日新醫學社發行，山谷德治郎主編，專門研討醫學學理者。

大阪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發行之「日本放射學會雜

誌」及東京帝大醫學部鹽田外科教室主編之「日本外科學會雜誌」均在醫學界佔有崇高地位。而金澤醫科大學發行之「犯罪學雜誌」及北里研究所主刊之「細菌學雜誌」亦擁有相當聲譽。

「神經質」與「腦」，同為研究神經病學，犯罪心理學，精神衛生學的唯一刊物。而日本體性學會主編之「性」，則更專門於「性」「愛」「慾」三者之分解與批評。關於兩性間之性交生活，均正式討論，毫無隱諱。執筆者多各大學生物學生理學教授，尤以各大醫院服務中之醫學博士的文章為最多。

關於衛生健康方面，尚有「健康公論」「健康時代」「健康日本」「健康之友」「日本學校衛生」五種。

治療方面，有板倉武博士編輯之「治療學雜誌」長尾折三氏主編的「治療及處方，」茂木藏之氏的「診斷和治療」。

屬於醫學新聞部門者，則有「醫海時報」「中外醫事新報」「實驗醫報」及「日本之醫界」（週刊）三種。

其他零星的刊物，有「榮養之日本」「助產和看護」「醫文學」「藥學雜誌」「臨床醫學」「漢方與漢藥」「血液型」「小兒保健研究」「食養」「產科與婦人科」「民族衛生」「白衣之友」「民族衛生」「博愛」「白十字」…………等等。

此外有所謂介紹中國文化，連絡中日兩國醫學界的「同仁」月刊，蓋即由同仁會發行。北平，上海，青島，濟南，各地之同仁醫院，即同一系統下之事業也。

× × × × ×

本文走筆至此，僅成其半，因篇幅關係，不能再寫，所有關於文藝，音樂，美術，詩歌，戲劇，電影，宗教，旅行，軍事，運動，婦女，家庭，兒童，等多方面的定期刊物，只好容後再行介紹了。

附言　本文內容，側重介紹，但言之未盡，如每種刊物之定價及出販所，均無法加上。諸君如擬訂購某刊，凡本文所介紹者，均可直接向東京神田神保町東京堂書店函購。



太平天國前紀

——道咸時之反清運動與洪秀全之淸黨——

謝興堯

一　前言

數月以來，總想作一篇關於天德王洪大全的文章，但終因這問題性質太嚴重，不敢率爾提筆。因爲由今天所看見的太平史料，都說洪秀全封洪大全爲天德王，都承認由道光末年的反清運動到洪秀全在永安建號稱王，只有洪秀全是一個最大至高的領袖。所以後來他爲太平天國的天王，其餘的人，雖然封王，都是他的臣下，而洪大全之被封爲天德王，也不過同東，西，南，北，翼五王楊秀清等的地位相埒。甚且有人本梁啓超的說法，根本否認說沒有洪大全這個人，幸而由故宮軍機處所存檔案內發現有洪大全口供，才把這個疑問解決。又有人說：（梁啓超的朋友中國近世秘史編者捫蝨談虎客）洪大全雖有這個人，但不重要，因當時賽尚阿等冒功，故意張皇其詞，說是獲到了逆首。不過賽尚阿當時是打了敗仗受申斥的，那裏還會冒功故意張皇？因爲有這些問題，所以我想作一點文章來辨明洪大全在那時所居地位的眞相。

但是大全死得太早，遺留的痕跡不多，同時有個嚴重問題，爲前人及當今史家所忽略過的，便是洪秀全與洪大全的關係，和他兩人在當時的地位。

我以爲大全是主張復明的，領導的是三合會，三點會，天地會等，他是秘密社會最大的頭目，他與洪秀全至少是平等的地位，也許在當時他在社會上的威望，比秀全還高。天德王的名號，是他自稱，或者是他部下擁護他所上的尊號，並不是洪秀全封他的，而洪秀全也決沒有封他的資格。

洪秀全則是主張反清自爲的，所領導的是拜耶教的上帝會等，大略言之，大全是「會黨」的首領，秀全是「教黨」的首領。

當時反清運動中，頭目很多，名號極雜，但多冒前明的稱號，大全秀全，不過其中之一而已。他們的目的（反清）既同，所以都彼此聯合站在一條線上，後來大全失敗勢衰，乃率其部衆合於洪秀全，由許多材料證明，這個痕跡非常明顯。到大全死後，秀全便大舉「清黨」，取消一切復明

的言論與行動。並且諱言未清黨以前的事實。所以在太平天國初起的時候，復明的空氣很濃厚，後來便寂然無聞，這問題比較重大，所牽引的範圍亦廣，前日與友人蕭一山先生談及此問題，他與我的意見有好些異同，他對於天德的稱號，還有進一步的假設。最初我本想作「天德王與太平王」一文，嗣後覺得這題目太狹小，不能敘述事實的前因後果，便不能明其分合的原委。乃改為現在這個題目，又感覺得太大了一點。

二　道咸時西南的社會與官吏

在洪楊叛亂以前，當道光中葉，已經是人心思動，盜賊蠭起，尤以湖廣諸地，最為厲害。至於人民反抗清廷的背景，固然是民族思想運動的興起，和滿清政治腐敗的激成，與夫人口過剩，天災人禍等。但是使這些叛亂由小而大以至於不可收拾，最大的原因則是「法敝民頑」。一般地方官吏，都知道亂事將作，而都希望亂事不發自我。以彌縫騷亂為能，敷衍太平為務，對於如何懲治盜匪，則視為畏途；如何撫輯人民，則非所注意。這種僥倖心理，敷衍政策，無形中暗示社會上的奸民，增加他們作亂的勇氣。由當時名人的文集或書札裏，可看見許多文章是討論這個最嚴重社會問題的。由此便知道大亂前夕的社會是如何黑暗，官吏是如何貪汚，愈積愈烈，已經走入不可救藥的途徑。曾國藩為人，素稱穩健，其與徐玉山太守書云：「二三十年來，應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盜案命案之首犯，皆得逍遙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粵匪之橫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搶風起，各霸一方，淩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為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橫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帖，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國藩目覩當時情勢，欲力矯其弊，故不覺發此激烈之言。則當時官吏與人民彼此玩法，可以想見。又咸豐二年廣西巡撫周天爵致二南書，痛論當時大局情形，中有最精闢的話，他說：「試觀今之天下，以偽飾姑息壞乎？以除殘去暴壞乎？平心論之，得失明矣。今之禍根，不止一省，而粵西為最。兩粵土廣，民惰而愚，土著客民，仇隙日深，至結黨互殺，而黠桀出於其間，嘯聚成羣，以千數以萬數者多矣。沿切左右江數千里之間，其始激於州縣不為理其曲直，而下民嗟怨。邪教見民寃抑之狀，倡為蠱惑之辭，而世風披靡矣」。（按李圭注：二南不知何

人，是書乃得自上海傳鈔。）由此便知道洪楊起事前兩廣的局勢。至於洪楊等之得以起事，及其裹脅之速，尤爲當時庸懦的地方官吏所釀成。那時名流龍啓瑞上梅伯言書，暢陳釀亂情弊，更爲眞切，其中段云：「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担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眞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埸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旨意，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輙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金田會匪，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旨意者也。當其時馮雲山，（太平天國南王）韋振，（即北王昌輝）胡以洸（丞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門，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闒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龐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瞬至鉅萬，團練弱，且嗛官兵之莫爲助，遂擧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宮中者如此」。啓瑞即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狀元，所以他述說洪楊起事的原委，如此懇切。洵爲洪楊初起時候的珍貴資料。由此知道在太平方面，固爲乘機幸成，在清廷方面，實堪痛恨其大小官吏之柔懦腐敗，致使星星之火，竟至燎原。又當時桂撫鄭祖琛，他是爲人最好，誤事最大，在廣西有佛婆之稱，每一囚犯判處死刑，必親誦金剛經一遍，秀全等借傳敎爲名，圖謀不軌，被人控告，桂平縣令賈某搜獲入敎名冊十九本，及眞言寶誥等書甚多，於是洪秀全，馮雲山，胡以洸等，都被誘禽入獄，地方官吏均主嚴辦以弭亂源。和其他逆首共三百餘人解省正法，而祖琛躬一日之力，諷誦經二十餘遍，正法二十餘名。其餘以苦於誦經，勸令紳士各保十四而釋。秀全出獄後即反。（見髮逆初紀。）像這樣迷信誤事的人，身任封疆大吏，則亂事的蠭起，也是必然的了。

三　洪秀全之前驅

洪秀全之得以起事，由於地方官吏之太庸弱，已如上述。而桂撫鄭祖琛尤為粵西事變負咎最大之一人。倘當時官吏稍加防範，則洪楊諸人早已正法，何致再為叛逆？不過洪楊以前，自道光二十年以後，西南會匪，已各地風起。蓋當時吏貪稅煩，民不聊生，遂以燒香結會為名，聚衆抗拒官府。諸股之中，以湖南新甯李沅發為最大，李亂粗平，秀全即接着與起。考李沅發之為亂，因湖南官吏抑價平糶，民不得食，李乃煽衆揭竿而起，于道光二十九年，率會匪入城，殺邑令萬某，開庫放囚，聲勢極盛。湘軍名將彭玉麟，這次便以生員從軍討李，不久沅發被禽，黨徒奔散各處。那時除李沅發外，尚有劇盜羅巢德，亦極猖獗。其他由湖南竄入廣西的大股，有大頭羊，大里魚等。小股有雷再浩等，盤踞各地。最著名的，廣東有狗頭山化名為朱九濤，李丹諸股；慶遠有張家福，鍾亞春；柳州有陳亞貴；武定有劉官方，梁亞九；象州有區振組；潯州有謝江殿；這些都是那時有名的敎匪或敎匪的頭目。大股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他們雖然沒有成就大事，但他們都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前驅，都是給滿清政府政權上的一種打擊。所以不久洪秀全一起，提出鮮明的政策，很迅速的便成功，精神與性質，都是得到他們極大的幫助。

四　天德王與太平王

上面所舉的那些頭目，大半都是秘密社會中人，據咸豐元年九月程矞采奏，（原稿藏北平故宮文献館），謂「朱九濤自稱太平王，李丹自稱平地王，張添佐自稱徐先王」。先不管朱九濤是不是有這個人？或者有這個人而他是否曾稱太平王？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各地匪首，都是自己稱王建號，並非有個總頭目在上面來分封他們。又因為他們中間有會黨與敎黨的分別，於是他們彼此的分合，也沒一定。李秀成供狀說：「天王到金田，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在大黃江口為賊，即入金田投軍。該大頭羊到金田，見拜上帝人不甚强壯，故未投入，後投淸朝向提台。至羅大綱與大里魚兩不相和，後羅大綱投之」。即此便足看到當時股分的複雜，而大家都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誇張氣概。所以我們要把洪大全與洪秀全他們二人當時的地位來分析證明，要揭開歷史的眞相，因為這與那時期的革命思想極有關係的。大概言之，道光中年的長江南部，除了上述那些許許多多的頭目外．起事比較後些，聲勢比較大些，有主義，有政策，為朝野所注目的，便是洪大全，洪秀全兩派。一派是徹底復明，以三合會為憑藉，一派是藉口復明，以上帝會為依歸，其實都是秘密社會。因此關於天德王與太平王的關係，應該重新辨明的有幾點，茲舉之如次：

1像的問題。　我們看明心道人「髮逆初紀」，和道咸時疆吏的奏報．他們有個絕大的錯誤，便是當時把朱九濤，洪秀全，洪大全這幾人弄不淸楚，往往將彼此混為一談。所以常常看見說洪大全便是洪秀全；又說洪秀全姓朱；朱九濤稱太平王，這可以怪那時候的偵探不行。但是現在的中外史

家，仍然有個一致的謬說，（也可說是中國史家跟着外國史家錯的。）則是把洪大全的像，都說就是洪秀全，差不多已積非成是。于是凡是太平史或近代史上，卷首總有天王洪秀全像，但稍爲留心的人，便可以辨別出那不是洪秀全。

原來洪大全起事的時候，在湖廣各地，遍發傳單，以「天德」爲年號，頗爲當時中外所注意，認爲這股逆匪，非同小可，有法國人便作「天德」一書，卷前插有洪大全像，下署「天德」，致其像之來源，今不可考。後來日本史家稻葉君山撰「清朝全史」，書首所插的圖像甚多，便把「天德」的像印入，惟將原署「天德」二字抹去，易以「洪秀全」三字，于是「天德」遂變爲「洪秀全」矣。這是書傳到中國，凌善清編「太平天國野史」，王鍾麒撰「太平天國革命史」，都取此相，稱爲天王，而一般人便公認這是洪秀全的遺像無疑。我們看那像衣冠是明制，相貌不過三十左右，並無鬚髯。而太平天國的儀制，帽子是風帽，衣服尚窄小。洪秀全沒有穿過明朝的衣冠。況且秀全的年歲，當時是四十二三的人，據「賊情彙纂」，「蠻氛滙編」，「粵匪雜錄」，各書所載，都說秀全是「身長面闊，高顴黃鬚」，則與今天所公認的洪秀全相恰恰相反。而「洪大全口供」，他死的時候才三十歲，這像本署名「天德」，當然是大全無疑。用不着再求證明了。

2天德與太平之由來。 洪大全之稱天德王，與洪秀全之稱太平王，都有他們的用意，都想借「復明」來成就他們自己的事業。因爲由滿清入關後，漢族的民族意識非常發達，各地秘密社會的組織，以反清復明爲口號，便是事實的表現。當時朱九濤之冒姓朱，大全秀全之冒姓洪，都無非想藉「洪武」或「朱明」字樣，來號召羣衆。如咸豐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賽尚阿，鄒鳴鶴奏「査復會匪朱九濤等由」，中謂：「朱九濤，洪秀全，乃其詭託前朝後裔，洪字即假洪武字樣，以爲煽惑之由，此等兇邪，姓名本無一定」。由他們姓名的假託，進而證明他們的建號，也是假冒前朝，或與前朝有關的名字。現在先說洪秀全稱太平王的由來。蓋秘密社會中重要地址，即稱「太平」，如在秘密結社的地方關門口，懸有虎頭牌二面，一面上寫：「太平重地，禁止喧嘩」。一面上寫：「兄弟細査，恐防有風」。（即走漏消息之意）出入的時候，還有問答口號，如今日軍隊裏戒嚴時的口令一樣。守關者先問，「船（非實船）到何處？答太平圩而去。問太平圩中乜（什麽之意）東西？答有一小滙凹。問滙凹中乜物件？答有渡兩板橋。問橋乜物造的？答左銅右鐵。問有何爲證？答有詩爲證。二板橋頭佛化身，左銅右鐵不差分，朱家造就洪家過，不過此橋是外人」。所以在秘密社會中，他們以「太平」來代表會所，故有「太平重地」，「太平圩」之名，洪秀全最初是在秘密社會活動，于是改姓洪稱太平王，後來由太平王進而稱太平天國，都是想來愚弄羣衆，使社會上無形中承認他是領袖，因爲他與朱明有關係。

至于「天德」的來源，萬大洪告示裏，有「天德」年號

，當時又有稱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裏，除稱天德癸丑年外，文中並有「我大明天德皇帝，體天行仁」的話，可見那時一般傳說，必定有一位明朝後裔，稱「天德皇帝」者。但是這個人究竟有無，殊爲疑問，或者是秘密會黨中人，故意抬出一個明朝皇帝，來招納人心。洪大全他是三合會的首領，乃借天德作自己稱號。同洪秀全稱「太平」，是一樣作用，都是假藉前朝的名義，以增高自己的地位。

3秀全與大全的地位問題。 上面說過洪大全之稱天德王，決不是由洪秀全封的，可以由許多材料來證明。第一我們先證明洪大全在當時是另外一股而非屬於洪秀全。「中國秘密社會史」云：「金田起義後，貴縣林鳳祥，漢陽萬大洪，衡山洪大全等來歸，勢大振」。又云：「是時三合會各頭目有武器者，一歸秀全軍，然以其敎義相異，不久輒散去，惟廣東羅大綱從之」。由此可以知道大全所領率的秘密會黨，在未失敗以前，與洪秀全是有聯絡，所謂來歸，即是諸侯來會的意思，他們那時在地位上，並沒有高下的分別。第二我們證明天德王不是洪秀全封的。據賽尙阿咸豐二年三月十一日奏，他說：「全玉貴向前將賊目禽獲，審係賊中大頭目，自稱天德王洪大全，與洪秀全爲兄弟，賊中呼爲萬歲，所有逆謀劃策，俱伊一人執掌，洪秀全坐享其成。知爲賊中首要逆犯，該逆大夥必死命來奪，旋即遇賊大隊撲來，大呼還我天德王，否則拚命決一死戰」。又說：「又傳聞洪秀全入永安後，曾邀來天德王入住城中。又聞賊中有一湖南和尙；與洪秀全伎倆相等，兼通兵法」。奏中謂秀全入永安後，邀來天德王，既稱邀來，則必係另外一枝前來援助，而大全之稱天德，尙在秀全未入永安未建號以前，其非秀全所封毫無疑問。且賊中既呼爲萬歲，則其非臣下更可知。大全口供亦說：「所有手下的人。皆稱我同洪秀全爲萬歲，我叫馮雲山等，皆呼名字。去年閏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我同洪秀全於初七日才坐轎進城的，止有我兩人住在衙內正屋，稱爲朝門，其餘的人，皆不得在裏頭住」。由當時的奏報，和他本人的口供裏，很明顯的，他的地位，是與秀全相等平行，他兩人都是萬歲，都住在正屋朝門內。從上面這許多証明，對於大全在當時的地位，可以說得到了一個簡明的認識。

4復明派的消滅。 洪秀全最初本由秘密社會出身，後來組織上帝會迷信耶敎，無形中與秘密會黨分離。但他們在「反清」的大原則下，仍然彼此呼應聯合。大全失敗後，受秀全之邀與他會合，而他依然有他的部衆，在太平天國有名將領中，如林鳳祥，羅大綱，曾玉秀等，他們都是三合會中的人物。大全所領率的三合會，其會章便是「反清復明」四字，所以當太平天國初建國的時候，復明的思想很盛。及大全被禽，秀全大舉清黨，並宣言「清朝固須打倒，明朝則不能恢復」。楊秀清主之最力。於是有人疑惑說大全之被禽，是楊秀清的詭計，故意叫他留後受禽。看他的口供，和他臨死時尙駡秀清不已，則這種懷疑也很具理由。總之大全死後，太平天國裏的復明派，便逐漸消滅，而天父天兄的名詞，更爲興盛。這不能不說是當時革命動向中的一個轉變。

魯迅創作中表現之人生觀

——魯迅批判之五——

李長之

一

倘若我們試一留神的話，將見魯迅的小說的結局差不多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往往關於死。阿Q不用說了，是在「耳朵裏嗡的一聲」裏，「團圓」了；孔乙己是「我到現在終于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藥裏瑜兒死了，雖然墳上憑空有了花圈；小栓吃了人血饅頭，也終于死；明天裏單四嫂子的寶兒「也的確不能再見了」，結局竟是那末寂靜而且淒厲，「只有那暗夜爲想變成明天，却仍在這寂靜裏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裏嗚嗚的叫」；白光裏縣考失敗的陳士誠，金子似乎沒掘到，也終於在萬流湖裏成了浮屍，「十個指甲裏滿嵌着河底泥，」因爲他曾在水底裏掙命；祝福裏祥林嫂先是阿毛被狼吃了，結局她在全魯鎮祝福的空氣中，却也在奚落和厭笑裏死掉了；示衆當然是一個囚徒的被殺；孤獨者裏的魏連殳，也是「以送殮始，以送殮終」；傷逝裏子君，不用說，又是「你那，什末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就是在兩篇只是散文的東西裏，也依然是弱小生命的夭亡，兎和貓，死的是小兎，鴨的喜劇，死的是些小科斗；——所有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着魯迅一個思想的中心，在他幾經轉變中的一個不變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說，是他自我發展中的背後的惟一動力，這是什末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學的人生觀：人得要生存。

二

他的一切奮鬥，一切抗戰，一切同情，都似乎出發自這個思想中心。

他攻擊舊禮教，他攻擊封建的傳統文化，爲是「吃人」。換言之，就是爲它反生存。以和舊的毒害的搏鬥論，他確乎是戰士。用文藝的形式，而開始其戰績的，似乎就是現在弁首于吶喊這集子的狂人日記。他明明白白地是站在生物學的觀點來說教！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眞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吶喊，頁一五）

我偏要對這夥人說，「你們可以改了，從眞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卽使生得多，也會給眞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了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頁一七）

這骨子是進化論。以這為出發，他的戰法就採一種掃射的了，在吃人的社會中，歷史是吃人的紀錄，道德是吃人的藉口，醫藥和政治，不過是吃人的護符和圈套。

這時他開始攻擊這養育於吃人的社會中的國民性：殘忍，卑怯，模糊，以及那掩過飾非的狡猾的世故。「他們這羣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這是他頂咒恨的。「獅子似的凶心，兎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此後便成了魯迅慣常的用語了。

在積久的重壓之下，志士的憤慨，大概誰也可以想像得出的。然而倘如我們攻擊的是刀槍，倒也罷了，因為無論如何，勝負總有個分曉。甚而倘若我們攻擊的是水，是火，縱然失敗，也還壯烈。獨獨倘若我們的敵人有而若無，是棉花，是皮球，是腐土，並不和你對陣，不過有的是彈力或韌性，這就使你最爲沮喪了：

「對麼」？

「這等事問他甚麼。你眞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爲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吃；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頁一三）

就這一端，能不令人感到寂寞麼？先不用說伙伴們的單薄。「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悲哀，是智者的悲哀呢，還是仁者的悲哀？我想恐怕倒是後者的。

魯迅以他的極大的同情，而領略着這些可詛咒的殘忍，卑怯，模糊，狡猾者的靈魂的深處。

三

然而，狂人日記是作于一九一八年的四月的，過了七年

，就是一九二五年的三月，他創作了長明燈，愚妄的人們對于改革者的迫害却並沒有兩樣。

這時，不用說，魯迅在憐憫與咒恨的交織之中，是更陷子悲觀了。然而這却是無可責難的，因爲文藝要求眞，無病呻吟固然要不得，有病而不呻吟也，是無需的。

反而，在眞的文藝之中，我們可以給改革者以勇氣和安慰，雖然這不一定是一篇文藝在執筆時所企求的。

愚妄的人們對改革者是玩弄的，他們不惜用種種方法，擋了改革者的眼，以維持舊局。長明燈無疑是有種象徵的意味在，這就是中國的精神文明，爲魯迅所久已攻擊着的。改革者要吹熄它，愚妄的人們的辦法，却先是把長明燈用厚棉被一圍，圍得漆黑了，再領他去看，看不是吹熄了麼！這樣就似乎彼此相安下去，直到現在對中國古文明所要以被圍之的恐怕也還數不在少。因此我們知道要維持舊局，走上死路的人，頭腦倒不是單簡的，然而總用之于阻遏改革的方面。

同時，也頗勇猛，例如闊亭說：「去年，連各莊就打死一個！這種子孫。大家一口咬定，說是同時同刻，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後來什末事也沒有」。自然，這種勇猛是專施向弱者的，而且終有所怕，所以我們終不能不仍稱之爲殘忍中的卑怯。

長明燈的改革者倒底因爲祖父捏過印靶子，所以沒受到這種待遇，却是被關起來，又因爲誰對於地方也是不肯借用的，結果就關在廟裏。這就眞眞正正沒有事了，這便只有改革者的口號被孩子們編入兒歌裏，唱要去了。

這裏是改革者的迫害，和稚小者的可憐：七年前的狂人，現在還是被人稱爲瘋子，受的待遇也還是幽囚，七年前所要救救的孩子，現在却還是沒救得着。

魯迅在七年前的感慨：「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淸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處，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麼」？現在依然是可用于作長明燈時的心情的。魯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爲大多數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銳敏地看到和事實相去之遠，他能不感到寂寞麼？

在寂寞裏一種不忘求生的呼求和歎息，這就是他的文藝製作。

王百穀的書牘（上）

江寄萍

兩般秋雨盦隨筆中有一節記王百穀的詩云：『王山人百穀詩云：「山上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有人戲效其體嘲之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卜翳爲花。」聞者絕倒。蓋王時患惡瘡，而一目又微障，故云。』這兩句詩極盡嘲罵之能事，不過這不能算作王百穀的什麼短處，我們批評他也不能拿這作爲口實，我們要知道的，是王百穀的文學。是凡讀過袁中郎的尺牘的，大概對於王百穀都知道的，袁中郎是非常看得起他的，他給百穀的信云：「衙齋荒寂如野寺，幸二老不棄，時復見枉，奇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又云：「每逢吳儈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尙賴此老撐持也。」從這一函可以見袁中郎之推崇他了。

明末的文人，很多是寄感慨於閒適的，王百穀，袁中郎等都是一流人物，大概在先都是很憤慨，對於國事，大有持劍請纓之懷，但我們知國事也絕非一二書生所得挽救的；所以後來便慢慢流入於消極，由消極而轉入閒適，這一點我們從明末文人的文章中便可以看得出。王百穀也是這樣。他與凌常州的信云：「頃再遊武林，武林非人境，獨湖上數峰青白耳。方今吳越財富半天下，乃越受兵，吳受水，兵者爲豺狼，水者爲魚鱉，黔首孑遺復幾何，嫠安得恤其緯乎？」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國事的憤慨了。百穀的境遇很不好，然而他頗會窮開心的。「僕漸老，家益窶，無他長物，惟齋頭青松謖謖，有秋江八月聲，支離乃似僕。」又云：「雨急如炎夏，風淒如寒夜。病妾裝綿半臂，弱女乃問鴛鴦瓦溝霜幾何。獨老王生尙能坦腹臥東床，不減少年狂態耳。齋頭寂寂，若長干破寺，壁間梅沙彌蓋，淋漓欲出雲，足下來共賞之。」這種窮開心，眞不能不佩服他襟懷的豁達了。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至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一)外交：河北問題，我方接受日軍要求，已告一段落。日軍飛機逐日均飛來平津保一帶偵察，關黃于各軍均已開拔。主持河北交涉之何應欽自入京後，迭與中央各要人報告經過，黃郛王克敏亦由滬入京，參與會議，黃因病不能北來，政府以王克敏代理，王已起程北上，主持一切。察北事件，自經秦德純在津與日軍折衝，日方條件，亦已接受，政府並下令免去察省主席宋哲元之職，由秦代理，察事再經一度接洽，即可了結。本週日英大使呈遞國書，亦外交上盛典也。(二)剿匪　本週剿匪形勢，朱毛一部雖與徐匪合股，國軍已完成包圍聯絡，北起松潘，南迄康雅，構成網形陣線，南北兩路軍事，均屬順利，北川寶興亦已次第克服，匪區縮小，不難早日肅清也。(三)粵局與海軍近來謠傳兩廣當局對中央態度，有如何如何之風說，陳濟棠已聲明否認，兩廣代表葉琪之入川謁蔣，可知兩廣與中央關係，較前似更進步，至海圻海琛兩艦之駛出粵海，係屬粵省內部問題，與大局無關係也。

本週國外大事，英德海軍談判，已成立妥協，英將準備召集海軍軍縮大會，法義對英態度，已起反感，日本亦不贊成德俄參加海縮會議。英新閣成立之初，即成立英德海軍協定，進一步將進行東歐公約天空公約，解決義亞糾紛，派艾頓赴法，負折衝之責，英對歐局政策，此後殊可注目也。美國復興軀殼案，已通過國會，延長至明年四月一日，羅斯福總統近又向國會提出加重所得稅案，實行均富政策，以制止社會之不安，羅斯福與國會關係，今後更爲複雜矣。

國內

河北問題與察事

本週河北問題，自何應欽到京後，迭與中央要人會商，黃郛王克敏亦由滬至京與議，黃郛因病不能北來，中央以河北需人主持，行政院十八日開會決議，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商震兼代天津市長，日方連日均派飛機飛平津保一帶視察駐軍開拔情形，謠傳日方將在華北樹立獨立政權之事，日方已否認，至於察北事件，自察哈爾民政廳長秦德純來津與日軍交涉後，已承認日方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亦經中央免職，宋於二十日來津，英美對中日間交涉，已密切注意，至傳政府命駐外公使向九國公約國報告北方局勢，據外交部宣稱，並無此事，總之目前中日情勢，較上週緩和，此後且看日方態度如何耳，茲將各情錄後，

何應欽到京報告

何應欽自十三日晨三時離平後，取道平漢轉津浦，沿途視察，始於十五日晨六時到京，中央要人均到站歡迎，下車後，赴汪院長宅早餐，並報告河北事件經過，午後訪中央各要人，十六日晨黃郛王克敏亦由滬趕到，下午三時何黃王同謁汪對河北事件，一度傾談，北平軍分會以何去京後，會務亟待主持，全體委員聯名電何，請早日北返，

王克敏代黃北來

汪何黃王會談結果，黃因病不能北來，由王克敏代黃，行政院十八日會議，決議，黃郛因病未能視事，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派商震兼代天津市長，國府亦於十八日明令發表，黃郛當晚偕王克敏赴滬，王二十日由滬來平，

察事談判之經過

察北事件，自察民政廳長秦德純來津與日軍交涉後，已有結果，日軍對察事提出四項要求，(一)道歉(二)撤一三二師參謀長職(三)懲一三二師軍法處長，(四)今後日人赴內蒙旅行予以便利，我方均已應允，日軍駐張聯絡員松井十七日由津飛長春向關東軍請示，行政院十八日開會時，決議察省府主席宋哲元免職，以秦德純代理，十九日始行發表：具見此中之曲折，宋哲元免職令發表後，民政廳長秦德純十九日深夜乘專車返張垣，宋氏以察省負責有人，於十九夜離張垣來平，宋秦兩氏會於康莊站晤面，談約二十分鐘，秦氏專車北開，宋氏則搭車南來，二十日晨到平，下午一時來津，其所統二十九軍部隊，暫由張自忠負責統轄，

宋哲元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十七日發表聲明，否認有在華北樹立政權之意志，又謂日本軍方並非要締結一關於華北之軍事協定云云，

日關東軍之表示

關東軍十七日開重要幕僚會議，板垣參謀副長以下各參謀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察哈爾特務機關員松井中佐等均參加，關於華北時局善後策及察哈爾事討論至五小時之久，至拂曉午前二時始散，其意見㈠對於華北問題，國民政府已容認日方要求，積極實行，故時局由此告一段落，㈡對於察哈爾事件由土肥原少將與松井中佐，與責任者宋哲元交涉，處罰非法監禁事件之責任者，㈢關於華北調整關係，確立和平之具體的對策，漸次求其實施，據



秦德純

長春十九日電通社電云，關東軍當局以河北問題已告一段落，故命石本第二課長依談話形式，作如下之發表，『在長春會議中，已由日駐軍參謀聽取現地狀況報告，並協議今後應採方針，現事態既已如我方所希望方面前進，則我方自不欲出於更使事件擴大或平地生波之舉，關於察哈爾問題，以華北日駐軍所提要求，殆已完全被華方容納，刻正在着手實行中，故東軍接洽完畢，已於十八晚十時由長春出發赴津，其所携對華根本策如次，(一)關東軍及華北日駐軍當聯成一體，而在軍事協定範圍內，謀華北問題及察哈爾問題善後對策之萬全，並嚴重監視今後華方態度，(二)軍方當與外務省協力對國民政府之排日主義，施以根本糾正云，又酒井回抵天津後，將召開平津滬漢及張家口濟南並青島等地駐在武官會議，而圖依駐外軍部之總意，以達到其所抱之目的，

英美對遠東態度

自河北問題發生以來，英美雖未表示明顯態度，但不斷予以密切之注意，英大使十五日十九日兩訪外次徐謨探詢冀察外交事件，我駐美公使施肇基亦於十三日訪美副國務卿費烈勃斯，談話內容不詳，十七日英國駐美大使林德賽與美副國務卿費烈勃斯會談，據華盛頓十七日電稱，英大使與副國務卿會談，據聞意在對於河北事件使英美雙方能獲得同一的態度，會後二人均未發表談話，惟英大使承認，會經討論中日情勢之兩方面，美國務部確稱，此項討論主要注重事實，結果並未決定作任何確定的外交行動，民主黨參議員金氏頃向參院提出一決議案，允可對華外交委員會決定日本之對華政策是否違犯非戰公約或九國公約云，又倫敦十七日電，本日英外長賀爾在下院發表關於中國目前情勢之簡短宣言，氏稱，因各種原因，致令世界經濟蕭條對華之影響，展緩發生，惟已往數月來，中國經濟情勢，無疑的已遭遇困難，近頃銀價之增漲，更令其情勢趨於複雜，英政府現正以密切同情之態度，注意此項發展，並決定派英政府領袖經濟顧問李滋羅斯氏早日赴華，貢獻意見，中國雖有金融風潮發生，但近月來之政局則頗爲順利，秩序與安定頗有進步之象，中央剿匪勝利，於政權之擴張，頗有裨益，惟在已往二週間，河北情勢頗不安定，關於詳細消息，頗有盾矛之點，情勢有劇轉可能，在大體上，當地日當局似對於反日人物或機關會提出交涉，中國地方當局已採取因應辦法，惟有某某點尙未解決，似仍在地方當局談判中，關於河北最近之發展，渠會與駐中日兩國英使有電訊往來，並由彼等與中日政府接洽，此項電訊之往來，現仍在繼續中云，

又前傳美國將撤退天津駐軍之說，美已否認，據華盛頓十四日路透電，國務院人員，今日否認東京所傳美國因華北局勢將撤退駐津步聯隊之謠我方擬於今後嚴重監視其實行情形，』又華北日駐軍參謀長酒井，因與關

言，謂美當局從未議及調動駐津美兵問題，並對此種謠言表示甚大之驚詫，又倫敦十四日電，英國政府並未考慮撤退平津英國駐軍，更否認因爲日本行動之結果，英國使館遷往南京之說，但某一時期曾表示使館遷移，乃爲外交上之便利與現在局勢並無關係，

十九日英外長之代表在下院宣稱，頃正等候續來之報告，關於日本最近在華北之行動，日政府是否違犯九國公約，目前尚不能確言，惟現正向日政府探問某某數點云，泰晤士報二十日載稱，「北京歷史中最近之危機，僅能證實此種印象，即在該地維持英國大使館，乃一時代錯誤」，該文主張英國外交重心應在中國中心之南京，「北京已成過去光榮之博物館，乃一毫無防衞之邊城，將逐漸失去其重要」，該文更討論華北局勢，謂最近中日關係之結果，中國權力又受一慘重打擊，該報又謂，日本軍人行動與外務省之意願相反，日本外交家將不駁斥軍人干涉外交之結果，則甚確切者也，

日英大使呈遞國書

自中日兩國將使節昇格後，英美等國繼之，日本駐華大使仍以有吉明昇任，有吉前回國請訓，本月初由日動身，十二日到滬，十三日入京，十四日呈遞國書，英使賈德幹亦奉英政府命升爲駐華大使，十二日由平飛京，十五日呈遞國書，此爲外交上之一盛事也，茲錄誌如次，

日本大使呈遞國書

日使有吉十三日到京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覲見國府主席，呈遞大使國書，國府備大禮車派參軍毛仲方於上午十時赴有吉行館親爲迎迓，有吉到府後，稍事休息，由典禮局長入啓主席出臨禮堂，立於正中，文武各官依次排立兩側，典禮局長旋請有吉大使入覲，有吉入禮堂門向主席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主席前又鞠躬立定，主席一一答禮，有吉大使開始致頌詞，既畢，由預定譯員有野秘書走出行列，向主席譯漢，譯畢有吉大使呈遞國書，主席收受後，將國書轉交外長，開始用華語朗頌答詞，既畢，由外部預定譯員黃克綸翻譯，既譯之後，主席與有吉大使握手接談，由典禮局科長劉迺蕃進前傳話，主席最先問訊日本國大皇帝健康，寒暄片刻，有吉大使告辭，主席再與有吉握手，有吉大使立正，向主席一鞠躬，步步退後，至堂中再鞠躬，退至禮堂門口，又鞠躬退去，主席一一答禮，禮成，典禮局長及招待官引有吉大使再入接待室，此時外長及國府文官長參軍長等同時入接待室，與外賓周旋，有吉大使告辭，與外長等握手，再由招待官送至有吉大使上車處，其派赴使館之迎迓員，仍陪伴有吉大使乘坐原車送回行館，

▲**日使頌詞** 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此次任命本使爲駐剳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茲將本使就任國書，呈遞於貴主席之前，至爲榮幸，竊維貴我兩國，宜敦睦誼，乃自然之理數，而國交愈親不獨足以增進兩國國民之福祉，實爲完成東亞兩國使命之基礎，我國政府對此深爲致意，冀於增進兩國政府及國民間互相之理解，以成就其使命，跂望不已，本使此次奉命爲初任大使，來使貴國，期望本此目的，竭盡棉力，深盼貴國政府予以協助，俾得完成其職責幸甚，謹祝貴主席政躬康泰，貴國國運昌隆，

▲**主席答詞** 大使閣下，本日貴大使奉貴國大皇帝任命爲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呈遞就任國書，本主席接收之餘，至深愉快，貴大使以駐中國公使熟審兩國情勢，晉升第一任駐中國大使，尤爲歡迎，凡可促進兩國之福利，以鞏固世界和平之基礎，國民政府無不竭力謀其實現，貴大使亦必樂予合作，至於職務上所需之便利，當隨時予以協助，俾貴大使完成其使命，順祝貴國大皇帝政躬康泰，貴大使旅祉綏和，

駐日蔣大使遞國書

中國駐日首任大使蔣作賓，於二十日午前十時偕同大使館武官蕭少將以下八名館員，坐乘日本宮內省預備之儀裝馬車，在近衞騎兵儀仗之下，由二重橋正門入宮，十時半進入鳳凰間，在廣田外相侍立下，晉謁日皇，呈遞國書，日皇受納後，交於廣田外相，然後引見同行之館員，正午並於豐明殿招待蔣大使夫婦，

英大使遞國書禮節

英駐華首任大使賈德幹，於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赴國府覲見林主席，呈遞國書，國府備大禮車一輛，派參軍處參軍毛仲方，典禮局科長劉迺蕃於規定覲見時之前一時，由國府出發，代表國府赴賈德幹大使行館，親爲迎迓，前赴國府覲見，招待官於賈德幹大使下車處迎接引入接待

室，稍事休息，由典禮局長入啓主席，主席着大禮服偕參軍長出臨禮堂，侍從文武各官分列東西兩行，外長及外部翻譯人員立於主席右側，布置既定，由典禮局長請賈德幹大使入覲，即由典禮局長及招待官陪入禮堂，賈德幹大使入禮堂，向主席行禮如儀，主席一一答禮，賈德幹大使開始頌詞既畢，由古克滿參事走出行列，向主席譯讀漢文，譯畢，賈德幹大使呈遞國書，主席收受後轉交外長開始用華語朗頌，答詞既畢，由外部唐榴翻譯，既竣，主席與英大使握手接談，由典禮局科長劉迺蕃進前傳話，主席最先問訊英國大皇帝健康，寒暄片刻，英大使告辭，主席再與大使握手，並如儀行禮退去，主席一一答禮，禮成，典禮局長及招待官引英大使再入接待室，此時外長及國府文官長參軍長等同時入接待室，與外賓周旋，英大使告辭，與外長等握手，再由招待官送至上車處，其派赴大使行館之迎送員，仍陪伴英大使乘坐原車送回行館，

▲英使頌詞　英大使賈德幹頌詞譯文如次，『主席閣下，本大使奉本國大君主陛下特派爲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遵將就職國書，恭遞於貴主席之前，不勝榮幸，本大使同時奉令代達本國大君主祝頌貴國國運興隆，及景仰貴主席之誠意，此次特派大使駐華，以表明本國大君主及政府對於貴主席及中華民國國民之好感，並以顯其對於兩國之實際利益，確有合作之注意也，年前仰蒙接見，本大使曾以貴我兩國間講信修睦之願望，披誠臚陳，幸經實現，茲幸獲此良機，願向貴主席再行陳明，嗣後定當繼續努力於鞏固兩大國間幸有之睦誼也，』

▲主席答詞　大使閣下，貴大使奉貴國大君主之命，本日以英吉利國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資格，親遞就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無任愉快，貴國大君主對國民政府及本主席之盛意，本主席至深感荷，特乘此機代表國民政府及本國人民，煩請閣下代陳祝頌貴國大君主政躬康泰，貴國國運昌隆，本主席亦以爲中英兩國使節升格，爲彼此友好之明証，及重見相互合作之表示，閣下榮膺英國駐中國首任大使，本主席躬與接待，尤增欣慰，貴大使前此代表貴國，奉使我國，促進邦交，努力匪懈，本主席Deleted深信中英兩國素有睦誼，今後將愈臻親密，貴大使完成此項使命，國民政府及本主席必予以協助，此則可爲貴大使奉告者也，

蔣勸民衆協助剿匪

剿匪軍事，自朱毛與徐匪急圖合股川西後，蔣委員長在蓉指揮各軍進剿，并發表勸告民衆書，應協助剿匪，列舉努力辦法六項，徐匪一部在北川者已向開平壩潰退，其在茂縣汶川者，其先頭部隊，已竄懋功，與後部已失聯絡，朱毛殘匪自在蘆山以北擊潰後，竄寶興懋功，先頭已過大硝磧，茲將本週剿匪消息述要如次，

蔣發表勸告民衆書

蔣委員長十四日發表勸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協剿赤匪書，內稱朱毛殘股與徐匪急圖合股川西，冀作垂死掙扎，察其最後潰散之末路，不外橫竄康青北向甘陝兩途，刻正親督諸軍加緊圍剿，務於短期內悉予殲除，望各省民衆，急起協作，其應努力之辦法，計有六項，（一）編組保甲，淸査戶口，實行連保切結，以淸潛匪，（二）整理地方保衞團隊，編組壯丁隊，成立剿共義勇隊，充實自衞所能力，（三）組織偵察網，盤査哨守衞隊等，並担任通信聯絡，增加防剿力量，（四）建築碉堡，興修公路，厲行封鎖，必要時集中糧食，堅壁淸野，（五）與剿匪官兵聯絡一氣，民衆間互相宣傳，（六）勵行新生活運動云，又川康總指揮劉文輝於十四日由漢源入成都謁蔣，十八日蔣復召劉垂詢西康情形，剿匪經過，及今後對西康開發經過，蔣又令駐在雅屬各軍暫歸楊森指揮，中央軍孫元良師全部約一萬四千餘人，已由萬縣移駐重慶，

蔣於二十日晨十時，在行轅召見鄧錫侯劉文輝唐式遵潘文華等身任總指揮之高級將領訓話，謂川省軍人過去之最大缺點，爲祗知責人不知律己，今後應加切實矯正，並謂軍人最尙服從，嚴守紀律，各將領今後應在劉湘督辦領導之下，切實整頓所部，蔣並於下午五時召見劉湘，有所訓示，

朱毛合股後之匪勢

徐向前匪自攻陷茂縣後，即企圖由汶川沿崇慶大邑南下，在威州汶川各地，不斷與官軍血戰，安縣方面殘匪，自經四十一軍於十二時將伏泉山最高點伏泉寺佔領後，匪向北川茂縣潰退，三路軍前線在汶川前方之板橋與匪相持，徐匪糧食極缺乏，其先頭部隊已竄懋功，而後部尙

在茂縣汶川，致失聯絡，松，理，懋，茂，汶，土人組織之聯合民團，皆剽悍爽人，正由其總指揮李陽三派子爽康向行營請纓，至北川城內之匪，已向擂不鎮退去，王纘緒部彭陳兩旅十七日佔領北川城，

朱毛殘匪一部共四團在蘆山縣北方小鹽附近，被楊森部殲滅後，據聞係匪最精銳之幹部團全部，及僞一三兩軍之一部，共計四團，此役爲最近剿匪稀有之勝利，據楊森十四日電參謀團告捷稱，夏炯旅在蘆山，寶興間之靈關要隘，截斷朱德匪部三團，約三千餘人失其歸路，經另調他部層層包圍，約一晝夜，因我火力太猛，約二千餘人投江，餘悉被生擒，並獲槍枝輜重無算，殘匪退天全屬之寶興，向懋功方面潰竄，川康軍刻由天全康定分道窮追，中央軍薛岳李韞珩各部已過瀘定，榮經等處，王澤濬楊森大部亦由蘆山出發，隨匪跟踪追剿，一三五六路亦分向理懋進逼，二十軍夏旅，十八日晨十一時攻克寶興城，四十五軍周部，同時到達，正向懋功方面追擊，大川場之匪，向馬桑壩撤退，四十五軍已派部占領大川，

統觀本週剿匪形勢，國軍在完成包圍聯絡及接近匪區之碉堡，北起松潘，南迄康定，雅州，構成網形陣線，以便全線進攻，南北兩路之匪，勢窮入山，扼險延命，匪之作戰，利在據險，而畏平原，故竄平原不甚可能，北川一帶徐匪殘餘，經五路軍十七日總攻，險要先後收復，十八日唐式遵部克復北川及寶興縣城，北川江油間已肅清，匪在茂縣似有大股，主力則在理番，朱毛經楊森部三日苦戰，並鄧軍之協助，將佔據寶豐之千餘匪衆擊潰，向懋功方面退去，各軍現正追擊中，朱毛所據各縣，至此已全數收復，祇餘丹巴懋功兩地，徐匪所佔亦祇茂縣，汶川，理番三縣，薛岳部已抵滎經，故朱毛徐雖已合股，匪區縮小，可望早日殲滅也。

湘鄂邊匪勢，蕭賀主力現徘徊於鄂西宣恩之南板寮一帶，企圖逃入川境，曾一度進犯宣恩之樹園，被徐源泉部擊斃千餘後，復於十三日竄至來鳳，咸豐間之中堡，三堡嶺一帶，又被張振漢師及四十八師黃新旅堵截，激戰三晝夜，斃匪二千餘，奪獲槍枝甚夥，俘匪數百，殘匪向沙刀溝等處潰散，企圖逃入巫山，至盤踞龍山桑植兩縣之匪，係遊擊隊，據陶廣十七日電稱，盤據桑城附近鹽夯子，梅大溪之匪，構築工事，連日經我鍾旅朱張兩團，由塔臥官壩向匪夾攻，匪紛向幾口，高家坪潰竄，我軍乘勝追擊，將匪之工事搗毀，刻正搜索邁進中，又保靖電稱，盤據龍山東大龍坫東衛一帶匪部，經我朱周兩旅長所部包圍痛剿，激戰數次，匪勢不支，向西湖鋪茂家坪潰竄，

陝匪猖獗 增軍協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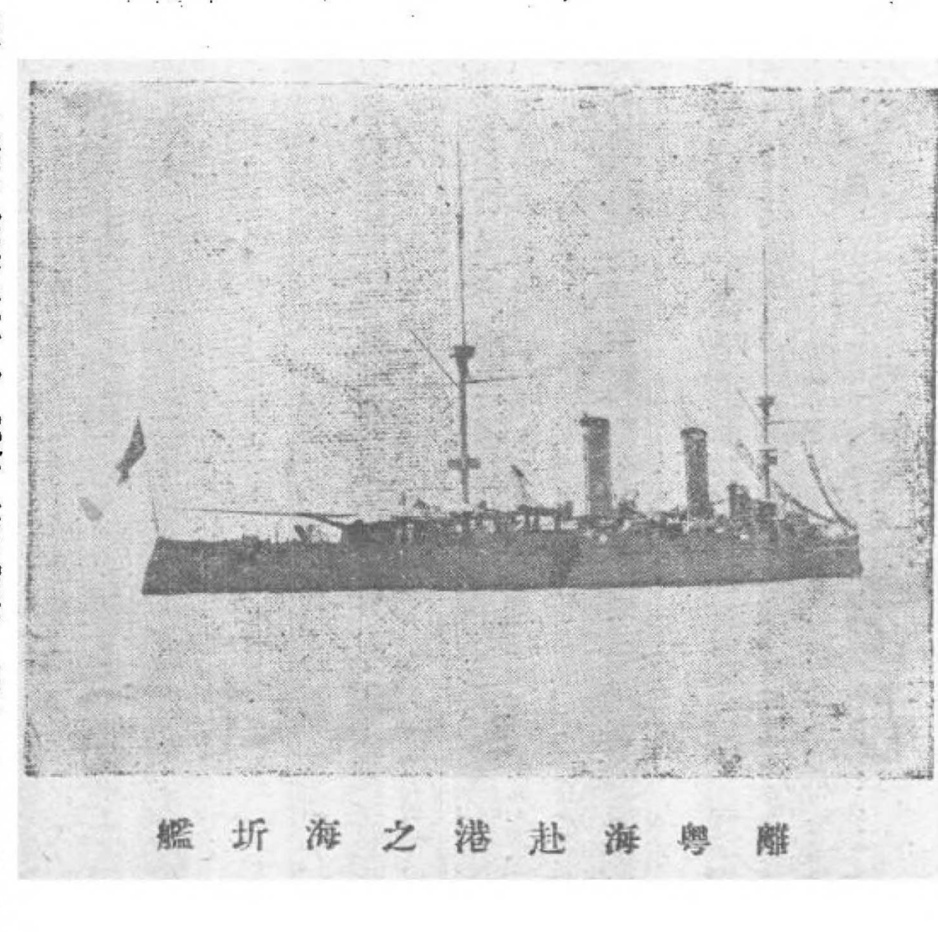
陝北共匪迭經高桂滋及井岳秀兩部合力痛剿，因已深入民間，難奏膚功，榆林，神木，府谷，葭縣，米脂，清澗，綏德等縣城由軍隊駐紮嚴防，尚無他虞，惟匪徒盤踞鄉間，煽惑鄉民，剿除殊感困難，而高井兩部亦感不敷分配之苦，晉西岢嵐，興縣，偏關，保德，臨縣，離石，中陽，石樓等與陝北接壤縣分，每日聞有槍聲，由西射來，希圖擾亂，楊師長耀芳担任晉西警備司令，所部僅可沿黃河邊嚴加防守，惟匪勢乃日見擴大，問題轉趨嚴重，前次何代委員長應欽來并，對剿除陝北共匪問題，曾經縝密討論，商有具體辦法，何氏返平後，屢接陝北共匪猖獗報告，故決派遣大軍，前往剿除，消滅西北隱憂，現已決定擬任正太護路軍軍長孫楚爲陝北剿匪總指揮，第十九軍李生達部，楊耀芳部方克猷旅及駐陝北高桂滋井岳秀兩師，並馮欽哉部，開赴陝北，均歸孫統率指揮，合力圍剿，李生達部霍原璧旅已於十一日由石莊開抵陽泉，約一週內全部即可集中壽陽榆次等縣，聽命西開，李定十二日來并謁閻，孫楚俟命令頒發後，即行組織剿匪總指揮部，率領前往，指揮所屬各部隊，嚴予痛剿，期於短期內殲滅云，

楊虎城以陝北剿匪軍事，須與馮欽哉韓威等在西安會商，十六日午後由藍田行營返省，並電召駐三原之馮欽哉到西安會商，至徐東海匪受傷後，殘餘連日在富水關一帶被我軍痛擊，已受重創，匪之參謀長已被我軍擊斃，

兩廣與海軍北歸

兩廣政局年來抑在密雲不雨之中，傳說亦多，自胡漢民氏於九日出洋後，粵省主席林雲陔市長劉紀文及一般元老會中人，均將連袂去職，據香港十四日電鄒魯決去職，由林雲陔繼長中山大學，林翼中繼理省主席，教廳長黃麟書調建廳，省委彭卓任繼任教長，廣韶局長李仙根廣九局長李祿超均將辭職，而西南政委會及執行部兩機關存廢問題，亦在考慮中，至於

軍事方面自第四集團軍參謀長葉琪前代表白崇禧赴粵與陳濟棠熟商後，即飛川謁蔣十九日已由蓉赴重慶，將赴京晉謁中央各當局，又一軍軍長余漢謀自就任江西等六區綏靖主任後，即於贛南各屬，極力撫輯綏靖，前傳余部將調回粵，但蔣已電陳濟棠贛南仍由余部繼續駐紮，負責綏靖，據此中央與粵方關係，似更密切矣，但本週中忽謠傳兩廣軍事當局對中央如何



離粵海赴港之海圻艦

如何，但據中央社南京十八日電云，某中委談，關於兩廣軍事當局對中央之態度，外報每有揣測之紀載，致惹起中外之注意，頃聞陳濟棠十四日曾電致汪院長，有當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猶有人造作謠言，希圖破壞大局，是眞惟恐亡國之不速也，殊深惋痛之語，足見外間所傳，純係虛造，不可置信，云云，又中央社長沙十七日電云，何鍵十七日在中山堂紀念週報告，力闢省內外無稽謠言，兩廣並無特殊行動，湘境內亦甚安定。

際此謠諑紛傳之時，年前由青島駛赴廣東之東北艦隊海圻海琛兩艦，自經陳濟棠將姜西園免職後，兩艦對陳態度自不能完全服從，本週海圻海深忽離粵海，十五日晚十一時二艦藉口薪俸改發小洋突升火啓碇他駛，要塞司令部，當電陳濟棠請示，陳令武力制止，兩方遂開火接觸，結果海琛肇和二艦駛離黃埔，海圻駛至虎門，空軍星夜奉命追截，與虎門砲台向海圻夾攻，省河宣布戒嚴，江海輪渡概禁出入，至十六日夜，海圻海琛兩艦因潮水退落，迫在波羅山海面下錨，十七日晨一時潮水高漲，兩艦復鼓輪强駛出海，與虎門砲台防軍鏖戰達一小時，卒駛離黃埔，至十八日，已駛至離港十八里之長洲海面，傳將來港裝運煤水，姜西園楊超崙方念祖冉柏青等，均被陳濟棠扣留十八日陳另委方念祖爲肇和艦長，李慶文黎黃埔海軍學校校長，省河亦宣告解嚴，其鏖戰時，艦上受傷員兵四人，十七日退港療治，曲成功一名，十八日晨因傷重斃命，張之英十八日上午十時乘堅如艦赴黃埔，召海校員生訓話，旋赴肇和艦訓勉員兵，四時返省謁陳濟棠，報告一切，虎門要塞司令陳潔芝十八日午亦返省謁陳，海圻海琛兩艦十九日午十一時駛入港海，港海軍派小輪引導，泊中環海軍浮樁，兩艦均無若何損傷，據海圻艦長唐靜海談，此次北歸，於發動前，未有若何具體組織，原因㈠粵陳對員兵任意調動，使不能有所發展，㈡海軍爲國家所有，不能作爲己有，而陳每恐各艦逃走，輒加以壓迫，至增員兵惡感，甚此之故，自動北歸，又謂外傳兩艦對粵員兵有虐待事，實屬不確，旋引往見各粵籍員兵，唐乃往拜會港海軍當局，姜西園冉柏青十九日恢復自由，前參謀長呂相陽．軍需處長陳超崙，尙押留候訊，海圻海琛兩艦二十日酉刻紛紛落煤，長官多登岸購物，惟粵籍員兵，仍未許離艦，

國外

英德海軍協定與歐局

本週歐陸局勢，除英德海軍談判，已成立妥協外，其他殊少發展，英

德海軍談話，自英承認德國海軍噸數等於英之百分之三十五後，德代表里賓特甫上週曾回國請示，十三日返英，與英代表討論最後妥協方式，已於十八日成立妥協，即德國海軍對英之比例，永久為百分之三十五，德潛艇之噸數，英方亦已讓步，即德國保有噸數與英國潛水艇噸數相等，但同時須將其他各級軍艦之噸數減少，使總噸數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比例，上週英國曾通知法美日義諸國，法國認此舉將破壞海軍均勢，義國則主張召開各關係國會商，法義態度，似甚一致，美國贊成此舉，並希望締結世界海軍協定，日本則反對德俄參加未來海軍會議，茲分述如次，

英德海軍成立協定

德代表里賓特羅甫偕其他德國海軍代表十三日由德返抵倫敦，十四日晨謁英外長賀爾，嗣與英代表團交換關於某種技術問題之意見，但據聞其十五日兩國代表在海部開會，德代表提出德國造艦程序之草案，嗣後兩國代表迭有商議，卒告妥協，十八日舉行草簽，全文於十八晚在倫敦與柏林兩地同時發表，此項協定之方式，係由德海軍專使里賓特羅甫致英外相復函，函中首稱，賀爾來信已經收到，藉悉英國承認德國之建議，即將來德國海軍軍力，可等於大英帝國全部海軍百分之三十五，至外相賀爾之函則謂，英政府以為德國之提議，大有貢獻於將來之海軍軍縮，且此次兩國所締結之協定，可供將來世界海軍國家訂立一般海縮條約之參考，英政府完全同意於德代表宣言，協定全文，係用白皮書發表，其要點如下，

㈠德國海軍對英國之關係，永久定為百分之三十五之比例，德國海軍艦隊總噸數永不超過各項海軍條約所規定英帝國各部份海軍總噸數之百分之三十五，如將來並未訂立限制海軍軍備之條約，則德國海軍總噸數永以英帝國各部份所有海軍總噸數之百分之三十五為限，

㈡如將來一般海軍條約並未採取規定各國海軍比率之方法，則德國不得要求將上述百分之三十五之比例，規定一般海軍條約之內，但將來海軍條約倘係規定各國比例，以限制海軍軍備，則當予德國以充分之保障，使上述（百分之三十五之比例）載明於一般海軍條約之內，

㈢如上述德國海軍比例並未因他國建造海軍而受影響，如過去各國海軍均勢得經常保持，不因他國意外建造海軍而遭破壞，則在任何情勢下，德國均應保持百分之三十五之比例，反之，倘他國意外建造軍艦，而使各國海軍失其均衡，則德政府保留權利，得請求將此種新局勢，重行加以審議，

㈣關於限制海軍軍備之方式，德政府贊成將海軍軍艦分為若干級，各級軍艦之最大噸位及艦上所用武器，均分別加以限制，並准許各國對於各級軍艦之噸數，得互相變通，因此除以下第六項內另有規定外，德政府在原則上承認各級軍艦噸數，均應保持百分之三十五之比率，各級軍艦噸數之比率，倘因特殊情形須通融變更，則應另定辦法，載入將來一般海軍條約之內，此種變通辦法，應根據一種原則，即某級軍艦之噸數倘經增加，則其他各級軍艦之噸數應依同樣數額加以縮減，又如將來並未簽訂一般海軍條約，或簽訂一般海軍分級限制之規定，則彼時德國仍有權要求將其各級軍艦百分之三十五之比率酌加變通，截長補短，但其變通之方式及程度，則應由英德兩國政府斟酌當時情形，共同商訂之，

㈤關於海軍軍艦分級之方式，德政府贊成將巡洋艦與驅逐艦分為兩級，但其他主要海軍國倘仍保持目前分級方式，將巡洋艦與驅逐艦併為一級，則德國亦得享受照此種方式分級之權利，

㈥關於潛水艇一項，德國有權保有潛水艇噸數與英帝國各部分所有潛水艇之噸數相等，同時仍當尊重海軍總噸數百分之三十五之比率，換言之，德國潛水艇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以至與英國相等，但同時必（須將其他各級軍艦之噸數減少，以使海軍總噸數不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但德政府約定在平常時期，德國潛水艇不超過英帝國所有潛艇噸數百分之四十五，惟如遇有發生特別情形，經德國認為有必要時，則德國保留權利，得將其潛水艇超過上述百分四十五之比率，如遇發生此種情形，德國應即行通知英政府，德政府並允許在行使此項權利之前，當先行與英國作友誼之磋商，

㈦各級軍艦噸數既已規定百分之三十五之比率，倘照數字計算，將各軍艦噸數分別乘除，使其無一奇零，殊鮮可能，因此必須設法加以調整，務使德國不致因計算時偶有奇零，以致不克充分利用其應保有之噸數，為此業經約定英德兩國政府，當共同商定如何調整之方法，推

此項調整方法，僅得將各級噸數互相通融，截長補短，至於海軍總噸數百分之三十五之比例，仍應加以重尊。

英擬召開海縮大會

英德海軍協定，既告成立，英政府擬準備舉行海軍軍縮大會之進步一辦法，英美日三國代表已開始交換意見，十九日日英德代表團海軍專門顧問會協商英德海軍協定中之技術各點，據聞討論之事件包括艦隻之大小與式樣各問題以及建築程序，英義交換海軍問題觀點一舉，亦在考慮中，英方並已將初步談判之旨趣通知蘇俄政府，據聞其一切目的均在籌備召集一裁軍大會云，又據倫敦十九日哈瓦斯電，艾頓定明晚首途赴巴黎，在法期間之短長，將視情形之需要而定，此行目的則在向法國解釋英德海軍協定，並說明英德海軍協定成立後關於和平組織問題，或可舉行更廣之談判，甚或能使德國重返日內瓦，亦未可知，關於東歐公約問題，聞英國閣員與德首席代表里賓特羅甫談話後，德國似已表示可先將東歐互不侵犯公約與互助公約兩者互相調和之可能性一加考慮，關於天空洛迦諾諸公約與限制天空軍備之二問題，目前要點係在確定此項公約究應具多邊形式，將洛迦諾公約簽字國一律包括在內，抑或僅由洛迦諾公約各簽字國相互訂立雙方條約，英國則主張訂立多邊公約，將各國在空軍方面所負義務，按照洛迦諾公約之形式，予以確定，至德國態度則尚未決定，惟據德代表團方面所聞，里賓特羅甫不擬與英國商訂雙方天空協定，而主張仿照洛迦諾諸公約之形式，以訂結多邊公約云。

法義反對英德協定

先是英承認德要求後，曾通告法義美日四國，法國復文已送達英政府，據倫敦十七日路透電云，聞法國復文措詞甚為冷淡，不拒絕遵守倫敦所準備之協定，亦不贊同協定所根據之諒解，來文聲稱，德艦隊照英國海軍噸數增至百分之三十五一節，將使德國大陸鄰國遇有嚴重難題，而傾覆華府海約所植立之平衡，法國於此將不能服從，防制者將不得已保持其造艦行動之自由，又自來文一再聲明，海陸空軍備之互相維繫，並追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所發德國重置軍備必須以集體安全為前提之宣言，來文希望目前在勢不至為德國迅速造艦所推翻，以德國工業能力言之，德國辦理造艦，非不可能，法國復文大致如此，法總理拉佛爾在發出此項復文前，曾接見駐法義大使，故衆料法義二國復文措詞大旨相同，皆保留自由行動權，據路透羅馬電訊，義國復文表示意見，以為德之提議，應與華府海約合併攷慮，不應單獨討論，如召集海軍會議，而法國加入，則義國亦準備參加云，英德海軍協定，使德國造艦隨英國為轉移，故倫敦私人觀察家，以為英國必已向德國聲明，如法國進行擴大海軍之程序，則英國亦將增造軍艦，庶使德國亦可添造云，

法國對於英德海軍協定不滿，十九日衆院外委會集議時，亦有此表示，謂該協定實屬違反凡爾賽和約，當時總理拉佛爾曾解釋歐洲之局勢，承認新協定使之不勝驚異，此舉殊背本年二月間英法協定，蓋該約旨在禁止雙方認許凡爾賽和約之破裂也，

美日對海協之意見

美國政府回文，亦已發出，其要旨則贊成英德協定，並希望遵奉華盛頓條約之精神，進而努力締結世界海軍國間之條約，美國對海軍問題方針，向未變更，仍暗示以比率主義之多邊協定為基礎，又據華盛頓十八日路透電，美海軍部對于英德海軍成立諒解之說，現甚注意，但聲稱此項諒解，不致碍及美國造艦條約，造艦工程，未必較現行辦法提前趕辦云，

日本回文，已於十三日由駐英日使松平遞交，據松平與英外部參事官克萊吉談話，松平謂日本政府方針，對於英德交涉，不應發言干與，但日本政府對裁軍方針，不因此受何拘束，此點將來保留發言權，關於比率主義之設定，日本政府根本不能同意云云，又日本海相大角於十四日在國民新聞發表聲明：謂日本政府將強烈反對德國及蘇俄參加未來之海軍會議云，蓋日方以英德海軍協定既成立，英政府尚擬向法義兩國提倡召請俄國參加，首先達成英德法義俄五國海軍協定試案，然後再要求日美兩國協力，以資進行全般的海軍裁軍會議，在今秋召集華府條約當事國之五國外，再加以德俄兩國，開七國裁軍會議，

日俄不侵條約問題

當此國際間多事之秋，日俄關係，向為全世界所注意，自今春蘇俄出賣中東鐵路後，即傳日俄兩國將訂互不侵犯條約，本週又復盛傳，據倫敦

十三日合衆社電，據可靠消息，日本蘇俄不侵犯公約又繼續談話，且進行頗順利云，東京十四日合衆社電，本日外部發言人稱，外傳日蘇在莫斯科談判不侵犯條約，渠並未接得該項消息，該發言人又稱，日本既未變欲談判該項條約之意，則任何時間談判皆有可能，雖其他日蘇間糾紛皆須解除以除去侵略之原因，該發言人所言可視爲預備談話已舉行於莫斯科，以便條約談判易於進行，惟一般對此仍有懷疑，又東京十九日電，首相岡田今晨入宮奏對關於內政與外交之情勢後，向新聞記者談話，稱關於日俄各種問題，外務省與陸軍省間已意見一致，東京十九日合衆社電，本日外務省發言人稱，日本駐蘇聯大使太田負責與蘇聯當局討論蘇僞邊境等問題，惟關於相互撤退邊境駐軍事，太田須向東京請訓，據此間報界訪員之非正式統計，蘇聯在西伯利亞僞滿邊境之軍隊共計三十萬人，空軍包括在內，廣田外相提議於蘇僞邊境設立非武裝地帶，得此間甚大同情，因其結果可使日僞兩方節省軍費甚巨，日僞正從事邊境之軍事建設云，又該發言人稱，日蘇在莫斯科之談判尚未討論訂立不侵犯條約問題，據云，蘇聯駐日大使優列尼夫已得藏相高橋以不侵犯條約減少軍費之聲明，優列尼夫與高橋將於本日下午會談，或與正在俄京進行之談判有關云，又據東京十九日新聯電，日俄關係因東鐵讓渡協定成立，極見好轉，於是廣田外相更擬將此狀態予以恆久化，以日俄不可侵條約締結爲前提，提出國境防備之撤消，遠東駐兵之後退，以及善後處置之日滿俄三國國境紛爭調停委員會案，十六日駐俄日大使太田由歐洲大使公使會議歸任莫斯科，近將向俄政府提議，開始交換意見，日外相之抱負已於十七日內閣審議會席上答覆高橋藏相之質問，謂日俄間之空氣已改善之今日，徒將威脅日滿之龐大防備，使三十萬大軍屯駐於遠東滿俄國境者，爲極無意義且有害，或如目前在海蘭泡發生日俄兵衝突之不祥事件，亦未可知，故此際俄國所採取之途，即爲撤退或減少其不必要之遠東俄國軍隊，此點先向俄國勸告，然後再對於日滿俄國境方面之和平措置，以誠意處之，此特與漁業條約改訂交涉相並行，由太田與李維諾夫外務人民委員長間折衝，

美國復興案近勢

美復興案，自經最高法院判決違憲後，其復興法驅殼案，已經衆院十四日通過，蓋本月十六日復興法即失效，羅斯福努力此案能於十六日以前成爲法律，衆院十四日通過後，即送總統批准，羅氏接到此項法案後，立即予以批准，十六日晚羅斯福發表命令，聲明復興法驅殼案的繼續有效至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爲止，並委派官吏三人，任指導之責，以紐約押款信託公司副總理阿尼爾爲復興局主任，研究司主任考愛爾，商界合作司主任孔萊，羅斯福又任貝萊氏爲復興局副主任，作爲勞動界之代表，此外又設立復興顧問委員會，羅總統酌視需要，將復興處重新改組，現已設立(一)事業合作科，以襄助各業維持自動的營業標準，(二)顧問委員會爲復興處之諮議機關，(三)調查科，以調查業規運用之影響，主持事業合作科者爲孔萊，而調查科長爲馬夏爾，羅總統已諭令阿尼爾孔萊與馬夏爾三人，將復興處原有職員五千人以速裁減，羅總統於十六日命令中，謂修正復興法，將儘速進行，以調節職員工作，以適合目前有限制的範圍，將來立法尙非無望，故復興處之尋常結果，宜予以維持云，十七日阿尼爾就復興處主任之職，

羅斯福要求增稅

據華盛頓十九日電，羅斯福總統以特別咨文送國會，要求增加賦稅，特別注重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及公司稅，除少數國會領袖外，一般人爲之驚訝不置，該文主張對個人巨額收入課以較高之稅，公司所得稅亦提高，並劃分等級，自百分之十又四分之三至百分之十六又四分之三，以代替現行一律百分之十三又四分之三之稅制，於現行財產稅之外，羅氏又擬征遺產稅，繼承稅，並爲防止逃稅起見，另征贈與稅，羅氏稱，渠本人贊成對巨額個人收入課較重之稅，以應付因財富與權力之遺傳而來之擾亂國民生活之惡影響，氏又稱，現行稅率一律之公司稅對小企業負担太重，故須按各企業之經濟能力，利益與事實加以改革，始得其平，氏又建議修改憲法，允許聯邦政府對此後各州與地方所發之證券課以所得稅，各州及地方政府對將來聯邦所發之證券亦然，最後則請求繼續最近國會所通過各種臨時稅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四年六月十四日起
至廿四年六月二十日止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

▲日大使有吉呈遞國書。

▲蔣委員長發表勸告民衆協剿赤匪書。

▲劉文輝到蓉謁蔣。

▲于學忠由保赴漢。

▲立法院通過(一)中法越南商約及附件(二)財政收支系統法案(三)郵政法案(四)揚子江水利委會組織條例案(五)華北水利委會組織條例案(六)黃河水利委會組織法案(七)導淮委會組織法案。

▲敎部公佈碩士學位考試細則。

▲實部召集救濟紗業會議。

▲滬救濟工商業貸欵委員會成立。

▲英德海軍成立妥協。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中央紀念孫中山廣州蒙難十三週年。

▲英大使賈德幹呈遞國書。

▲何應欽抵京報告河北外交事件經過。

▲汪院長慰蒙王公。

▲顧孟餘到京。

▲暹羅考察團到京

▲滹沱河工程在靈壽舉行放水典禮。

▲國府公布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及陸海空軍獎勵條例。

六月十六日　星期日

▲汪何商談河北問題黃郛王克敏由滬到京參加。

▲秦德純與日軍參謀武官商察北事件。

▲汪精衛赴滬出席全國經濟委員會。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北平軍分會全體委員電請何應欽北返。

▲蔣委員長在蓉講今後敎育應提倡武藝。

▲于學忠五十一軍部由保開陝。

▲駐美英大使與美副國務卿商討遠東情勢。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二

▲國府命令派王克敏代理北平政整會委員長，派商震兼代天津市長。

▲林主席乘艦赴廬避暑。

▲陳濟棠電汪闢謠。

▲海圻海琛兩艦駛出粵海。

▲滬考察團由京赴滬。

▲美經濟考察團離滬。

▲英德海軍協定白皮書發表。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三

▲國府命令免宋哲元兼察省主席職派省委員秦德純暫代。

▲立法院五委員會審査總預算。

▲國府通令禁運銀出口違者重罪處死刑。

▲兩廣代表葉琪謁蔣公畢由蓉東返。

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國府命令派商震爲津沽保安司令。

▲代理北平政整會委員長王克敏由滬北上。

▲察省府主席宋哲元來津。

▲駐日蔣大使作賓遞國書。

▲立法院五委會審査國家總預算。

▲蔣召鄧錫侯劉文輝唐式遵潘文華等訓話。

▲黃河水利委員會在汴舉行第四次會議。

▲川黔公路四川段通車。

▲財部召集各省烟酒局長在滬會議。

論評選輯

經濟專家來華考察事

英美法義四國決派經濟專家來華考察，此議也，由英國發起，約日美法義同派，美法義接受，日本反對。昨報載東京電，重光次官談話，即顯示拒絕之意，今對此作一簡單考察焉。

（一）此次英國發起派員考察，其目的爲維持商務，美法義亦然。英國尤重視研究幣制，則因中國金融緊迫影響商務之故。是以此數國者，並無共同計畫，亦絕非欲支配中國之財政金融。將來彼等來華後，能否實際求到增進商務之方法，亦不敢必，故絕非有所謂國際共管之企圖。

（二）惟中國現在形勢特殊，經濟的危機固爲重大，政治的國難尤其緊急。日本對華，現方爲政治上之進展，其拒絕參加國際援助中國之任何企圖，乃形勢之所必至。以世界現局論，日本既不參加，則其外諸國，恐將不能爲大規模的任何共同事業，以英美現在皆不願與日本積極鬥爭，則勢不肯冒日本之大嫉也。

（三）將來考察團來華，至少當有一種結果，即各別的對於該本國與中國之商務關係，將能有較透澈之考察，中國方面亦可有機會分別陳述改良對各國商務上之希望，尤於如何增加出口一層，當有所探討，中國出口增加，則入口亦可暢旺，此爲彼此公共之利益也。是以考察團之事業，將不在共同的，而在各別的，即尋常合法的貿易前途 ，當能有若干良好之影響。

（四）關於幣制，吾人惟一希望，爲美國專家實際考察中國所受白銀問題之深刻的影響以後，美政府能緩和其購銀政策。至於積極的解決中國幣制問題，則以爲中國須始終就自已現有力量，自決適當方針，不可冒然聽從外員之建議。蓋財政經濟之命脈所在，須絕對保持其獨立性也。惟中國在自決方針自固基礎之後，當然可與各國協商，謀增進一切之便利。

（五）是以吾人認爲英國等派遣專員，甚屬好意，且或有相當成績。尤可屬望者，爲可洞明中國經濟之眞相，將能知在現狀推演之下，各國商務，只有衰退，中國如長此不安，各國最後須放棄其商務也。中國今後大計，在經濟建設，各國果有平等互善之意，則經濟上可做之尋常事業不少。不過其事俱須逐漸研究，就目前言，尙不容奢望，因而對考察團，亦先以望其爲正確之研究爲主也。

（六）由中國目前環境論，政治問題，較經濟問題尤爲切迫，且互相關聯。簡言之，最緊急者，爲日本問題。單看近日上海公債市場漲落之銳敏，便知所受時局影響之大。故就經濟問題而言，在時局繼續險惡期間，市場情勢，將日趨惡劣。是則各國專家之考察，亦無濟於事。不過從另一方面言，倘時局險惡之程度，至於各國皆不能經商，則問題演進，將又不同。此外可斷言者，各國所派，皆著名專家，其個人學術經驗上之援助，必能供中國當局與經濟界之參考也。

總之，專家來華考察，宜爲中國所歡迎，不過歡迎之意義，爲希望改良商務而不期待所謂國際共同援助，且就現時言，對日問題之緊要，在一切問題以上也。

（錄六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第一任大使遞國書

南京連日有外交的隆重典禮，即第一任日本大使有吉氏於昨日呈遞國書於林主席，今日第一任英大使賈德幹繼之，願乘此祝中日中英國交之增進，而特就刻在緊急不安狀態中之中日問題一言。

吾人所首先稱道者，昨日就任之有吉大使，過去在公使任內，對於中

日國交之改善，實多所盡力。年餘以來，使中日兩政府間，漸得增進諒解，今春以來之好轉，有吉氏與有力焉。雖近時在兩國使節昇格之始，不幸見此次河北問題之發生，將來演進如何，亦尚在不可盡知數，惟吾人相信新大使定將繼續努力，以求國交增進。其成否縱不可知，吾人對於此老外交家之熱心，將始終不吝表示讚佩之意也。至吾人對於中日關係之認識及願望，可簡單作如下之陳述。即就根本言，吾人深信中日兩民族終有平等互善之友誼提攜之可能與必要。誠能如是，將爲兩民族之共同幸福，其利益且及於後裔數百兆之子孫。所不幸者，過去中國對日本缺認識，日本對中國欠尊重。以致現代世界僅有之兩大黃種國民，不能諒解握手。中國因此遭逢極大之國難，致陷於今日之狀態，同時日本因此日漸喪失隣邦大陸新興國民之同情，以致其雖有世界一等强國之實力，而成爲世界猜忌之目標。倘有識之士，超越時勢，盱衡今古，以觀東亞現狀，將不能不歎此兩國民之愚也。惟時至今日，轉變時局之樞紐，在日本而不在中國。蓋中國無力而被動，日本有力而主動。故吾人憂慮東亞前途者，甚願有吉大使，貢獻遠大計畫於其政府，務確立眞正平和親善之政策，以定東亞未來共同幸福之基礎。夫日人勿謂中國之明親日而暗反日也！中國民族所惟一堅持者，惟其國家之安全與進步。日本而同情焉，自樂與交親，假令常蠶食而侵削之，則當然反對。日人又勿謂中國之仍依賴歐美以反日也！自國聯決議無效之日起，中國即已悟其世界政策之疏誤，時至今日，吾恐中國稍明時勢者，斷無人復屬望歐美之援我以拒日，誠以此事不但不可能，即可能矣，亦與中國無利。倘日本不加蠶食與侵削，則爲何不趨向對日諒解之捷徑，而作依賴外援之空想？此常識上可以斷言無疑者。中國所與日本一部分有矯激思想之人士稍異者，或有兩點。其一：中國人不贊成狹隘之種族的區域的思想。吾輩東亞民族，應自求東亞之繁榮幸福，同時應協力貢獻於世界文明之進步。其二：中國人不贊成備戰主義。中國人之信念，以爲中日兩國民果能成立好意的了解，則至少就東亞言，可保證絕對不受世界戰禍之波及；現代國家，不論英美，或蘇聯，孰無端到東亞挑戰？此事理上必無之事也。以上兩義，深信日本識者之中，定亦有人同感，故此非中日兩國之衝突點。中國所求日本惟一之保證，即對於中國國家不加以蠶食侵削！此外毫無衝突。吾人相信中國民族此最後之願望，不惟就中國言爲絕對必要，而就日本言，亦當視爲絕對合理。夫中日接觸之開始，當在日本有史以前，故文化上之關係可溯至近三千年以上。試讀世界歷史，如此古國，如此深交，而今日復存在於世界者，除中日兩國外，蓋爲絕無。吾人再論近代，論東亞。東亞諸小國，百年以來，逐漸失其存在。日本獨臻强大，本堪爲亞洲民族之誇，然其膨脹所及，亦未見有扶助弱小之德惠，其所採方法，與十九世紀歐人之殖民政策，甚無區別。若大亞洲，今除暹羅聊以自保外，所餘者惟中國耳。中國者，東亞大陸之舊世家，而與日本古代建國有深厚的文化淵源之國也。中國過去不能自努力進步，亦未能深切認識日本。國民之粗疏，外交之拙劣，皆爲事實，故取禍有因。然至今日，中國處於其國家安危興廢之關頭，則爲日本計，在道義上利害上，固皆應與之平等提攜不復以强凌弱，亦無所用其猜疑。吾人日常交際，以友朋相處爲最愉快之生涯，倘使左右祗見充滿可以頤指氣使之輩，則將感覺人生之寂寞。國際亦然，日本處此世界之大變局，倘以爲必須席捲大陸，優越一切，而後能成其大，則將爲嚴重錯誤。吾人確信日本人士當覺悟兩點。其一：中國人中，國家意識愈强烈者，愈能爲日本不變之友。其二：惟有中國臻於統一强盛，爲日本之眞正利益。倘認識相反，結果必然不佳。吾人爲寶愛東方文化及其歷史者，當此危疑震撼人心浮動之時，願坦率述其對東亞大局之感想，貢獻兩大民族之至計。夫依日本政情觀之，年來軍國思想，正在發揚，此等迂見，未必動聽，不過因相信使節昇格終爲日政府重視中日國交之公式表示，故雖在河北問題發生後之今日，仍願祝禱兩國能速有正當諒解，以奠未來共同幸福之基，而藉有吉大使之就任以言之。歷史爲人力所造成，導演視日本之志願，前道方長，中國人當勉其所應自勉矣！

（錄六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日本的認識

世人恒言：『弱國無外交』；實則正惟弱國，更需要外交。世人論兵，輒言『知彼知己』，實則外交亦應如是，而弱國之外交尤然。蓋時機因應之所宜，利害得失之取舍，皆須洞明情實，熟權輕重，籌之於平日，臨事乃得六轡在手，畢應合度，非偶然也。中國苦於對日外交也久矣！以中日壤土之相接，關係之錯綜，六十年來，相距迄無寧日，此其間日方圖[illegible]

負大部責任，而吾人居常昧於日本情形，痲木盧矯，不求甚解，既疏防杜於事前，又不能善處於事後，內省要亦不能無狡焉。邇來對方情勢愈不可測，而國人對日則一味充滿恐怖疑慮與恨惡之心理，自信力愈益消失，甚且勢將自墮於絕望暴棄之途，此眞民族的悲哀也！吾人以爲中國今日亟務，在能研究日本，了解日本，認識日本，而後更求其對我了解與認識，互正前失，共圖挽救，以自拔於東亞兩大民族相仇相阨同歸於盡之慘劇。記者抱此理想，於上月東游視察，歷時一月，旅行各地，訪問多人，以爲對日認識之初步工作，茲已返國，綜合主要觀點，陸續報告國人，以供參考。惟知人不易，知國尤難，記者此行，僅能爲有志研究日本者開其端緒，不敢侈言收穫。中日交通便捷，一葦可航，國內不乏有心人，如能各就專門職業與知識，連袂東行，躬親研討，竊信於外交危機，國家建設，胥能有所裨益也。

依吾人觀察所及，日本政治重心，迄在軍部，而軍部中心勢力，存於少壯軍人，此乃事實，無可否認，故吾人欲求認識日本，首須了解日本軍人。過去中國對日着着失敗，殆由不認識彼邦許多事實。尤以對於軍人，初則輕視，繼則厭恨，不敢與之接觸，亦不肯考其究竟。其實國家外交祇能問利害，不容爭是非，對外應付必須顧事實，不能逞情感。日本政治，事實如此，中國此際，除根據事實，對日本軍部，逕與接觸，謀爲周旋外，別無躲閃餘地。日人性情好勇鬥狠與任俠尙義相競合，而軍人氣質，尤合於武士道傳統的國民性，此爲日本國民崇拜軍人信仰軍人之主因。自明治維新以來，憲法規定，元首總攬全國軍隊之統帥權，海陸軍大臣與參謀總長，地位超然於內閣之外，軍人進退可以左右內閣運命，內閣則不能離軍部而存在，此種法律特權，益予軍部優越地位以保障。加之幾次對外戰爭，均得勝利，國際地位，繼長增高，更令軍人受國民良心的尊敬。又因軍隊出自徵兵，將校士卒，最大多數，來自田間，其性質視中央地方之議會議員，不遑多讓，而教育進步，一般智識提高，軍人中人才輩出，對於歷年政黨腐敗，國會無能，因失望而生反感者，人數漸衆，寖至喚起有志軍人之政治慾。重以政黨財閥勾結之結果，資本主義，弊害彌著，農村貧苦與都市奢華之不平狀態相映照，愈使農村子弟之軍人，感情受刺戟，物質被壓迫，倍增其改造現狀之志趣，此實近年日本軍人超越從來不干政之風習，進而圖謀策劃所謂「昭和皇政維新」運動之一大動力。且也，日本歷年退伍軍人，散在全國不下三百餘萬人，平時皆有精密組織，號爲在鄉軍人，於民衆團體中，此項組織最爲强大而有力，以與現役軍人之有志者相呼應，在精神上實質上形成一極大勢力，近年更由此而策動地方民間他項組織，其鋒乃益不可當。日本政局之淪於變態，中樞權力之顯見薄弱，以及財閥懾服，政黨瘖聲，其原因皆可歸著於在此，而衡諸國內外大勢，軍人內有直接的民衆後援，外有國際的危機凌逼，政治上之優勢，一時殆難轉變，此國人目前對日應當認識之一大要點也。

雖然，日本軍人絕非中國國民心目中之舊式軍閥。彼號爲少壯派者，初非幼稺新進，乃屬中年之人，經過長期教育，對世界大勢殊具相當認識，對國家利害非無相當打算，縱有少數極端分子，一似鹵莽放恣，漫無理解，實則內心不盡如是，抑一二人亦不足以代表全體，蓋此曹領袖人物，自有其一套理論，不容抹殺。如對於日本萬世一系之君主國體，近年力事闡揚，以期統一國民思想。排斥風靡法學界三十餘年之美濃部達吉所爲『天皇機關說』，而推崇冶神話與法理於一爐之筧克彥博士所爲『皇道國體論』，使成『新日本主義』之哲學基礎，此其工作之最重大者。就純理言之，此等哲學基礎，能否成立而支配國民精神於久遠，誠難判斷，要之如此努力，足可證明軍部有根本把握國民思想生活之雄圖。此外彼等盛倡復歸亞細亞之主張，謂西方資本主義之精神文明，現在已瀕窮途，而其科學物質之成就，大體已爲日本所習得，尤以醫學，造船，紡織，鐵路，印刷等等，日人自信視歐美有過無不及，而忠君愛國之熱忱，親族互助之美德，儘可補歐美個人主義，功利思想，享樂慾望之缺點，因有發揚東方文化之鼓吹。中學程度之學校，至有欲廢英文課程而代以中國文者，復古潮流之急進，可以概見，其間固亦具有相當信念，不能全以虛妄目之也。此輩因有輕視歐美之成見，又逆臆歐洲之必起戰爭，故亟欲獨占東亞霸權，遂思在國防上對中國求得安心立命之點，企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安全保障，其所以一再進迫中國，萬般脅逼，底因在此。特以對中國認識不足之故，於我一方極端輕侮，一方又過分疑懼，矛盾心理，交戰於中，我國乃淪於啼笑皆非之苦境，而日本亦陷入緣木求魚之錯誤，此種雙方缺欠認識之弊害，足令兩國不期然而同歸澌滅，此實今日中日有識人士所應共謀挽救者也。抑日本有思想之軍人，不僅對內外大計，深刻研究，舉凡國內將來之政治制度，經濟組織，教育方法，殆均有全部的考案。前年本報譯述出版之北一輝所著「日本改造法案」，至今猶爲支配日本軍人思想之有力文字，由此益見日本軍人整個的國家改造運動，正在潛行默進之中，對華外交

祇其策動工作之一部，今後全般動向如何，實值得吾人重視。甚願國人了然於日本軍人今日之地位，儼然於日本改造前途與中國之關係，相與從事實上研究其中心勢力的人物與思想，以求發見中日共存之徑路，早脫兩大民族於相阨相爭之浩刦，則不僅知彼知己，大有利於現在將來之外交，且於世界和平遠東福利，所益亦當不少，可斷言也。

（錄六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國力的根柢

吾人昨論日本政治中心勢力之所在，敍明日本軍人事實上在國內所占之地位。今請進而一敍日本國力之根柢，蓋一國外交軍事之活動，莫不基於國力以爲伸縮進退。近年日本軍人所以敢於强襲猛進，悍然與世界對壘者，其背後當然有所恃而無恐，故考察日本國力的根柢，實爲認識日本之又一要點。

欲明日本國力之根柢，第一當了解日本國民性，第二當明瞭日本政治之特點，第三當承認日本工業發達的事實。茲請分敍之：（一）日人性情勇於進取，習於奮鬥，爭强好勝，急起直追，凡事不落人後。試就日本體育在世界之地位觀察，即可證明日本國民不肯下人之氣質。此爲日本一切改革易於奏效之眞因，視中國之遇事紓緩，凡百因循，幾若兩極端之不同。正惟如此，我國尚在徘徊於『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論戰之中；日本已充分吸取歐西科學文明，由農業國進爲工業國，甚且疲於此種現代化的生活，而已高唱『回到東方文化』。此中相差，何止一紀。中日國民性一遲鈍而一銳敏，過猶不及，是亦兩國接觸動生齟齬所由來。（二）日本去封建時代未久，政府人民，距離頗近，關係親切。國民性既易於接受新文物，又甚信賴政府，以是凡事一經在上者提倡，輒易貫澈普及，此種政治的特點更爲日本國力更易於養成之一因。以上兩種關係，不但促進日本接受西方科學智識，發展農工商業，更能便利其政治的中心勢力運用『非常時』之口號，鼓勵民衆，加緊工作，增加生產，厚植國力。觀於數年以前，馬克思主義，何嘗不盛極一時，近年則右翼勢力，瀰漫全國，左傾思想，幾乎絕跡，藍工人心理，愛國愛羣，奉公盡職，涵育有素，縱有階級鬥爭之宣傳，勞資對峙之煽惑，在彼曹腦海中殆絕不足以打破其『非常時』的國家觀念。此種精神，實爲日本極大之强點，其工業之能得長足的進步，基礎在此。以記者在日目擊耳聞，大抵工人在廠作工，每日少者十小時，多者至十四小時，上工時間，勤奮忠實，全神貫注，雖數千人之工場，即在用膳休息之數十分鐘中，亦復肅靜整飭，鮮聞聲息，其能守秩序有如此者。就印刷工業言，一部輪轉機，在我國非十人不能照料者，在彼祇正工一人，副手二人，已覺裕如，至若紡織工業，能率聞更佳，良英國廠家，且嘆弗如。加以近年各方面獎勵工業家庭化之結果，許多機械零件，皆由家庭製造，或在廠外配備，減免人口集中之弊，預杜羣集滋事之擾，利用家庭組織，擴大生產機能，用婦孺之餘閒，謀副業之收穫，公私交利，用意周到，工資低廉，猶其餘事。明夫此即知日本貨物之所以能成本削減，取價便宜，到處傾銷，世界側目，非無故也。抑日本工業發達，不僅工人得力，彼資本家之善於組織管理，技師輩之勇於改良製造，在在均爲制勝商場之因素。易言之，日本勞働者資本家與技術家三方合作，實爲工業進步之主因，而其所以能達此境地者，關係各方面對學術熱心，對職務忠實，對國家愛護，一言以蔽之，曰：教育之力耳。依吾人所見，日本輕工業固已異常發展，重工業亦正在突飛孟晋，其原因一爲科學家能與企業界握手，一爲善用各國技能，融和而消化之。例如機械製造，一方購入歐美最新製品以爲模型，一方集合各國製造機器之最精工具，巧爲運用，以是許多工業出品，質地效能，不在原產國之下，而價格則低廉不止一半。此種情形，最近十年爲尤著。然其事不僅中國一般人不甚了然，即彼邦士夫，亦多隔膜，蓋事涉專門，本難遍喻也。即如近年中國雖排斥日貨，而西洋商人至日本承包牌號，以日貨混充歐美出品者，竟日增月盛，此由其本身價值有不能打倒者在，故縱受世界排斥，仍能不脛而走，商人貪利，何所不爲，無足怪也。惟於此有一大問題，不容忽視，即因各種普通工業發達之故，國家一有非常警備，工業動員，立可執行，並能以普通工場，改作軍用。記者此次在日，所見此等場所，不止一處，凡此皆能於平日增加社會富力，在戰時承應國家需要，斯誠國家實力之所寄託，歐美各邦大率如是，非中國所能夢見也。

吾人嘗謂過去之日本，勝利由於軍隊，近年之日本，富强基於工業，彼既有此憑藉，宜乎軍人對華氣燄之不可以當也。雖然，工業屬於專門智識，吾人業報，僅能就印刷工業有關之事，略加考察，已多感觸。甚望國內各種企業家與技術人才，稍稍注意東鄰產業界之重要性，多往研究，當更能發見許多新事實，不特他山之石，可資攻錯，抑於日本前途全局之判斷，可得更正確之認識，此眞饒有意義之工作也。

（錄六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九龍潭　拔可

寒潭。不。可。近。雨氣。閉。人。目。誰懸。九。折。阪。騁此。萬。丈。瀑。神
龍。掉。首。尾。曼衍。戲。沉。陸。無風。山。動。搖。餘響。震。林。木。鳴篌。
犯。不。測。駐足。無。一。粟。貪看。復。畏。險。探首。已。欲。縮。排松。取。
微。徑。白練。仍。起。伏。缽盂。戴。漏。天。灌頂。似。新。沐。積苔。困。守。
步。亭午。宿。雲。谷。燎衣。就。茶。竈。强自。詫。眼。福。

寫鄧尉柏因社四柏之一壽石遺先生　吷盦

經師。轅。固。生。詩人。韋。應。物。翁兼。二。者。長。過茲。壽。可。必。贈
翁。柏。因。柏。有脂。溢。其。骨。鍊服。齒。加。强。還能。返。玄。髮。此柏。
在。深。山。蒼翠。歲。叢。出。亦見。乾。嘉。儒。無他。養。生。術。耽經。且。
耽。吟。靜居。勤。著。述。前賢。所。捃。采。翁今。不。旁。掇。內充。斯。粹。
外。燦然。備。文。質。

次鶴亭至字韻即送其還嶺南二首　伯臧

江南。逢。禊。辰。喜君。跨。海。至。執手。潭。水。旁。相從。飲。文。字。隔
日。再。詣。君。賴此。慰。離。思。吾儕。老。閱。世。益復。矜。氣。類。三閭。
未。諧。俗。黃鐘。見。毀。棄。年來。突。不。黔。遠遊。牽。生。事。黃九。稱。
蘇。二。敢有。相。薄。意。(見王立之詩話)鞭弭。倘。周。旋。終將。豎。降。幟。誦
君。過。嶺。詩。三月。忘。肉。味。

潮惠。古。瘴。鄉。韓蘇。履。曾。至。今君。結。遊。侶。乃得。陳。正。字。(謂石遺)
共與。追。前。蹤。那復。動。羈。思。況有。此。州。賢。哦詩。才。出。類。
堂堂。正。始。音。淫哇。所。吐。棄。强對。當。君。前。旗鼓。想。從。事。詩
夢。到。羅。浮。栩栩。都。仙。意。興來。拉。老。兵。入市。尋。酒。幟。爨賓。
蠔。黏。山。日日。飽。南。味。

浦灘新成水上飯店以船爲屋花朝後微雪同棣
郇鑄秋茗坐船廊寫望　梅泉

身世。牢。牽。岸。上。舟。却來。茗。坐。對。沙。鷗。向人。惟。見。柳。青。眼。

照影空憐浪白頭風約野雲歸晚浦雪添新水入寒流
生憎翦渡千帆急不翦淞波一段愁

蓴鷗命題先德壯心千里圖　秋岳

東壁騏驎不可當張公清峻閱堂堂憂時攬轡身先許
忍事談兵鬢有霜垂老自憐無敵意傳家蔚起萬夫望
飄颻西極風煙急展卷還應動慨慷

讀穎人遠志集舊緒紛觸即賦郤寄　子威

驢背船脣老此身舊曾遊處屐痕新燕隨春去心無競
鷗戀詩盟性久馴童僕應門皆識我園林得地最宜人
劫餘又作江南別湖海重聞意更親
舊緒紛紛到眼前墜歡重拾憶當年惠風蘭渚春三禊
落月楓橋夜半船南浦賦中波渺渺西州門外草芊芊
錦袍奪取吾猶敢願向詩壇一放顛

靜覺　皃公

靜覺寒花得聖妍移屏端爲護爐烟好詩堪寫羊皮紙
（用希臘羅馬時事）清夢初超鶴羽天風雪閉門威獨臥海山袖
手入中年阿衡版築尋常事倦歛奇懷郤惘然

黔陽喜晤小魯即次其移居詩均奉贈　芋龕

危林寄計一巢安大劫翻愁挽劫難氣歷風霜期益壯
胸收海嶽羨能寬齊年雄讓裴中立（予與小魯同甲辰生昔裴晉公與某君亦生同甲辰晉公嘗調之曰君當是雌甲辰也）並世悅逢曹子桓倒峽江源
比才思黔山助詠與憑闌

漫題　山腴

畏客還成客言愁便欲愁橫塘初過雁茂苑已殘秋歷
歷帆檣影冥冥寇盜憂歸歟日三歎無意更登樓

春夜偶成　曉耘

夢裏荒園覓舊題雨窗殘夜正淒迷人間最好瞢騰睡
商略鄰雞莫浪啼

水龍吟（送靈蘅之官黔中）　榆生

未應閒卻詩人地偏容得抒宏抱牂柯遠去疲氓待撫
心光自照儒雅風流謳歌佇聽化行夷獠過龍場舊驛
武溪深處平生願何曾了　樂事難忘江表向秦淮幾
同登眺騷壇管領筆端驅使逸情縈繞雲外山河樓頭
鼓角相望一笑看春陵發詠關懷民瘼換吟囊料

隨筆

凌霄一士

頃承楊苓泉君以稿見惠，述陳弢菴（寶琛）佚事，云：『陳弢老於壬午科放江西主試，學政洪文卿鈞為監臨，戊辰同年也。闈中論取士之法，洪曰：「吾所取皆才華英發之士，所謂春風桃李也。」陳曰：「吾所取者必為歲寒松柏。」遂以歲寒然後知松柏一章命題。及填榜，洪學所識知名之士，另列一單。填至二十名，尚無一人，洪意不樂。陳曰：「少須，此前列者猶歲寒松柏也。」至三十名後，單上之名纍纍如貫珠。陳笑曰：「春風桃李來矣！」洪大笑，亦服其精識。此節弢老為余面述，錄呈助筆記之材料。弢老由晉撫改毓慶宮，則詳述於拙著覺花寮雜記中。』事極有致，科舉時代之衡文佳話也。（至覺花寮雜記，尚未一讀。）清代此類佳話，前乎陳洪者，猶頗有之。如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

康熙二十年，方洗馬象瑛王吏部材任蜀典試，時周中兵華方定，軺車所屆，滿目荊榛。方王二君，殫心蒐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當事輒額手稱慶。當未徹棘時，學使者馮雲驤籍三川雋名三十八，驗其得失。榜發，雋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八耳。蜀人相傳以為佳話。乾隆壬午，吳修撰鴻督學湖南，是科主試者為嘉定錢詹事大昕韓城王文端公杰。場後，諸生各以闈藝呈吳，吳最賞者五人，丁甡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也。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揭曉日，招客具飲，使人走探。俄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大喜過望，首唱一詩，以誌其盛，和者三十餘人。二事極相類，合記之，為今督學典試者勸。

二事均與陳洪之事相近，乾隆湖南事尤似，且均為壬午也。文分松柏桃李而中式，洪以學政任監臨，躬亦在闈，其事自更饒興味。

乾隆壬午湖南鄉試佳話，袁枚「隨園詩話」

亦載之，蓋「郎潛」此節所由逸錄也。「隨園詩話」於「吳大喜過望」句下，爲：

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崙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作夜聲，大宮小徵盡合鳴。當頭玉筍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己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寀星子，爲僱夫役，作主人。相與叙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當時情事，袁氏殆即聞其詳於是科中式之丁正心。至廬山勝地，今昔喧寂大異矣。

關於學政之充監臨，「郎潛」初筆云：

嘉慶戊辰恩科，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闈後人言藉藉，有「監臨打監軍，小題大作」「文宗代文字；矮屋長鎗」之對語。密旨查詢，經巡撫阮元以對語達天聽。上復遣侍郎託津等三人抵浙按問，劉獲重譴，阮亦以徇庇奪官。諭旨中有云：『鄉試士子，係由學政錄送入闈，劉鳳誥本當避嫌，可以輒將監臨之事交伊代辦，已屬非是。』何以近科秋闈，竟違祖訓，仍有以學政監臨者？

以職掌論，學政代辦監臨，誠未免界限不清。嘉慶間諭旨雖經斥其非是，而末葉淡忘，又時有之也。

張二陵君復有來稿如下：

王文韶繼李鴻章而爲直督，到任後檢閱卷宗，見淮軍銀錢所同糧餉局有淮軍餘欵一千餘萬兩，存之公家。文韶對人言：『余服官中外數十年，非分之錢向不妄取，惟似此節餘之欵，恐不能如李中堂之一絲不染也。李中堂眞不可及。伊在京廣用度頗繁，可由二局每年送伊五千兩。』時袁大化方爲淮軍糧餉局司道，近對余言之，當不誣也。

咸同間入閣者，如官文以湖廣總督，曾國藩以兩江總督，駱秉章以四川總督，李鴻章以湖廣總督，左宗棠以陝甘總督，論者謂爲軍功中堂。其中宗棠以漢舉人得之，尤稱曠典，鴻章所謂破天荒相公也。光緒間曾國荃督兩江，鴻章通候函中有云：『舉貢一也，吾丈將繼湘陰而邀曠典矣。』

清沿明制，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爲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交三法司會審。除特派王大臣外，仍刑部主稿，都察院大理寺不過會銜而已。下走宣統間官法曹時，法部（刑部改設）右侍郎爲萊陽王覺生垿，都御史爲歷城張振卿英麟，大理院（大理寺改設，猶今之最高法院）正卿爲長白鎮平定成。定爲座師，張與王一業師一舉主。王於民國二十二年去世，下走挽以聯云：『善書與劉石庵桂味谷齊稱，仰先正典型，並有大名垂東魯。』『謝世在定廷尉張總憲以後，痛師門寥落，忍將往事溯西曹。』蓋紀實也。

妙峯山

伊湄

『待行春，投入夏的懷抱』。

——周煦良——

初夏天在一年中是個好氣候的季節，最輕微的春寒都消盡了，暖和的風向四處散放落花的香。落花，像浪遊人似的正在澄清的天底下過着自由的日子。禿樹上開始綴上碧綠的樹葉，槐樹最早在地上舖上涼涼的蔭影。妙齡的夏，一點不減於初春的可愛。妙峯山神誕剛在這好季節裏——春去後的第八天。聽說進香的人和遍山的山桃花一樣多到沒法兒數。母親一心去進香，我想去瞧瞧熱鬧，於是在神誕前一天的黃昏跟隨七位友人一同上山，七點鐘從山脚開步，預計夜半二時，可以到山頂。

除了我和母親坐山轎，其餘的人都走路。轎子跑得快，不久，他們都被遺留在後頭了。

太陽早經下去，半邊天的霞彩紅艷得像初懂事姑娘的羞頰。一座高山立在前面，左左右右許多小峯巒，遠近一堆堆松林，夕霧在撫弄每一個山頭和樹梢。夕暮裏，山和樹都顯得陰鬱而且深邃，往高處望，烟靄迷離，轎子正把我一步步向高處送，我入夢似地飄浮着，飄浮着，升騰向烟靄深深處。

藍輝輝的天，已薄蒙上一層灰黯，霞彩散盡，賸下一兩片僅像將褪的唇脂；連這一兩片都散完之後，一顆星出現在東方！初七夜月也出現了眉兒樣。天還未黑，星月的光都有點慘淡，要再遲點他們才會顯出碧異的光輝。現在是：星月未全明，林山未全黑，薄明薄暗中，太陽剛在夜的翅膀下睡着的時候。

高處山風搖撼林木，偶然滾下來一陣鼎沸的濤聲，一會又靜下去，賸下沙沙細響，為下山香客的歌聲配合旋律。

轉過幾個山頭，天完全黑下來了。

滿天星斗閃着碧玉般的光，遇着風靜止，行人無語，泉聲不聞的俄頃，全宇宙像墮入沈思；直到一兩杵鐘聲，重又把它喚醒。夜越深，旅途愈覺幽玄。轎夫停下歇脚的時候，我也坐到路旁山石上，偷聽樹枝的言語，仰望星星們弄眉眼，或是端詳一個個迎面而來的夜行人的臉相。那多半是表情一般簡單的鄉裏人的臉。先是從山的高處流下一串火把組成的光流，有時被山頭或叢樹遮斷，不久又在幽暗處出現。當它流到面前時，一枝火把照着一張虔誠的臉，穿的是黃色或紅色的進香衣，黃頭布上滿插大紅

紋花兒。他們臉上明明刻滿皺紋——生平艱苦的記號；可是同時也有着異純的喜悅。他們是慣於把一切加到身上的剝削以及別人爲他們造成的種種苦痛，全愚昧地歸到「命運」身上，現在自以爲旣向命運的主宰祈求福澤，有了鬆解苦痛的希望與信心，癡愚的信心，在簡單而良善的心田裏注上喜悅，萌長了新的希冀，這許就是皺紋的臉上塗着欣喜的原由了吧！但這喜悅能騙他們到幾時呢？明天或是後天，一切苦難不是照舊地，或是更甚地加到他們頭上？

在半山一座燈光照眼的廟宇之前，步行的友人都趕到了。大家進去休息。一進門，來迎客的不是和尚，而是衣冠整齊的商人模樣的人，非常客氣地讓坐，殿上下都坐滿了上山下山的歇脚人，只好把我們讓到廂房裏。每人面前送來香茶，送來熱騰騰的大饅頭，招待人員有着和靄的臉，原來是天津某商號特趁神誕來施茶食給過路人的。坐下之後，我發覺少了一個人，問起來才知道因心臟病發作半途下山休息去了。說起大家都感到一點掃興，一點掛心，幸而不久，大殿上的熱鬧，把每個人的注意力移過去了，一班鄉間劇團在大殿中央開始表演。劇員的衣飾都粗陋，樂器也簡單，做作到極賣力氣，極認眞，雖然他來表演的目的只爲獻神，同時義務地愉悅香客。

最初是三人合舞，兩個丑角伴着一個花旦，紅衣花旦以汗巾的揮動和扇子的開闔助舞姿，步伐和姿態，都和諧美麗，男人飾的旦角，極能把捉住女性的柔媚風度。丑角也極詼諧之能事。

第二齣是「黃奶奶上京」。一個少婦騎驢子上京，——俯下的人披着黑布戴着驢形紙面具，讓少婦騎上——驢子沿途搗亂，有時屈起前足撫弄少婦的腿，一時又撓少婦的脚跟，一會低頭吃草，一會蹲下不動，驢夫和少婦都無奈牠何，驢夫因了自己責任不能不責打牠，牠一個不高興把驢夫數落一頓，把少婦滑下地來，揚長自去。她們只好步行上京都。沿途說點風景之類的話，驢子搗亂的動作是粗俗的，但情節新穎，充滿幻想，有點童話的氣息。

觀衆多半是小脚的老太太，盤着粗辮子的壯年男人，滿頭插花的大姑娘，配上殿上菩薩的輝煌金身，人們相見時的深拱長揖，抱肘屈膝的禮節……我好像退後了幾世紀，活到舊小說中的世界裏去了。

第三齣開始時，階下上來一隊裝束舉止都極時髦的人物，像捲上來一陣文明的風。少女們最新式的鬈髮樣式和鄉裏男人們頭上的辮子，相隔足有兩世紀，滿口英文把菩薩都聽得目瞪口呆，她們用傲慢懷疑的目光回答人們的欵待，

她們有般勤的侍從——西裝少年——極嫺熟禮節地伺候着。一杯茶端上來，她眉頭一皺，他立刻拿來潑在地下，把杯子再三洗過之後，掏出絲巾在碗邊擦了又揩。翹起纖細的手指把坐凳揩了又揩，這才輕輕坐下去，勉强喝一兩口茶。

這羣細巧，講究的人物和這兒的粗野風光不大調和，她們一來，全殿空氣似乎改變了。

想趕路，我們再往上走，這回我把轎子讓了給一位頂疲乏的同伴，我扶着母親的轎邊走，高擧起火把給轎夫們照道。火光裏，母親的白髮覆在頭上，有點像剛才白雲壓在山頂。雖則坐在轎子上，精神也顯着疲乏的樣子。「媽老了」！三個沉重的字落在我心裏！記得五年前她還是那麼好遊健步，每回出遊，父親固然連手杖都用不着，母親也能和我一連走四十里的崎嶇山徑。近五年，她老了不止十歲，時光催人已够不情，憂患磨人更不加愛惜。憂患已奪去了父親的壽命，現在又來欺壓母親的殘年了……。

我用力揮動火把，似乎這樣可以把這不愉快的思緒截斷，不讓它繼續下去。火光在猛烈的山風裏越加明旺起來。

半山以上，天氣漸冷，不少破衣人圍着松枝取暖。想必是白天沿途做小買賣的人，和那些遠道行來脚力疲憊的人吧！火光照着質樸的面相，原始意味十足，不過，原始人臉上，許沒有這多的皺紋吧！我想。

我有點疲乏了，趕不上轎子，獨自走着。山上山下，行人火把眞像點點的星，所不同的是天上的星是錯落散開，這兒是曲折的相連貫的一串長流而已。和行人踫面時，照例彼此招呼一聲「前趲！前趲」！聲調語氣含着向前的鼓勵，帶點好前程似的祈禱意味。漠不相關的人們，在打一個照面時，爲這句親切的話，發生點温情的照顧，使單身的夜行人，也不感到孤獨與寂寞。

不久同行者中的一隊（他們也分爲三小隊了）趕上了我。我們一同走着。大家都不大說話，不像剛纔在山脚晚餐時的熱鬧。一則是那位滿身到脚裝滿俏皮話的先生，坐了我的轎子走。再則這兒是午夜深山，月光如水，易於叫人墮入深沉的思索，太陽光雖烈，他不過曬黑人的皮膚，柔弱的月亮光，却照射到你心房每個角落，你有緘藏着的懷想或幽思，記憶與愛戀，都會被她發掘出來的，這時候，即使那位先生在這兒，大約也只有讓心靈與大宇交談，暫時把流利幽默的俏皮話收起了吧！

疲乏與飢餓，把我們留坐在一個矮小的茶棚裏，推醒了爐邊熟睡的老頭兒，爲我們溫茶食。坐在舖了蘆蓆的地下，四個人圍着一張不滿一尺高的黑木茶

兒，圍着一朵豆大的煤油燈光，冷氣從地上升起來，山風在棚頂衝擦，夜是很深了。這是個適宜於談鬼怪的時候！等到一碗炸豆腐兩包蠶豆把每人肚皮裝飽之後，果然溫暖與恬適鼓助了談興。於是談話聲與老人的鼾聲交和着。

周君是始終懷着重大心事似的不大開口，他正在被一件不易解決的青年人常有的難題攪擾着，另外的一位先生却有着活潑的談鋒，本來從他的小說裏我曾以為他是嚴肅而沈默的人，在某次的飯席上，却看見他拘束地裝作年少老成樣子，這回才知道他原是健談好笑。幾方面加起來，這位小說家自己也成了小說中的好題材了。

到山頂是夜半三時，一座不很出色的廟宇就是目的地 。——妙峯娘娘廟——因為是在夜深，廟外景物看不清，廟內只是擠來擠去的香客，每個人把一束香點着了，恭敬地跪下來，拿着香深深一揖，起來把香插在爐裏，再合掌長跪，訴說自己的請求，自己的希望。母親也一樣，並且長跪着有極長的禱辭，那無疑的是她把一切不曾向任何人說起的話都在這兒說了——傷心的話她是不肯向我說的，快活的話她又沒有多少——在訴完一切之後一定在為我——她的孩子，與我的孩子們祈求福澤了。

宗教情緒一部分說來是美麗的，看這一瞬間他們是如何的虔誠，如何深深的信托，那虔誠與信托之深切，使我想到假令有神定會為他們感動的。而且至少，在神壇前的片刻，他們是不會有惡意念的。

祈福之外，人們還求籤，我們的同行者也都在七分遊戲三分認真的態度下一一向神祇預卜一點未來的運命。其實何必呢？命定之論固然不可信，即令一切是命定，也何必求知道？懷着探險者似的心情，闖入生疏的人生途徑任是手胼足胝，任是成敗得失，而在努力着，猜想着，自信是在創造着自己的未來時，也就够有趣，猶之看戲不先看脚本，任自己為一件突出的事件而戰慄或驚喜，為一個危難中的人物而担憂，去深深體會人間至深的悲喜情緒，豈不更好？如果有位預言者把我的未來一一告訴了我，我一定不高興活下去，即使活下去，也一定不如現在的有趣味，因為那將不是生活，而是「挨活」而已。

本來在山上看月落和日出，都是奇景，可惜夜裏走的太累，在廟裏廂房休息時，一坐下眼皮就自然而然地合上了，醒來已是紅日滿山，把破曉的山景錯過了。

山頭小立，清鮮的朝陽送來一種新奇的感覺，夜來的奔波，那小茶棚，那火把的流，那鐘聲磬聲，全都似乎是一個夢，而這高峯頂的我，像是才被山風吹上來似的。

山桃開了

澎島

一　春的誘惑

西單牌樓，故都新興市街，兩旁的建築：立體派和古典派携手，中間夾一條車馬行人的洪流。

時間：春。過午的陽光那麼和悅，照得整個的城都笑了。風呢，也和太陽訂了合同：一齊盡情地向人們撩撥，挑逗。水菓店的木桶裏，已經插上山桃花束了。

男女，無論老幼，在服飾和動作上，看起來至少年青了十歲。這種欺騙人眼目的效果，是耗費相當閒暇，苦心孤詣的技巧才收到的。這，同時也是他們的目的啊。如果不是被某種無形的東西束縛着，他們會這麼大聲喊叫起來：

「喂，你怎麼不來愛我呀？看我有多麼年青，多麼漂亮啊！」

我呢，雖然被法律歸定成已婚之男，總免不了做點兒說起來幷算不了什麼違犯法律的事：凡是眼所能搜羅到的，絕不會輕輕讓它，他，尤其她們逃脫。反正是揩油，又費了自己什麼呢。哼！

得，揩油吧？——揩着，揩着，給揩出毛病來了：看，迎面走來的那個女人是誰呀？眞面熟。好傢伙，她打扮得多麼妖冶呀：那麼漂亮的大衣，那麼鬈曲的頭髮，又是那麼艷紅的嘴唇。不過她的裝束和她臉上那個表情，怎麼那麼不諧調呢？兩眼老是看着她那對繡花白緞鞋的鞋尖，嘴緊緊地閉着的那種神情，用那種字眼兒形容適合呢？悲寂？——不，還是把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們常用的「哀艷」兩個字搬借來，比較適合些。

哼！鬧了半天你猜是誰？——原來是琴。她什麼時候回來的呢？這眞是「斜門兒」！她不是在六七年前，同她的丈夫老白那傢伙到陝西去了嗎？這，這得問問她。我說——

「…………」

還沒等我說出來，（其實，就是讓我說，也說不出什麼來，因爲我的心，突然跳起來了。）她早已經那麼逼近地立在我面前了。眼呢，她的那兩隻曾經害得我多少夜失眠的大眼哪，又用六七年以前的那種像在夢裏似的看法看着我呢。不，不是光看着我的身體，連我的靈魂都被她看透了。

「你，你…………」那多少有點兒乾皺的紅唇輕輕地顫動着，她在上下打量着我。

「琴…………」下文，我暫時沒方法繼續下去。

在來往行人這麼擁擠的馬路上，一男一女乾巴巴地對看着，不光增加人們的好奇心，就是警察，恐怕再過一會兒也得來干涉。我用眼命令他向人行步道上移了移，隨口問：

「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差不多兩個月了……」

「老白呢？」

她看着一家照像館的樣子間，摹倣着電影上的動作，輕輕地聳了一下肩，淡漠地：

「他……已經死了……」

「什麼？」噏的一聲，頭開始抖起來。

「他死在陝西了。」她漫不經意，好像說着旁人的事。

向前走進一步，緊逼着她：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一時怎麼能說得完呢？」她看了看向我們投送奇異視線的路人，「能請到我那裏去坐坐嗎？你沒什麼事可忙吧？」

「在就近找一個地方談談不好嗎？」

「不大方便吧？我有很多話和你說哩。」

「又有什麼不方便呢？」我故意向她笑了笑。我想，我笑得一定不大自然。「你家裏那麼多的人，不是一個樣的不方便嗎？」

我說的，是老白的家。她，我知道，是在這裏沒有家的。老白的家，有他哥哥，嫂嫂，侄子和姪女們。

「我已經從他家搬出來了。」

她說着，隨聲向走過來的一輛洋車喊：

「車？溝沿兒。」

「走一走不好嗎？」

「多少錢？」她淡漠地，彷彿沒有聽見我的話。「我一個人在商場裏溜了半天，累了。還是坐車吧。」

上了車，她在前面的車上，頭也不回地：

「看你，還是那個老樣兒，一點兒也沒改變。我呢？改變了許多吧？自己都覺得老了。」

當了車夫，關於一個女人的老啊嫩呀的問題，我不願說什麼。其實，她何必問我呢，自己的年歲，自己還不知道嗎？即便在那麼厚的脂粉掩護之下，眼角上那幾絲反動的皺紋也會偷偷地告密的啊。

我的這種淡漠的態度，顯而易見傷了她的自尊心。她輕輕歎了口氣，不再言語了。

二　「萬難小姐」

看着她那消瘦的背影，看着她那蓬

鬆得像鴨子屁股似的頭髮，一種輕淡的哀愁，隨了車的顛簸，在我的意想裏激蕩着。人類這東西，在環境和時間的支配之下，變化是有多麼大呀！就拿這個女人說吧，在八年以前，她那種蠻幹勁兒，有的時候眞讓人驚奇。當時有人批評她太年青，我就有點兒不佩服，常常對批評她的人提出這樣的抗議：

「誰又沒從那時期過過呢？」

「你要老是這麼袒護她，」人們同時也常常用這種口吻向我反攻。「結果會把她給毀了的。這種事，是不允許個人的風頭主義的。」

現在想起來，人們批評她的話，也的確有道理，幾件事情，都在她的猛浪獨斷的措置之下破壞了。自然，這其中的贊助者，就是我。所以人們都說我袒護她。

袒護她，現在想起來，也的確是事實，可是，那時候可不覺得。那時候，在我的眼裏，一切事，在她做起來都非常自然，合理。那時候，無論遇到什麼難解決的問題，大家激動地爭論半天都不得要領，只要經她用那麼一種聲音說幾句話，不就迎刃而解了嗎？就是當時大家的情緒，如果說都由她一個人操縱，也不算過分。人無論怎麼消沈，只要她用那兩隻大眼一看你，好像就把你從夢裏找回來。這也正因爲她的那種彷彿在夢裏似的獨特的看法，不是看人，而是看着人的靈魂。從那時候起，我才發現了女人的偉大。

也許她發現了我的對她的所謂袒護吧，所以她如果受到人們的難以使她佩服的批評，也常常向我訴冤似的發牢騷。她的牢騷，一經發起來，總還是哇啦哇啦地沒有個完。同時，用那麼一種可笑的小孩似的神氣，撇着嘴：

「哼！這種人，眞萬難？」

她是用「萬難」兩個字，包括一切意思的。那時候，我們都叫她「萬難小姐」。

我呢，逢到有了所謂牢騷，也就常常不加選擇地，隨口用對男性朋友那種在「堅特爾曼」們聽起來要掩耳朶的粗話向她發洩。有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話對一個女人說多少有點兒失體統，而不好意地向她道歉，她會微紅着臉，用她那兩隻大眼看着我：

「哼！你這種人眞萬難！說吧，有什麼關係呢？我愛聽……」

後來呢，她漸漸地變得不愛聽我的粗話了，却對於老白的文縐縐的話發生了興趣。也許，像老白那種男人，對普通一般女人具有吸引力吧？他，老白那傢伙，好脾氣，無論對誰都是嘻嘻哈哈。洋服一穿在他身上，就顯得特別漂亮。能畫幾筆洋畫，能唱幾句囉囉囉的洋歌，說幾句洋話也蠻夠味兒。頭髮留得特別長，梳法也有所謂「那佛羅式」，

或「吉爾勃式」一類的瞎講究。這種人，是什麼都能，可是對於什麼也不肯費點思想去理解，深究。另外，還有兩種特別出手兒的：放下腦袋就睡，見女人就愛。

當時我很生氣。生氣的不是別的，是這個在前面洋車坐的女人欺騙了我的眼睛。絕沒想到她竟對於老白那個沒有腦筋的傢伙發生了興趣。因為我壓根沒把她列在普通女人之中。

不光我一個，大家都對於這件事有點兒那個。他們常常不放心似的向我探聽：

「怎麼樣了呢，她和那個傢伙？」

我很慚愧，因為大家見從我嘴裏也探聽不出什麼去，都報我以譏諷的輕笑。好像說：

「你不是袒護她嗎，看現在怎樣？」

有時候我急了，也反攻他們：

「你們說我？先和腦筋被狗吃了去的老白那個流氓接近的不是你們嗎？」

自然，我也給過她警告：

「你要留心點兒！那傢伙可不可靠！」

她呢，逢到這時候就會摩倣着電影上的那個動作，聳一聳肩，輕笑着：

「哼！真萬難！你這種人，太，太……」

「太什麼？」當時我真想把她抓過來從窗口甩出去。

「太機械！」她可一點兒不讓人，圓瞪着兩隻大眼，叉着腰，大有「你敢把我怎樣」的神氣。

她加在我身上之「機械」兩個字的批評，當時氣消了之後，我以為也有相當的道理。我罵那時的老白的話，究竟有點兒過火。我之所以那麼罵他，多一半是吃醋，少一半是神經過敏。

可是，結果終久應了我的話。一年之後，老白那傢伙真個把她拉走了。這之後，老白沒等在大學裏畢業，憑了他哥哥的力量，就到陝西作官去了。她呢，自然也就跟了去。

她走了之後，有過一個時期，我們大家都失掉了興趣。損失最多的，自然是我。人類這東西，究竟是太脆弱了啊。

三　事實的報復

車停在一個公寓的門前。

我隨她走進了一間幽暗的小屋。屋裏，先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我們一進門，那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好像受了驚嚇，顫慄哆嗦地立起來了茫然看着我。

琴把手皮夾向床上一掉，脫着大衣：

「這是家母。」

「這是吳先生。」

那位老太太矜持地向我點了點頭，兩隻從她那個時代帶來的小脚前走後倒，想說什麽，終於沒有說出。

她的女兒像命令似的命令她：

「去，叫夥計提開壺來。啊！累壞了！」

那位老太太一步邁不了四寸地走出去以後，作女兒的無力地坐在床上，一手支了頭，身子那樣彎曲着倚着被，把唯一的那隻藤椅留給我。

我把藤椅搬到離床較遠的所在，坐下，掏出烟來吸着。

她微閉着眼，向我平伸出手：

「給我點一枝。」

「從前不是反對吸烟嗎？」沒辦法，只得給她點。哼！這人還是這麽不客氣。

她長伸了胳膊接着煙，淡淡地笑：

「從前是從前哪？」

這之後，是沈默。七八年以前，我記得曾經利用過這種幽暗的沈默擁抱過她。現在呢，却利用它溫習過去。過去是：彷彿噴出來的烟，那麽一團團的濃重，又那麽一縷縷的嬝娜，廻旋，繚繞，浮蕩。

作母親的，又像一匹懷着孕的老母貓，那麽靜悄悄地推門進來，好像害怕誰似的說：

「水得等一會兒，還沒開呢。」

「沒有夥計嗎？眞萬難！幹嗎自己去看？」作女兒的身也不欠，微蹙着眉，張圓了兩隻大眼看着母親的惶惑的臉。

「說是，夥計出去買東西去了……」作母親的被女兒搶白得怪可憐，那麽前走後倒地游豫着，好像已經感到屋裏不容留她的存在。結果，是被女兒製造成的嚴重的沉寂給排擠得又悄悄地走出去。她留給女兒的，好像還有這麽一句無聲的譏誚：

「我早知道你們年靑人搗的什麽鬼了。」

她從床上立起身，把作母親的沒有關好的門又關了關緊，立在牆上掛着的鏡前，本能地理了理衣飾，問我：

「你現在做什麽呢？」

對於她這種的問，只好付之以微笑。她，事實告訴我，已經和我離開了六七年了。

「怎麽不說呢？」她的眼，仍舊不曾離開鏡子，還是變換着各種角度在看着頭髮什麽的。「再說一說你那粗話吧。我願意聽呢。」

「粗話，我已經不說了。」

「怎麽？」她把從鏡裏抽出來的視線射在我臉上，神密地微笑着。

我也摩倣着她那個時髦的動作，聳了聳肩。

「我教書呢，老說粗話成嗎？那還不把飯碗兒給砸了。」

「你怎麼也教起書來呢？」

「除了教幾點鐘的窮書，我能幹什麼呢？」我立直了身子，打了個舒展。小屋裏的空氣有點兒彆悶。我敞開了門，見有幾個學生一類的青年在影壁後頭圍着個賣糖葫蘆的抽籤呢。她的母親，也背倚着北面的墻，遠遠地看着他們。那神氣，是怪寂寞的。

我想，到了我快該走的時候了，因為感到肚子有點兒空落。現在的情況，到底是變了。記得六七年前，和她在一個屋裏這麼對坐着，一天不吃什麼都不覺得餓。

但是，在我未走以前，得探聽出老白那傢伙到底是怎麼死的呀。我重新閉上門，坐在椅子上，才預備開口，話却被她的問給頂回去。

「可是，還忘了問你。」她向我移近了點兒，又用那種在夢裏似的看法看我。「後來我給你寫了幾封信，為什麼不給我寫回信呢？」

我的心又有點兒跳，好像重回到六七年以前。稍微向後移動了一下，我也反問了她一句：

「我給你寫回信有什麼用呢？」

她被我問住了，坐在床沿上，看着對面的墻：

「男人的心，真萬難！」

「女人的呢？」不知道為了什麼，我忽然起了一個想大笑幾聲的慾望，結果：我又把它抑制回去。

這中間，又是沉默。屋裏，已經黑暗下來了。

「你現在，還是一個人嗎？」她用的是另一種聲音。

「不。我也結婚了。」

突然，她的身子微顫了一下，手支着的頭也輕輕地落在被上。過了一會兒，一種細微的吃吃聲從她的鼻孔裏發出來，接着就看到她的肩頭輕輕地抽搐起來。

這種場合，告訴她這種事自然有點煞風景。可是，事實如此，我也沒有向她說謊的必要。或許，我還有這麼一點兒殘酷的意思：向她報復。不過，說了之後，又有點兒後悔，同時一種輕微的傷感，又被她勾起來了。想安慰安慰她，搜盡枯腸能想起來的話，也只有這麼一句：

「琴，不要傷心？還是起來給我說一說你們結婚以後的生活吧。老白到底是怎麼死的呀？」

經我這麼一說，她反倒哭出聲來了：

「你……你走……走吧…………」

得，既是下了逐客令，自然再沒有停留的道理。可是我剛一出門，只聽她：

「回來？你還沒有把住址告訴我呢。」

四　浪費筆墨

隔一天，早晨我到學校去上課，號房裏的聽差交給我這樣一封信：

「××：

我絕沒有想到遇見你。眞的，我早以爲你離開了這個古老的城，不定到那裏去了。我昨天見了你，見了你那蒼白的臉，是多麼難過呀。當時如果不是在街上，我想：我會大哭一場的。同時，又很高興。無意中，遇見六七年不見的老朋友，又敎我那能不高興死呢？唉！連我自己也很奇怪，不知道爲什麼變得這麼好動感情了。你呢，却一點兒都沒有改變，還是老樣兒，脾氣還是那麼古怪。我，恐怕改變得很多，老了很多吧？

我本來有很多的話想對你說，可是，又無從說起，眞萬難呀！怎麼當了你的面，就一句話都想不起來呢？你走了以後，話又想起來了，想起來的很多呢，躺在床上，胡亂想着，一夜都沒有睡覺，早起爬起來，臉都顧不得洗，就給你寫這封浪費筆墨的信。明知道沒有必要，又不能不寫。眞萬難！

你不是問我婚後的生活嗎？我眞不願意告訴你，因爲這太使人慚愧了！現在眞後悔死人，當初不聽你的話！想起這個來，眞覺着對不起你。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怨我，誰敎你當初口口聲聲地說你不結婚呢？我那時好像也受了你的傳染：說不嫁人。其實，那一個女人又抵抗住一個幸福的家庭的誘惑呢？就是你，還是男人呢，不是也結婚了嗎？你這個人，就是這地方可恨。眞是，昨天我一聽見你說你也結了婚，恨得我想咬你幾口！結果使我受了騙，嫁了那個死鬼。是你害得我呢？

當初，他哥哥不贊成，說是：如果和我結婚，就不再供給他上大學。後來，因爲這事，他們兄弟兩個鬧翻了，打了一場架。從此，他哥哥眞就不再供給他。你一定以爲他當時到陝西去是憑了他哥哥的力量？其實，他是投奔他舅父去的。那時，他的舅父在那裏當廳長呢。

我同他去了以後，他就有了事。才去，當科員，第二年，就升了科長。我本打算也找點事做，因爲他舅父那老頭子不贊成女人做事，所以我就成天和那羣小官僚的太太們瞎混：什麼打打牌，聽聽戲，吃吃館子。

頭二年，他對我還很好。後來，漸漸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成天和那羣小官僚們逛暗娼，捧戲子，吸大烟。當時我就給他吵，打架。見他還是不改，後來我就和他鬧離婚。四年之前，我曾經回來過一趟，就是因爲他又在那裏討了一個暗娼作姨太太。後來他的舅父又給他哥哥來信，勸回我去。回去的時候，因爲一個人在路上走膽小，才叫我母親陪我去的。

第二次回去，更沒法過了，成天打架。他們抽大烟，我也抽。反正是沒法過了！

去年冬天，他舅父被調到甘肅去。我們自然也得跟了去。就在到甘肅去的路上，他得了病。到了甘肅沒有一個月，他就死了。

他死了以後，那個小老婆就跑了，我呢，又在那裏禁了兩個多月的烟，才和我母親跟着他的靈回來的。

回來以後，埋了他，我們就從他哥哥家搬

出來○你想，當初我和他結婚，他哥哥就不贊成，那能在他家裏住呢？

不能再寫了○我頭痛的要命○今天下午我打算到公園裏去走走，聽說公園裏的山桃都開了○成天兒悶在公寓的小屋裏眞寂寞死人了！你能陪我去嗎？××，你知道：在這個城裏，我只有你一個朋友○你只管放心，我只是希望你和我談談，我絕不會破壞你家庭的幸福○

唉！人生眞寂寞呀！

你的不幸的朋友

看完了她的信，我一直走到課堂，在心裏還這麼問着我自己：

「到底下午我去不去陪她到公園看山桃呢？」

尹文子對齊宣王問

——古今雜譯之一——

璘琳

尹文子見齊宣王板着臉子不作聲○問道：

『愁些啥傢伙？』

『唉！中國好人太少！』王皺着眉頭○

尹文子！『哈！如果中國人全是好的，誰肯處在你之下呢』？

『那末，通是壞蛋可以嗎？』王問○

『通是壞蛋那可不成，國家大事撈不着人管了！是不』？

尹文子似乎和他鬧別扭是的○

『然而，中國人，作好人，學壞蛋，都不成嗎』？宣王陡着問，非要得着一個答案不可的樣子○

尹文子帶着文雅的神氣，搖了搖頭：

『不，不，中國人，有好，可也有壞，好人們——將他捧上台，壞蛋們——握他龜兒子下來！這樣，才可看見中國人的好壞』！

註：原文見尹文子——附逸文○

五，三十

鍍了鎳的聖像

M. Ljubin 原著
杜衾 譯

我的伯母安郁是個很古怪的人。可是我應該說，她並不怎樣神經離奇，像她這般溫柔慈悲同情而又熱忱于宗敎的女人是不容易多見的。

在我看來特別是她那個堅忍的而又嚴肅的品格。

在一九二三年叛變事件發生之前，她和她的丈夫，我的伯文赫力斯特，在費定城沿邊上住着。

在這古老的安靜的城圍之下隱居，我這兩位親戚好像是過着鄉村的生活一般。

他們的小別墅在沿城的一邊就可以發現，在那美麗的花園中間，開着許多紫丁香花，茉莉花和玫瑰花。庭門下面砌着石子小道，直通到小別墅的玻璃門扉那兒。小小的洋台和許多花鉢是為了慇懃地招待着每個鄰居而有的，那些鄰居們在夜晚的時候，照例要在我的二位親戚堪于憐憫心之下，來喝幾杯土耳其咖啡茶聊聊天的。

在裏邊有間光線十不分暢亮的屋子，那兒是多麼溫暖，多麼精巧！爐壁裏的火歡歡地燃着，和那長明燈灰色的光，交織地反映出美麗的光亮。那盞長明燈在鍍了鎳的聖像前面照耀着。那神，就是家庭的保佑者。

我的伯父，是個很健康而家境也很好的中年人，從他妻子一方面來說，他也是一個很值得她敬愛的人。他在一家公司裏辦事，他努力工作了好多年，才成就了像今日這般的富庶。他唯一的過失就是同情於勞工運動。他曾毫不隱飾地當着敵人的面宣佈過：是的，我同情那個。任何好的賄賂決不會放棄他自己的信念。然而沒有一個——甚至他的敵人們——會相信有件不幸的事隱伏在他身上。但是，無論如何禍害有一天來到了。

這件禍害太離奇了，讓我安靜地說下去吧。

叛變是蔓延下去。接着就是一切皆在血與火之下窒息着。

有一天，秋天的夜裏，幾個外鄉人來到這平靜的屋裏，從我的伯母哭泣和失望中把我的伯父赫力斯特帶走了。

但是恐怖的事臨到了第二天，當警察們再來的時候。這次是來捕我伯母的。他們把她捕去關在地牢裏。他們逼着她說出她的丈夫究竟躲藏在那兒。

——說，那麼你的生活可以得着幸福！

她絲毫也不知道，因爲他們自己在昨晚把他不知帶到那兒去了。

他們還是在搜查他的下落。

她哀求着，有誰能告訴她，她的丈夫是否還活着。

這樣地過了幾天之後，因爲再也不能從她那兒知道一些什麼，所以把她釋放了出來。她被折磨得像個骷髏。他們曾殘忍地拷問她。她的牙齒更遭痛苦，或者說得正確些——她的上下顎骨因爲她的牙齒全掉了——每個牙齒都打掉了。他們用槍柄子打她。甚至她的上下牙根碎爛了。她的臉上用布包了總有幾個月，因爲她的顎骨已經打歪了。

當她回到家裏，那兒一切東西都不見了。

那洋台門扉上的玻璃都蒙上了一層冰水，她們再也照不出那小小的花園了。暮秋使花牀荒蕪不堪了，那兒是曾經開着茂盛的香馥馥的紫丁花，茉莉和玫瑰的。黑土孤獨地喪氣地披了一件污穢的大氅。

小屋裏一切依然留存着。僅是那聖像前面的一盞長明燈已經熄滅了。

還有——丈夫是消失了。

直到現在還是沒遇着。當伯母看着這熄滅的長明燈，絕望襲擊着她。唉！她的丈夫已經死去了！她絕望地暈倒在那陰沈的神像前面。

但是，漸漸地救世主的光明閃過了她的知覺。神聖的聖像，家庭保佑者，會保佑他回來的！倘若他不能保佑，那麼爲什麼他是「神」呢？

伯母取了一枝新的蠟燭，倒了一些油，隔了一會，那長明燈沈靜的光照耀着這陰沉的屋裏的一切東西。

於是，伯母每晚虔誠忘我地站在聖像前面。她祈禱上帝保佑他的赫力斯特在世界上另一地面還好好的活着。但是這也僅第一年是這樣而已。當生活又開始他像平常一般地流着，她又常想着她親愛的丈夫的靈魂而更使她不安了。

每個到我伯母家去的人都誠懇慰勸她。我說過，我的伯母又遭一次靈魂上的痛苦了。

自從我的伯父逃去之後，官廳方面把他所有的財產都充了公——說得確當些——他那個家是已被一種謙遜的方法搶刦了的。我的伯母因此就一無所有地成爲一個街頭流浪人。

照情況來說，她雖然是這般衰弱的這般毫無生存意味，但是她却是個堅決意志和純潔品性的女人。不常見的微笑仍還隱顯在她的臉頰上。她收集了剩餘下的一些東西賣了出去，袋裏僅有許少的錢，手裏拿着聖像，她到布庫勒希德城去了。她住在那兒一個姪女那裏，雖然別人不但沒離棄她，人們都願養活她。可是她也開始做工了。

她買了一袋馬鈴薯，去趕市集，隣

踞在人行道上，在幾小時之間她把所有的都賣盡了。在第二天她已經有一袋馬鈴薯和一袋乾洋葱了。她那誠懇的微笑和忠厚的面貌已早得着許多主顧們的歡迎。幾個月後她租賃了一間草棚，她在那兒賣菜了。

一月一月地接着過去，已經過了有三個秋天，關於伯父赫力斯特毫無消息。僅有的傳言，說他已經到自由的國土裏了。但是這不僅是傳言，安郁伯母不但很樂于地聽着這種消息，並且這時，希望又燃起了她的心和新的信念，她走到那聖像前祈禱把長明燈挑亮了些。

又這樣地過了五年，我的伯父依然毫無音息。

安郁伯母孤單的抑鬱的坐在小鋪子裏。白日已經過去了，燈光在街上照耀着那夜間陰沉的小道。

安郁沉思着，那麼，他永不再回來了。上帝不援救我。爲什麼她還相信牠呢！牠騙了她了……這個「上帝」。上帝的聖像，現在對於她僅是一個木框邊鑲的一張紙片而已。

這時她又回到家裏，她也不去挑亮那長明燈的燭光，這是她近來一向這樣的了。她拿起了那個偶像望地板上一擲。聾子也聽得見的。那個偶像是碎了。那個玻璃的偶像破得粉粉碎。

但是安郁伯母的臉色是嚴肅的。那聖像對她絲毫也沒有什麼痛苦和關心了。

在第二天的早晨，她把那個木框子和紙頭放在火爐裏都燒去了。

文學季刊第二號和施蟄存編現代第（?）號的二篇關於世界語文學概論中曾提及，在 I. P. E. (Internacia de Proleta Esperanto)中活動最力有以「讚美歌」(La Himno) 而有名的保加利亞作家柳賓 (M. Ljubin) 就是本篇的作者。譯者是由 La Himno 集中選譯出但是作者的代表作 La Himno 「讚美歌」在現今的中國是絕無登載的可能這是深爲遺憾的。

譯者註

杏山草堂詩話

會嘯宇

徐花農先生琪。光緒年間。所謂文學侍從之臣。蜚聲京國。徐一士先生隨筆中。載其召對事頗悉。柏鄉之柏井驛行館壁間嵌石。鐫有先生蛟潭奇石歌七古一章。清言漱玉。不啻先生自寫照也。詩曰。翠蛟潭畔得奇石。蜂房無數耆蛟窟。仇池雪浪未足誇。我恐東坡有慙色。携之滿袖秋雲生。頃刻千山聞雨聲。莫非山靈惜此賓。斬而不與來相爭。我思此石在潭底。千載何人陳梨几。我今空谷來足音。石乎石乎亦知己。比之奇士老嚴阿。忽作明堂清廟歌。豈云出山遽嫌濁。將爲砥柱挽江河。山靈聞之亦狂笑。回首峯顛露斜照。慨然贈我壓輕裝。我以新詩一篇報。周石君先生步原韻和之云。袖底輕携一卷石。詩云得自濬蛟窟。妙句鐫留片石間。驛館蕭條頓增色。詞宗風骨本天生。天風吹下鳴珂聲。鬱掖文章致身早。得路甯與鷯鴻爭。我愧沉吟百僚底。塵夢勞勞思隱几。夢致蓬萊料亦難。謬附風騷託知己。不才只合終槃阿。且放憂懷入寤歌。方今時事不可說。縱令有口空懸河。一官落拓眞堪笑。老去名心付殘照。天涯遠和玉堂詩。燕石敢期瓊玖報。